

史沫特萊等著

突擊隊

黃峯譯



現代美國小品

突擊隊

黃峯譯

史 冰 特 萊
愛 德 題 · 斯 諾
喬 萬 尼 提
果 爾 德
辛 克 萊
賈 克 · 倫 敦
馬 克 · 吐 溫
原 著

光明書局刊

突擊隊

全一冊

每冊實價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史沫特萊
斯諾等

譯者
黃峯

總經售
光明書局

上海發行所：福州路中市
漢口發行所：交通路生成里
廣州發行所：惠福東路惠新
西街三十四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廿日初版



一本原著者之一
史沫特萊近影

前記

從自己開始學習翻譯以來，一轉眼間快近十個年頭了。爲着生活的不安定，我的工作雖是像潛沉一樣不斷地在流動狀態中，但半死半活的凝滯現象，却也是時常發生的。記得流沙——中國大革命運動失敗後掀起的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小刊物——創辦時，我才初試翻譯，那時我選定了賈克·倫敦的自傳式的，帶有革命性的小品文，譯出了一篇，給仿吾先生看後，他居然肯定地告訴了我，說是有發表價值的東西，這就是本書中題名爲我怎樣成爲個社會主義者的那一篇。

此後，我就常常動着翻譯些什麼的念頭，不過，每一個念頭的起來，總伴隨着一定的動機；換句話說，總是針對着一定的事態或潛伏着一定的心境的。例如當人們拖着辛克萊不放的時候，我才拉出了賈克·倫敦的遺屍來做伴客，人們說倫敦是

浪漫文學家的時候，我才介紹他的革命性的文字。又如當一位美國留學生譯出的半部果爾德的無產文學作品被譯成千瘡百孔的時候，我才重譯了它。這並不是出於我的高視，而只是發自不平——替作家抱不平，或是替作品抱不平而已。這些譯品，從這方面說，無疑地可以說是擔任突擊工作的文學的部隊。這些部隊是以前進的姿式，打擊落後的現象。我之所以把書名擬為突擊隊，用意就在這里，我推想一位法蘭西革命家稱高爾基為世界第一個突擊隊隊員，其意義大約也差彷彿吧。現在，我只就自己目前的可能範圍，把美國的突擊隊（從自己的觀念上）的作品先搜集了起來，成為七個部隊，以在中國生活着的史沫特萊女士和斯諾先生為冠軍，並以死去了的賈克·倫敦，馬克·吐溫作最後的殿軍；至於未及搜入的，那就只好取得如下的一個運命：或是陷於暫時的散失，或是淪入永久的消滅。

這也可以說是從下層出來的突擊隊。史沫特萊是貧農之女，果爾德是工人之子，賈克·倫敦是海盜出身，馬克·吐溫則是爛水手之流，至於喬萬尼提、斯諾、

辛克萊諸氏，也正如大家所知道，

這也可以說曾經跟中國人民共過年前紅白戰爭還在進行着的時候，在國報館當記者的友人，親身視察該國受着另一種光榮的奇遇，那就是奉天

和硬壓；當時爲了免得刺激大人先牛度。這種痕跡，在本書中也還可以不去的朋友的來信，才知道我這本集子厲害，而錯也錯得很厲害，我固然地流傳，可是並不願使自己的腦汁地修飾一下，一併編在這里。

末了，我謹將這部書獻給作家

「將在歷史上被描寫爲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重要戰士的一員」(引用辛克萊評史女士語)的敬意和懷念。因爲我在九年前，當她擔任着德國佛蘭克府報(Frankfurt Zeitung)駐華特約通訊員的工作時，跟她會過面，談過話，討論過中國文化問題，當時她就給我以抹不掉的良好印象；現在，又看到她在西戰場上替我們中國人民奔走呼號，這就使這個良好印象更加深化了一層。爲了她的勞績，不但是我，連中國人民全體都應該向她致送最大的敬意！

黃峯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西戰場

一個中

一個叛

記紅軍

私刑

布拉渡

老喬的

河邊的

偉大的

碾煤機·····	一〇三
垃圾堆上的戀愛·····	一一〇
通到思想和文化之路的秘訣·····	一二八
一個黑人之死·····	一五二
兩個墨西哥人·····	一六四
快一些呀美國快一點·····	一九三
獨步者·····	二一三
旅路·····	二二五
詩人的祖國·····	二二九
明日的文化·····	二三四
夜的幻影·····	二四三
自傳·····	二四九

我怎樣成爲個社會主

我所理解的人生……

兩封信……

支那約翰在紐約……

理髮司務……

A·史沫特萊

西戰場的沉默英雄

外一篇



西戰場的

在黃河沿岸，直對
跟他們相遇了。當我們的
孔朝着西天一瞧，驚異
里，正蘊含着陰鬱的、
片榮耀的光焰。夕照喚
美麗的呵！

當我們的渡船停靠

這種美景之中；隨後，壯大的山峯忘掉了，偉麗的夕照忘掉了，一切的美麗觀念也忘掉了，原來，在我們的眼前，沿着黃河的泥岸，正躺滿着傷兵們的一堆亂糟糟的軀幹。有幾個是不躺着，悽厲地呻吟着，當我們靠近他們身邊而停下腳步來時，他們便指着傷處——往往不只是一處，而且有好幾處。還有一些傷勢比較輕一些的人，則一排一排地並坐在那里。我們的左右兩邊，逐漸地被傷兵躺滿了，再沒有空隙了，簡直把我們的去路也弄得團團困起來了。我們踏過了捆紮着被污塵和鮮血染黑了的綢布腳。我們又停足在面部受了傷的兵士的面前，他們的舊綢布上面也正凝結着污塵和鮮血。其中有一些人，因為患着壞疽（Gangrene），快要死去了。我們仍然沿着傷兵的行列，再往前走，走到了這個小市鎮的各街道。我們穿過了幾百個跛腳的傷兵的隊伍，他們總是走一步，痛一陣的，有些人簡直是彎屈着身子，竭力想減少他們的痛楚。街上往往塞滿着傷兵，四周都是些纏着綢布的手、臂、腿和面孔。牛車顛簸着駛過，滿車都是傷兵，他們對着那些正在開赴他們自己已經去

來了的前線的弟兄們，抬起了他們灰土色的面孔。許多人都是沒有冬大衣穿的，更找不出一個人是帶毛毯的。他們只是躺在泥漿滿地的河岸上，什麼擺在地上的東西都沒有。他們儘望着他們面前的渡船出神，然而沒有人來把他們載到對岸瀘關去，運上火車，送入東邊的或西邊的醫院里去加以治療。這些渡船，先要載運一箱箱的貨物。等到貨物載完之後，才再來載連傷兵哩！因此，那一夜，幾百人都不曾載去，只得塞在這個小市鎮風陵渡的街上，路上和房子里。

我們跟傷兵談了話。那一夜，這個小市鎮上，有傷兵四五百名光景。他們是九月的第三星期中——雖然確實的日子，他們是不知道，這或許是不關重要的吧——在平型關一帶受傷的。這一段山西省的長途，是用牛車載來的，足足費了一個足月的工夫——從九月的第三星期載起，一直到十月的第三星期才載到。一路上死掉的有多少人，他們雖然不很瞭然，但在數量上終究是很多的。一連兩三天都沒有吃的東西，這種恐慌是時常發生的。他們的身邊既沒有醫師，也沒有看護，甚至急救隊

也沒有。這個小市鎮上的一個軍官，似乎是管理他們的運載事情的，可是他們所能獲得的唯一照料，就是那個替他們趕車的農民，否則便是他們自己服侍自己。他們的綢布，顯示着他們一連好多天，甚至好幾個星期，都沒有得到任何醫藥上的東西。對於這方面，他們什麼話都沒有說，只不過回答了我們的一些問題，可以看出他們是並沒有什麼要求。他們雖是在苦痛中走着，坐着，雖是在爲着創傷而呼痛的慘情之中躺着，然而並沒有要求什麼。這些人是晉軍中的弟兄們。

次日，我們要搭火車到太原去。傷兵依然地塞滿着這個小市鎮，甚至塞滿着小村莊，沒有任何團體來料理他們的創口。他們必須要在好多天後才能到達醫院里，而且很顯然的，有好多人在再需一兩天就可到達醫院之前，就已經死在路上了。

在我們北上的途次，無數的傷兵列車駛過我們身邊，傷兵們都坐在沒有車蓬的貨車上面。只有重傷者和重病者才是躺着的。實在是沒有足夠的地位使他們躺下來了。每夜都很冷，可是他們全都沒有毛毯，好多人則沒有大衣。他們是已經在後方

就 輪 這 布 有 但 色 着 下 沒 醫

月台外邊，在傷兵列車的對面，正站着一羣男童子軍和女童子軍和許多當地的民衆。這些人，在列車初到的時候，究竟做了些什麼樣的事情，我們是不知道。也許是帶來了麪包和開水的吧。不過我們並沒有看到麪包和開水的餘痕。大批的民衆悲哀地站在那邊向着傷兵凝視，傷兵也同樣地以悲哀的表情向着民衆回視。彼此都沒有說什麼話。此外，還有學校里的學生們也站在那邊，他們的面孔活像是一幅幅淒慘的圖畫。我們在這個車站上留駐了很多時候，而這一大批民衆還在對着傷兵呆看。當我們的火車開走的當兒，我還是盡量地回瞻着這個情景。這是一個永不變化的情景。我們的火車，不消說是要走遠的，可是我敢斷說，民衆是還留在那邊，而且還是含着悲哀在凝望着的。或許是有一些女孩子們會終於淌下眼淚來的。我們曾在許多車站上停住過，曾住車廂里跟傷兵談話過，然而這個地方，還算是表示着救護傷兵之意的唯一的車站呢！

昨晚當我們駛近太原的時候，我們又在另一個車站上停下來了。橫過月台，就

看見許多青年農民軍，一隊一隊——每五十人，各有自己的農民領袖，他們高傲地舉起着他們或「收復失地」等字樣。一連走過了四五百人，一些人頭上繫着布巾，看來是十足的農民樣子。在那邊訓練成中國民族革命的新戰士。

一批農民軍過了之後，又來了一羣手里攆說，幾分鐘之後，八百名中央軍傷兵快要來到了的。他們是在太原北一百八十里的忻口的戰（以南）已經設立了一個急救醫院，有十個醫師擔任的。他們都照着醫師的囑咐而工作。隊長嫌不夠的，可是大多數傷兵也不得不「馬虎」急救醫院中的綑布，傾其所有，還只好供三百人。

用，都還不夠呢。他對這裏的站長和別一些車站上的路員說，每天南來的傷兵有一千人之多，而所有的綑布和藥品總是不夠供應半數的需要。因此，他們就時常沒有醫師和看護伴隨着，就送他們南下，這個急救醫院里的傷兵也就馬上要被送去的。

一天既有一千傷兵，一個月就得有三萬；而且，實際上還不止這個數目。次日，我們跟太原的軍醫談話，並且訪問了一些後方醫院。山西省內，傷兵醫院共有十一所，可容納五六千人。而在現在，却塞滿了二萬五千人光景。X光線的設備是一個也沒有。綑布不夠，甚至施用外科手術的器械也不夠，至於藥品方面，也還不夠一半的用處。一個醫師要做十幾個醫師的工作，同樣的一個看護要做十幾個看護的工作。醫師們總是在早上四點鐘開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才歇手。他們又沒有訓練新的看護的時間。太原方面，「急救訓練學校」只有一個，在那里受訓練的學員，也只有一百個男女。受訓時間只三個月。人家告訴我們說，急救工作的訓練簡直是完全沒有的。

太原第十後方陸軍醫

時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
院共診治了七千傷兵，上
其中許多人是由於破傷風
傷風預防針。晉北戰線數
兵就只得由當地民衆或兵
救護站。第十後方醫院的
的傷兵都在到達醫院或任
種死亡率，也極其巨大。
血，沒有充分的綑布和藥
看護也太少，而運送傷兵
北戰場的一點景象了。

然而這點景象，還是不算完全的。運載在列車里南下的傷兵，以及在山西各醫院里的傷兵，是從三方面來的：山西省軍，傅作義部下的一些軍隊和一些東北騎兵以及中央軍。東北騎兵，傅將軍部下的一些軍隊以及全部第八路軍的傷兵，還並不包括在本區以內。第八路軍在日軍後方作戰，他們跟太原中間，正隔着日軍的部隊，聽說他們是有自己組織的救護隊和後方醫院，但究竟如何情形，我們此刻還是茫無所知。

太原的陸軍總部的軍醫處處方和後方醫院擔任醫務的張乃襄和其他醫師，以他們急需的東西告訴了我們。這是跟一切中國問題一樣重大的問題。撇開缺乏醫師、看護和戰地救護工作人員而外，他們所急需的就有：X光線器兩個（一是柯立氏鏡，一是柯立氏陽極），石英燈兩個，短波治療器兩個，氧氣兩個，人工呼吸器兩個，流質氧氣管十個，血球計數器十個，血壓器十個，氣壓器，四肢伸展機十個，四肢伸展桌十張，蒸氣消毒器二十個，血管鉗一千件，夾直剪五百個，夾彎剪五百

個，手術用具一千個，透熱器兩個，韋氏血清針（氣疽）一千支，破傷風預防針一千支，藥水紗布五千磅，藥水棉花兩萬磅。此外，他們每一所後方醫院，又急需湯姆氏副木每月二百個，又瓊氏副木，哥寧氏齒副木，密道夫副木，外科手術用具，眼科用具，耳鼻咽喉科用具，也是需要的。每一個團體也還需要輸血器，巴氏白金燒灼的齒科用具，高壓消毒器，大宗的橡皮布，各式的橡皮套，皮膚注射器，大量的別針，橡皮膏，和貓腸線，每一個團體至少需要達金氏注射器一個。大量的葡萄糖（百分之五十），備作靜脈注射，露密拿耳注射藥，可待因麻醉藥，大量的汞紅，碘酒、來沙爾藥水、火酒、雙氧水、以及伯勞氏藥丸、也需要。

這是一張大量的醫藥用品單。可是西北戰線的情勢是危急而且嚴重的。多多少少的傷兵，就這樣地在戰線上默默地死去，就這樣地在地坡上和山徑上，在整個西北的平原上默默地死去呵！傷兵說，他們對於步槍和機關槍是漫不在乎的，因為他們有的是抵抗槍彈的機會，有的是不怕槍彈的精神。唯獨那種野炮，才能夠從老遠

的地方打過來傷害他們，因此使他們痛恨，使他們傳到了可怕的傷亡者的喪鐘。他們的話雖則是這麼說的，可是這大批的傷兵還是受着了肉搏時的刺刀和槍尖所賜的創傷。他們死傷固然是慘重的，可是日軍還是不得不增援三次，最近也還來了一批新的援兵呢。我們是準備着日軍的新的大舉的進攻——死傷者的喪鐘是嘹亮的，而中國的保衛祖國的弟兄們是正在抵抗着用一切機械化的殺人器械武裝了的敵軍。西北戰線需要我們援救那些目前還在崗位上而不會被敵人擊倒的士兵兄弟們。他們的需要是很微小的，他們是默默無語的，然而同時，他們是值得人們用盡現代醫藥所能達到的力量來給以援助的。

一個

關頭就講：

一窠蜂似的那麼

因為他們是完美

所由建立起來的

「大亨」！

並且也是激劇登

厚。但是你要

姑且提出一個小僂儻來說吧。我們就把他叫做W先生吧，雖然這不是他的真姓名。

這一範例，首次出現在我們的地平綫上時，是南京神學院的數年前的一個畢業生：全身西裝，滿口英語，一肚子的聖經典故。自從畢業之後，他就到了上海，擔任了中國青年會的幹事，這青年會，可說是達到中國政界生活和商界生活的一塊板。在青年會裏，中國的青年們學習着「實用基督教」，學習着怎樣去成爲實用，怎樣去增進效率和常識，怎樣去認識和結交「正當人」，怎樣去像「正當人」那樣解釋耶穌的話。在他們看來，基督教並不是頭痛的事情。不錯，他們是祈禱的，可是他們決不費時於不中用的人身上。不但不如此做，他們反使爲着軍閥而祈禱，爲着那曾經屠殺了數千百萬的青年，後來却也加入了教會的軍閥而祈禱。

這樣地，W先生學習着去做個實用基督教徒，從這裏開始，他就參加了××黨，做成了縣長，後來又加入了××社，再後來，作爲一個新聞界中的人，他

「便被一些西洋婦人在和他結伴玩『橋戲』時戲呼他爲『新中國的文化領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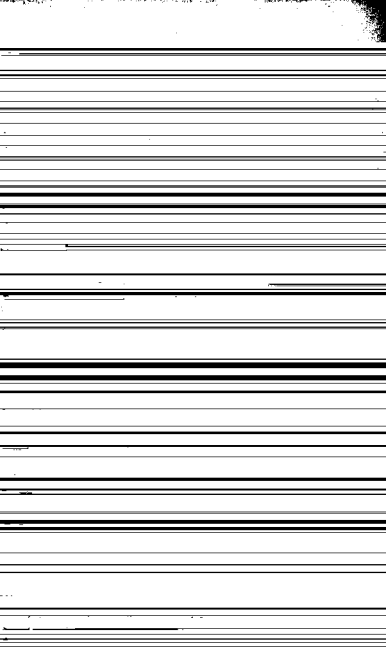
離開了青年會之後，W先生被黨部派遣到內地的某縣去做縣長，黨報上也指出這樣的人物真是『新中國的建設者』，而W先生也就開始『建設新中國』去了。就一個建設者的工作而說，他正如數世紀來歷屆就任着的縣長所做的工作一樣，那就是說，他開始徵收土地捐的權利拍賣掉。這些『權利』，往往賣給那些出價最高的人，這些人也近乎是幾個當地的地主和豪紳。這些紳士（所謂『稅吏』）就照雙方議定的辦法把年金付給他。這之後，『稅吏』便無拘無束地跟當局——往往是軍隊——一起向農民盡量剝榨。除了他自己應付縣長的一切以外或以上，都是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這一貿易，在每個人看來都是最賺錢的，除了那些無所企圖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以外。真的，倘若你傻頭傻腦地對這種制度有所懷疑的話，這一般『新中國的建設者』就一定答覆你說：『農民是傻的，是呆的，即使他們有了錢，也

是不懂得怎樣用錢的呵。」而且他們還要下結論說：「即使到了那個時候，他們也決不會比現過更幸福些的生活呵。」

土地捐是這樣地徵收的，其他捐稅也何嘗不是這樣。這兒有房屋捐，鴉片捐，娼妓捐，公路捐，富兒教育捐，黨部捐，軍費捐，兵士夏服冬服捐，馬桶捐，棺材執照費，結婚執照費，新煙囪建築執照費，新洋樓捐。縣長的中心問題，就在於找出種種新鮮捐項的名目來。

這一進益，姑且不去說它吧，但一切當地的官長，從錄事一直到獄吏，一直到差夫，都一定要訂下他們的貿易。從此，最厚的酬報便源源而來，凡從他們的指縫間走過，或從他們的眼前走過的人，便大遭其殃。原來，正義只是以金錢的重量為尺度的。

W先生，無量數的「新中國建設者」之一，就在這樣的狀態中為他的祖國而工作着。然而，就他所受的現代教育而言，他却存在着很嚴重的知識問題。這些問題



任何惡黨的。他主張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他的報紙，名為S報，因它所載的一切消息，都與某國侵略中國的事情有關，所以十分風行。報館主人在大多數的時間內都爲了營業而出門，這時候留在館內的，就只有一批訪員和編輯，代爲照管一切。正因爲有這種原因，這報紙便作爲外報而登記了，它就不受黨部的檢查，這一點，中國讀者都十分熟知。甚至販報的孩子們——小僮僮想做大流氓或官僚——就把報費抬高了一倍，或則有些時候借出一份最後的報紙而收取了不少的銅元，報紙的銷路，月月都增加了起來，後來，就在上海一埠，竟也銷至十萬份以上。

在這報紙的周圍，起了不少的糾紛。有一次，它暴露了一個流氓串通了別的兩個流氓，殺害一個商業對手的全部事實。這些消息，爲難了流氓和法院，費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流氓才悄悄地賄通了所有大大小小的法官，才成爲在街頭自由行走的無罪者，假如當初沒有S報的倒蛋，這案子顯然是馬上可以消弭於無形的。

然而，尤其嚴重的是，報上還不斷地登載了某國侵略的消息，甚至洩露了某國

和漢奸的祕密交易。於是，漢奸的議。某國偶爾也派遣了一個聽差，加以威嚇。還有一次，某國邀請報館情也無效，於是就想收買他本人。但則收買的方式非常優雅而又巧妙，致奸重新提出了抗議。

這對於這個報紙是一種譴責，的。報館主人時常孤立無助地伸出記載的，這些都是正當的報道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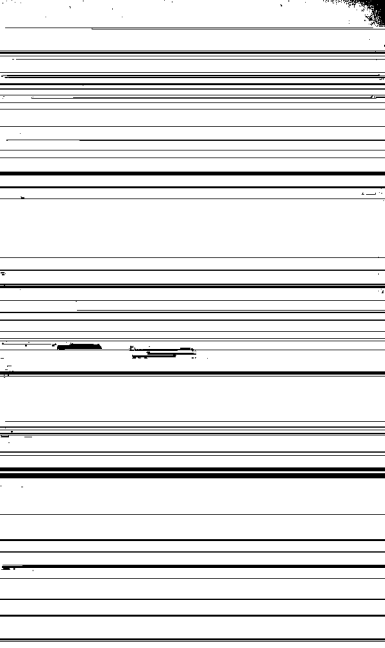
黨部終於決定用強硬手段去對付「請柬」，是由上海的流氓首領交不固然登記爲外人所經營的報紙，但

制。「黨部的人員對他這樣說。接着，他們又對他說：『倘若你還繼續幹你的反動工作，我們就非把你收管起來不可。問題的解決方式就是這樣：你的主筆，一定要由我們來派定！』」

當然，這次的談判比我所描寫的要客氣得多，因為中國的官話，用作警告和威脅，也自有它的客氣的形式。同時因為報館主人只是一個商人，且是只愛錢財的，那有願意坐牢的道理？因此，主筆由官方派定，他表示同意，甚至付他薪水，他也表示了同意。

到了這時期，曾任縣長的W先生，就不再受人調排了。這時，他就成爲了一個羽翼豐滿的「黨員」了，因為他的新教育和他的青年會修養早已告訴了他迎合時髦的必要了。

現在，負着任何責任的一個中國報紙，都被呼爲「肥職」了，與那些一無尊嚴的，薪水之薄不及僕傭的收入的低級事業不同，但W先生已經做主筆了，而且是官



黨部方面，這時候才把他的名字編入了「新聞界津貼錄」裏面，開始按月給以數百元的津貼了。他爲了報答這一層，決心要保衛黨部的利益——那就是說，他決心把漢奸和某國之間的一切消息，可公開的則公開，否則就保守秘密，不予發表；同時就是說，一切貪污的消息，也不予登載；關於鴉片，以及關於大流氓活動的消息，也都隱瞞了起來。至於某國的侵略消息，凡足以觸怒於某國方面的，或足以引起對漢奸的糾紛的，他就什麼都不給以發表。勞働的鬥爭消息，學生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消息，現代進步作家的文章，也同樣的壓下不登。這後者，更往往加上了頭銜：「反動份子」，或「文化匪徒」。也出現了「匪軍」這樣的名詞。並且每次總是說已經「一鼓蕩平」。在另一方面，報紙登載着官方歡宴會或茶話會的消息，外交偉大勝利的消息，中國一產業化的消息。也喊出了×××是「我們的領袖」。希特勒，墨索里尼，一經提起，總是加以讚揚。外國舉行罷工或示威的勞働者，都指爲「不逞之徒」。「赤色帝國主義」也被發表了。外國法西斯主義者，往往被稱爲

「革命

、決

事情。

W

畢竟值

的，他

需要偶

的職務

的官場

從

番。這

兒去，

局限於華人的圈內，那就未免太舊式的了。而且他本是一個受過新教育的人物。因此，他開始在當地的商界中找求親密的同伴了。就在一家外國航空公司裏，他找得了一個商業上的關係：他準備連寫幾篇文章捧捧他們的服務，但他們應該把他向朋友處代銷了的券子給他七折的利益。這一點。同意了。他就在S報裏插入了免費的廣告，開始替公司兜銷券子。給他的朋友們，九折，對於政界中人，都由他經手賣券。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場，謙遜，却又尊敬。

W先生費了這許多的工夫去形成他的關係，去收取他的賄賂，竟然連自己的報紙也差不多無暇顧及了。結果，報紙只管報紙，獨自進行了，而主要的工作，僅在於剪掉一些新聞，從那衆多的官方通訊社所發的新聞中，選出某些新聞。他們的新聞，一般地都是由官方的手下自己寫的，所以不致發生什麼糾紛。

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但有一次，W先生竟撞擊着了一個小小的壞牙。這是關於某高級官吏生活腐化，盜用公款數千元的一件事。奉新聞檢查會的命，各報都不

得擅自發表。可是那高級官吏有一個仇人，去和W先生接洽，並且繼續與天的秘密談話。W先生受了賄，在此後的三天之中，S報就連續刊出了一個腐化官吏的新聞小說。

這事情惹起了小小的風波。黨部責問W先生，要他說明爲什麼要這生說，他自己曾病了，病倒在醫院裏——一點小病，像肝蟲病或其他類。他不曾知道這一個新聞，但是如果他有錢，使他的下屬成爲「正直」，幸早就可以避免的，黨部從這話裏獲得了暗示，就問他究竟需要多少錢。了意見，W先生就把這筆款金納入了自己的錢袋裏面。黨部明瞭這全部的地裏儘在贊歎他的事業。有一位黨部的高級官吏對一個朋友說：「W先生什麼的一天呵！」

對於W先生個人，什麼事情都很順利地進行着；但在S報方面，事情此順利。這報紙的銷數已從十萬份以上跌落到一萬份以下。廣告的戶頭也

了，說登在這没人要看的報紙上的廣告是沒用的。中國的聰明的讀者大眾，一向在街頭買來看這報紙的，如今却公然地宣佈這報紙只是爛破布頭，已經被漢奸或某國所收買，所賄通，或者說跟兩方都有關係。

中國的祕密很少了，簡直是絕無了，不久，報館主人也知道這整個的故事了。他決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却是一個道地的生意人，——他憤怒起來了。一天，他昂昂然地踏進了編輯室，同時很偶然的，W先生也進來了。報館主人請他滾蛋，而且請他快快滾蛋，接着是一陣大大的騷動。W先生呆然地坐倒在難得用着的寫字檯旁，分明在說自己是官方指派的了，主人決沒有把撤職的權利。臉上鐵青色的，報館主人說明了他從此就要分文無着，報紙就要倒塌下去。W先生却說，銅臭的東西，決不能阻止他爲「我們的中國」而工作的工作。報館主人一聽到這種口氣，就禁不住勃然動怒，並大聲地對他說，「你難道以爲地皮還沒有被剝光嗎？」W先生因爲聽不慣這句話，就自己提出辭職，並且要求六個月的薪水。兩個人就在全體

職員面前開了談判，爲了撤他
吧！混蛋用不到留在這屋子裏！
掛在他的心上。W先生也跟一
他當初到這裏來工作，也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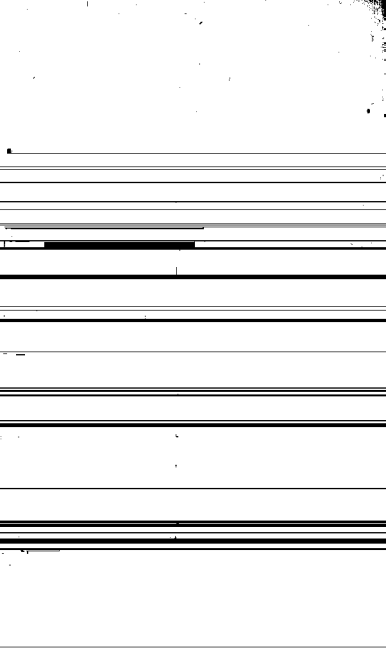
S報主人的狂妄的行徑，
請他說明他的可疑而可能的行
人回答着說他是一個生意人，
一萬份。因此，好的廣告戶頭
老本。」

市長原是一個溫雅的，修
水準上的。但他記起了他當日
說：每個問題，都有它的兩面

一二錯誤的，然而，白璧無瑕的究有幾個？整個問題之中最嚴重的一面，却是中國的一個報館主人是向着黨部挑戰了，把官方特派的主筆撤了職了。S報，在目前，應該聘用一個新主筆，報館主人非到首都去呈請指派一個新的不可。

這故事在這兒告了結束，這報紙的主人坐在前門的門塔上，儘望着遠處，獨自考慮起種種的事情來。他是一個實用的傢伙，不是什麼革命者，因此他決不願意為爭取出版的自由而坐牢。也許他另有辦法維持下去，而不致從此倒閉。例如別一些報紙，對於重要的新聞全無記載，只登登官吏和流氓首領在八月四日歡迎美國總領事時的背影，却也很能賺錢。他為什麼應該下獄呢？他仇恨某國人，那是事實，但是到頭來，官方和法官不把他的最後的一文錢剝削光，決不肯把他釋放，那麼，下獄又有什麼鳥用呢？他正在考慮着這一點，找求自己的一條生路。

黑色降下來，落在他的周圍，他還依然一動也不動似的坐在那裏。





一個叛逆者的畫像

保安這個地方，在唐朝和金朝之際，乃是抵禦北狄侵入漢土的要衝。砲壘的殘蹟，像火焰一樣地在午後的陽光裏燃燒着，人們可以依稀地看到這些砲壘圍護着一條狹窄的通道——當日蒙古人的勝利的軍隊，就曾經從這條通道裏，傾山倒海似地流注到這座山谷中去的。這兒還巍然地存在着的一座內城，從前曾駐紮過衛戍兵，還有一個被紅軍最近加以改造過的，高聳的，自衛用的石垣，環抱着約摸一英里見方的土地，今日的保安城，就是坐落在這個環境裏面。

也就是在這兒，我終於找到了紅色的領袖份子，南京方面會跟他作戰了十年的

毛澤東，用起正式名義的時候，那是「中華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

周恩來的電報是收到了，他們正期待着我去參觀。「外人部」裏面，已經替我佈置好了一個房間，於是我暫時地成爲了蘇維埃政府的一個外賓了。自從我到達保安之後，那邊的外國來賓的人數就激增了起來。另外的一個西洋來賓是一個德國人、被呼爲李德同志，——他也就是所謂「道義的李同志」——說起李德，他原先是德國軍隊裏的一個高級官吏，可是後來（使希特勒極端頭痛的）他却變成爲紅軍中的唯一的外國軍事顧問了。

到保安後不多時，我就會到毛澤東了。他是一個面目堂堂的，有些像林肯式的人物，高出了一般中國人的身長以上，似乎有些偏背的，蓋着一頭濃重的烏髮，睜着一雙探索什麼事物似的眼睛，還有一個高高的鼻樑和突出的顴骨。我的一瞬間的印象中，覺得他是一個機智的知識份子的面孔，可是我有好多日子，一直找不到把這一點證實的機會。我第二次晤見他的時候，正是薄暮時分，毛澤東禿着頭，沒有

戴帽子，沿着街道在散步，一邊和兩個青年農民談着話，一邊熱情地演着手勢。我起初認不出他就是毛澤東，直到人們指出後才知道的。——雖然南京曾懸賞過二十五萬元緝捕他的首級，他却是若無其事地和旁的散步的人走在一起啊！

單是關於毛澤東的事，我可以把它寫成一冊書。我曾在許多的夜間，跟他談及廣泛的問題，我也從兵士們和黨員們那裏，聽到了許多與毛澤東有關的故事。我所寫成的毛澤東訪問記的文章，已經有二萬字光景。他告訴過我他的兒童時代和青年時代，他又說到他怎樣地成爲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運動的領袖，怎樣地成爲共產主義者，又說到紅軍怎樣地成長起來。他也把向西北去的「長征」的一段史實形容給我聽，並給我寫了一首關於長征的舊詩。他又告訴我，許多旁的著名赤色份子——包括着從朱德以迄肩負那收藏着蘇維埃政府的案卷的兩個鐵製的文件箱而跋涉了六千裏之遙的青年。

在這樣豐富的，未經開拓的，未被發表的材料之中，我將怎樣選出數千百字來

描述這農家出身的知識份子轉向革命的故事呢？我不想用任何緊縮的寫法。毛澤東的生活故事，實在是整個時代的一個豐富的橫斷面，實在是對於理解中國運動的源流方面的重要的指針，以後，我還要根據他所告訴我的，寫出他那個人身世的極端動人的記錄。不過，這裏，我只要表達出我自己的一點主觀的印象以及若干關於他的有興味的事實。

首先，你們不要以為毛澤東會是中國的「教主」。這話簡直是胡鬧。中國是不會有任何「教主」的。然而不可否認地，你會感覺着毛澤東的內心之中，有一種運命的力量。這決不是迅速現出的或一閃就完的東西，却是一種堅實的，木質上的活力。你又會感覺着，這人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特質在他的身心中產生出來，他綜合着，表現着千千萬萬中國人民，尤其是農民的迫切的要求——這些人，是貧困的、營養不良的、被榨取的、文盲，然而又是善良的、慷慨的、英勇的、而且簡直是革命的，佔全中國人口的廣大多數的人類。如果這些推動他們前進的要求和活動，是促

使中國新生的動力，那麼，在這一深刻的歷史觀點上，毛澤東或許將成爲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不過，我決不想在這裏宣告歷史的裁判。同時呢，毛澤東這人，即使撇開他的政治生活不談，他的爲人也是值得注意的，雖然他的名氣，在許多中國人聽來，是和蔣介石一樣地熟悉，但是人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事情，却是極少極少的，而一切的古怪傳說，却存在於他的周圍。我可以說是對他訪問的外國新聞記者中的第一人。

毛澤東有「神秘的生命」之美名，南京雖曾幾次三番地宣佈過他的死訊，可是只要過了幾天，他的死訊又還繼續地發表在新聞紙上了。國民黨也曾經有許多次，正式地「槍斃」而且埋掉過朱德，而教會方面也從旁幫忙，隨時爲它作了證實。然而，這兩個名人的無數的死訊，並不會阻止他們領導紅軍實行人類歷史中的一個最艱鉅的探險——向西北去的「長征」。當我訪問「紅色的中國」時，報上謠傳毛澤東真的死了，可是我發見他確是真的活着。然而，對於他有神秘的生命傳說，似

乎也是有所根據的，因為在事實上，他雖曾有數十次出入於戰場上面，雖曾被敵軍捕獲過，脫逃過，雖曾以世界最高的賞額緝捕過他的首級，然而在這些年頭之中，他却從來不曾受傷過一次哩！

有一天晚上，我正偶然地坐在他的屋子里，看到他正在被一個赤色外科醫生實行全部的體格檢查——這是一個懂得醫術的歐洲留學生——檢查後，他說毛澤東的身體很健康。他絕不像是如一些浪漫色彩的旅行家謠傳中所說的，他有什麼肺病或任何「不治之症」。他的肺部，極端健全，不過，他是一個無節制的吸煙者，這是不同於多數赤色將領的地方。在一萬二千里的「長征」時期中，毛澤東和李德（李德也是一個有烟癮者）不得不到處遍尋植物，嘗各種不同的葉子，尋求烟草的代替物。

毛澤東的現在的夫人賀志健（曾任學校教員，現為共黨組織者），却並不像她的丈夫那樣地幸運了。她會挨過空襲的碎片的轟擊，受到一打以上的創傷，不過，

這些傷都只是浮面的輕傷。正當我離開保安之前，毛夫婦剛產下了一個新生的女孩。毛澤東的前妻楊開慧，也生過兩個孩子。楊是中國一個名教授的女兒，已經在多年前被何鍵槍斃了。

毛澤東，今年（一九三七年）是四十四歲。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開會，到會的有那時生活在赤色法律〔註一〕管理下的九百萬人〔註二〕派來的代表。他在今日的共產份子中間的影響，或許要比其他任何人巨大。不過，或許因為我是個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民主主義者的緣故吧，在我看來，毛澤東雖是為每一個中國人所共知，所共仰，然而至少是還不會對他發展到英雄崇拜的儀式。開口說他是「我們的偉大領袖」，閉口說他是「我們的偉大領袖」的中國赤黨，我是從來沒會見過；把他的名字奉為中國人民的同義語，我也是不會聽到過；然而，對於毛澤東不喜歡或不敬佩的人，我却也從來不會碰到一個。

我以為毛澤東這個人，似乎是一個十分有興味而具有多樣性的人物。他具備着

中國農民一般的純樸性和自然性，加上一種生氣虎虎的幽默趣味和自笑自嘲的罕見的器量。他的生活狀態是素樸的，說不定有些人會認為他是相當地粗糙或凡庸的。這些特性——尤其是一種自笑自嘲的器量，聽起來似乎不像是一個偉大領袖的屬性吧。然而，他却綜合着這一些異樣的性質：鄉村的淳樸，加上最鋒銳的機智和人世的巧辯。

我這樣想：我的第一個印象——主要地是關於他先天的機敏性這一點——大概是正確的。不過，毛澤東也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學者，是一個無所不讀的讀書家，是一個哲學和歷史的深刻的研究員，是一個完美的演說家，是一個具有非常記憶力和特殊注意力的人，是一個有才能的著作家，他對於個人本身的習慣也漫不經意，似乎還有一種中國式的，驚人地注意責任上的瑣事的樣子，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有精力的人，是一個具有極大天才的軍事上，政治上的戰略家。許多的日本人，都認為毛澤東是中國現存的最幹練的戰略家——這是一樁有興味的事實。

黨人們在保安建起了一些新的建築物，不過，當我在那邊的時候，所見的設備都還是表現着十分原始形態的。毛澤東和他的夫人，合住在兩間頭的鑿房裏面，是空無所有的，可憐相的，只掛着地氈的房間。他也知道有的地方比這里糟糕得多，但他也知道當他在湖南做一個「富」農的兒子的時候，也有比這里好得多的地方。他們所可誇說的主要的奢侈品，就祇是一頂蚊蟲帳。別的方面，毛澤東的生活，和一般紅軍的生活，極相類同。做了十年的赤色領袖，並且在數百次沒收了地主，官員和稅吏的財產之後，他却依舊只有他的一身毛氈，只有幾件個人的用品——包括兩套棉制服也在內。他雖則已經榮任爲紅軍將領和主席，他的衣領上面，也只佩着兩條紅帶——這紅帶，就是紅色兵士的普通標誌。

我曾有許多次，跟毛澤東一同參加了村民的和紅軍學生的羣衆大會，也參觀過紅色劇場。他就毫不惹人注目地坐在羣衆中間，引爲非常的快活。我記得還有一夜在「抗日劇場」裏面，在演出某劇本的兩幕之間，大衆一致要求毛澤東和林彪來

一個「雙人合唱」。林彪是紅軍大學的校長，還只二十八歲——以前曾經是蔣介石參謀部裏面赫赫有名的年青候補員。他的臉色頓時漲紅起來，簡直像一個小學生的樣子，終於只好出場用一篇優秀的演講的自由表演，請女同志們來代唱了一支歌曲。

毛澤東吃的東西跟每一個人所吃的一樣，不過他是湖南人，他有南方人的「愛辣」的食性，他甚至在吃他的麪包的時候，也要放上辣子。他除了這個人嗜好之外，吃任何東西都漫不在乎的樣子。有一天晚上吃飯的時候，我聽見他發揮着凡是喜吃辣子的人都是革命者的這一番理論。他首先提出：他本省湖南，就是因出產辣子才出產許多革命者的，這是一例。此外，他又拿西班牙、墨西哥、俄羅斯、法蘭西的愛吃辣子的事來加強他的論證，但當一個人提出人人都知道意大利是愛吃紅辣子和咖喱的事實來反駁他的時候，他就笑着不得不默認他是失敗了。

在赤區中，「熱紅椒」這一支小曲，很意外地，成爲他們最感興趣的東西。這

支小曲是說：辣子自恨着他是植物中沒有鋒芒的東西，並說到它怎樣地譏笑着自滿於意志薄弱的生活的椰菜、菠菜、和大荳這一切東西。後來，他就領導了蔬菜革命。這支「熱紅椒」，是毛主席非常愛唱的一支小曲。

他顯然是沒有有自大狂的徵候，然而具有着一種深刻的自尊心，而他的儀表又顯示着緊張的果斷力，如果他認為這種果斷是必要的話。我從沒看見他發過脾氣，但我從別人口中，却聽說有兩三次，他曾經被人家激起了嚴峻而強烈的憤怒。據說在他這樣憤怒的時候，他所用的譏刺和攻擊的語調就非常銳利，而能逼人於死地了。

他擅於作世界政治現狀的報告，我覺得有完美到可驚的程度。甚至在「長征」的時代中，共產黨似乎也接到無線電新聞廣播的，在西北，他們更發行着自己的新聞紙。毛澤東對於世界史的知識，非常淹博，而於歐洲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也有一種現實的認識。

他極注意英國的工黨，很起勁地詢問我關於目前工黨的政策，我就一下子把我所知道的統統說光了。他認為難於徹底瞭解的，是：在工人有着參政權的國家像英國者，至今還不會建立起工人政府。我想，關於這，我的答案，怕是不能使他認為滿意的吧。他表示着對於麥唐納的極端的蔑視，他說麥唐納是「漢奸」——是英國人民的漢奸。

據他的意見，羅斯福總統是相當地有意思的。他認為羅斯福是反對法西主義的，並深信中國是可以跟他這樣的人合作的。他又把關於羅斯福的藍鷹運動和外交政策等等問題詢問我。此外，他認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只是江湖術士，還是墨索里尼算比較能幹，是一個老牌的馬基亞維里主義者，並有歷史方面的知識，而希特勒呢，却不過是資本家的無靈魂的傀儡吧了。

毛澤東讀過許多關於印度的著作，而且對於印度問題有若干確切的意見。在這些意見之中，主要的是說：沒有土地革命，印度獨立是永遠不能實現的。他把關於

甘地、尼赫魯、却多巴蒂亞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領袖們的事情問我。我也相當知道美洲的尼格魯人問題，而且老實不客氣地把尼格魯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蘇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相對比。不過，當我把美洲尼格魯人的歷史背景和心理背景跟俄國的少數民族的背景指出了其中的某些歧異點的時候，他也是很注意的。

毛澤東是一個熱心的哲學研究者。有一次，我正在夜裏訪問他，談中國共產黨黨史，忽然有人帶來了幾本哲學方面的書籍，這時，毛澤東就要求我延期再談。他就用了三四夜的功夫精讀了這些書，在這樣的讀書時間內，他似乎是不顧其他一切的樣子。他並不只讀馬克斯派哲學家的書，而且讀一些古希臘的東西，至於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騷的著作，當然也是讀的，並且遍讀其他的哲學家的著作。

毛澤東自己對於威力，暴力和「殺人必然性」等問題的責任感，是使我常常感到驚奇的。從早年時代起，他就有強固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傾向，而從理想主

義轉到現實主義，這種轉變是只有在哲學上造成的。他雖然是農民出身，但是他年青時並不會經受過地主的多大壓迫，像許多赤色份子所經受的那樣，雖然，馬克斯主義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我想，階層仇恨，在他也許是他那哲學堡壘中的主要的機構，決不是推進行動的一種基本衝動。

他的內心中似乎沒有什麼宗教感情的；我相信，他的判斷是以理知和需要為基礎的。因此之故，我認為，就整個而論，他或許對於那生死攸關的共產主義運動發生着一種恰好的影響。在我看來，他正努力於建立他的哲學，努力於「長期觀察」的辯證法，努力於他在任何巨大的行動過程中的標準，而在思想領域內，人生的寶貴性總是相對的。這，在中國的領袖份子中間，顯然是特出的，因為那些人往往「自古已然」地把利害得失放在倫理之上。

毛澤東每天做十三四小時的工作，往往做到夜深時分，時常到早上二三點鐘才休息，但是他起身也遲。他似乎是具有鐵一般的體質。關於這，他認為可以追跡到

他的少年時代，曾在他父親的田場上做過苦工的事情，也可以追跡到長沙師範學校的刻苦的時期，那時，他曾經跟幾個同志組織過斯巴達俱樂部一類的團體。他們慣常地過着禁食生活，長途跋涉於華南的樹木叢生的山丘中，游泳於寒冷不過的氣候里，連襯衫都不穿地跑步於風霜雨雪之下——這一切都是叫人能耐艱苦的。他們只直覺地知道：來日的中國正需要着能夠擔當得了大困厄和大苦痛的能力。

當他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毛澤東曾有過一個赴法國謀深造的機會。他幫助組織一些戰時和戰後赴法的中國學生的工讀團體。然而毛澤東自己却不願去。他解釋着說：中國本身也是一個大陸，自己所知既少，所見亦淺，而祖國却正在偉大的動亂中過着生活，因此，他感覺着他不能站在這樣的決戰的生活圈外去。

毛澤東在某年的夏天回到了他的原籍——湖南。他替一家家的莊稼人家做田事，甚至有時候以乞食爲生，在另一個時期有好幾天他什麼東西都沒有吃，除了硬荳和水以外。——這又是磨礪他的胃腸的一個機會，在這個時期中他所結交的農

民，在他十年之後給了他偉大的幫助，因為在這時候他開始組織了本省的數千農民，成立了農民協會，當國共兩黨在一九二七年分裂以後，這些農民協會便成爲蘇維埃最初的基礎。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有一二次當他談到死難的同志或追憶到他青年時代的偶發事件，例如湖南糧米大荒因而使嗷嗷待哺的農民向衙門要求米糧而被殺死的時候，我看見他的眼睛是潮濕了的。有一個紅軍士兵曾經告訴我說，他親眼看見毛澤東把他自己的短衫脫給一位前線受了傷的弟兄。一些紅軍士兵並且還告訴我說當紅軍弟兄沒有皮鞋穿的時候，毛澤東也不願獨個兒享受的。

我倒很懷疑：要是毛澤東能博得全國智識界的中堅份子的大敬仰，那麼這並不是完全因爲他具有一個特異的頭腦，而是因爲他具有一種農民的個性。中國的正人君子之流，也許會把他認作粗頭粗腦的。我還記得，當我有一次跟他談話的時候，目視着他毫不介意的拿下他的褲帶來，搜尋什麼寄生動物。——但是，其實呢，正

人君子之流，如果生活在跟他相同的境遇里，他自己也是非搜一下不可的。所不同的是：正人君子決不願當着紅軍大學的校長的面前，解下他的袴帶來吧了。——有一次當我正在訪問着林彪的時候，毛澤東確會這樣地做過。這小小的屋子是熱得要命的。毛澤東倒下身子來，屏住了呼吸，對着牆壁上的軍用地圖，細心研究了二十分鐘。——突然之間，林彪插口了，向着歷時雖久而記憶仍非常清晰的毛澤東詢問起日期和人名來。他的淡然的習慣和他對於個人外表的絕不介意，正相配合，其實，他的身子是很可以打扮得像糖果匣裏的糖將軍和人名錄裏的政客照片一樣的。

長征時期的六千英里，大部分他都是走的，跟紅軍的大隊弟兄們一樣。有幾個星期他生了病，走路的事才成爲例外。近年來，任何時期，毛澤東這樣的人，只要向國民黨投誠，原是不難做大官、發大財的、其他的許多赤色領袖，情形也正相同。這十年來，共產黨忠於主義的堅韌性，決不能完全被奪，雖然，中國的收買政策，把許多的叛徒經常地收買了去。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很忠實，誠懇而且忠於言行的。我考察過他的許多主張，認為都很正確，他使我受到了政治宣傳的溫和劑，跟我在非赤區裏所受的東西完全不同，他一點都不禁止我，無論寫什麼文章也好，拍什麼照片也好，一樣地都不干涉我，反給我以便利，這是很可感謝的。他盡量地要看到我所得的材料能夠表達出蘇區生活的全面。

爲了他的宣言在今日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他的關於共產黨政策的主要文章是值得鄭重地研究的。現在整個的西北，和武裝的人民和非武裝的人民的其他各地，看來是同情於這些政策的，因而這些政策，顯然的將在中國人民的運命中，成爲一種發生基本轉變的有力工具。

〔註一〕可參看倫敦羅倫斯書局一九三四年所刊的英文本中國蘇維埃共和國之基本法律一書。其中闡明蘇維埃臨時憲法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形態中的基本目標。又，倫敦一九三四年出版赤色的中國：毛澤

東關於中國蘇維埃共和國的進展之報告一書，亦可參照（斯諾）

【註二】續名

下：江西蘇區）

〇〇〇人。湘鄂

計一，〇〇〇，

人。憤慨空想家

生活着的人口有

則革命早已達到

記 文 軍

中國開始有共產黨的組織，是在一九二〇年之際，那時進展很快，一九二三年國民黨總理孫中山，跟蘇聯代表越飛攜手起來了。不久國民黨就實行改組，進一步地跟共產黨合作，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國民革命的成功，共產黨的力量是很巨大的。

此後不久，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突然分裂了，共產主義就成爲了違禁品，信仰共產主義者都被殘殺掉，同時，國民黨軍隊也爆發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叛變，起因也就在這裏。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中國共產黨很迅速地進攻，由贛湘兩處幾十枝後膛鎗的威力，一霎時便變成了精兵幾千人光景了，原來這些壯士就是農民；而

鐵械是從國民軍那方面却奪過來的。一九三〇年，紅軍的勢力，越加膨脹起來，國民政府就實行第一次的圍剿，此後又接連發動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圍剿——不過結果都不曾有什麼勝利。

第五次圍剿又來了，蔣介石親率大軍九十萬人，直接參加作戰的也多至四十萬人，兵力的雄厚，當然是不消說。蔣介石是一個戰略很好的人，加上兵餉充足，戰具也新銳，國民軍方面，當然佔得了極端的優勢，不過，行軍方面的大缺點是：消耗太大，所以打來打去，連打了好幾個月，結果仍然不能給紅軍以重創，然而紅軍根據地是已經被封鎖了，兵力薄弱的紅軍，當然不能衝出重圍。因此，國民政府得意洋洋，滿以為紅軍已經成了甕中之物，而沒法再出動了。

這時候，紅軍方面，自然是感到了自己的處境的危險，於是想出了一條好計策：每當夜深的時候，共產黨員若干人偷偷地進到紅軍的駐在地點，同時，同樣數目的紅軍又從他們的駐在地點偷偷地跑出去，逐漸地，全部紅軍竟已經集中在江西

瑞金附近了，這一行動，國民軍方面完全是未加防備的，所以一切的原定計劃，都被紅軍破毀無餘了。又過了四個晚上，紅軍已經出動到湘粵兩處，打退了駐防在那些地方的國民軍。紅軍自從奪得了這一防線以來，向西南發展的路就可說是打開了。他們不辭艱苦，兼程進軍，更不怕國民軍的砲火的進攻和飛機的猛轟。而且，每天至少跟國民軍正式接觸一次，凡此種種，都滿不在乎的紅軍苦鬥的精神，實在是歷史上唯一所見的事實，比較當年拿破侖從莫斯科撤兵時的英雄戰蹟，有過之而無不及。紅軍保持着紀律，留存着實力，終於遍歷十省之境，跋涉八千英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間，到達了陝北，跟駐防蘇維埃區（一九三三年成立於陝北的）紅軍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兩支部隊集合了。這一次，紅軍雖是被打敗了，可是政府方面的損失却更其重大，據說國民軍打死一個紅軍，政府須付代價八萬元之多哩。

中國共產黨的機構，十分健全，完全是仿行蘇維埃政體的制度。以村為政治單位，中央蘇維埃為最高的行政機關，每村設有村蘇維埃、每區設有區蘇維埃、每縣

設有縣蘇維埃、每省設有省蘇維埃、省蘇維埃的上面，是中央蘇維埃，各級蘇維埃政務的執行，都採取代議制度，村以上的各級蘇維埃和蘇維埃國會，都由村選出代議士，代表這政治單位之一切權利義務關係。再，區蘇維埃統治之下，設各種委員會，權力最大的是革命委員會，其委員由民衆大會公開選舉，在特殊情形之下，該委員會有權主張公務人員之重選。在各級蘇維埃的一切機關，直至決定國事方針的，規畫國家政策的中央蘇維埃政府，都一律設有上述的各種委員會，總之，蘇維埃政治機構的優點，在領域內的男女老小，都是做工作，都是負責任的。而且，正因為這種分配法，純然是合乎自然的，其中無所謂國家的威壓，所以人民都喜歡服從，視爲自己必負的天職。此外，維持地方秩序的警察工作，都是由農民負責的，這樣一來，軍隊可以永遠地留守在前方，不但不擾亂民衆，反可因此增加作戰的效率，這實是一種很好的計劃。

紅軍區域內的工業，極其幼稚，本來是不足爲奇的，陝北、甘肅、寧夏這些地

方，文化和經濟素來落後，機械工業，更是向所未見。紅軍在這里，才第一次創辦了報紙。管理區內工場的工程師，是曾受西洋教育的吳健仁（譯音），吳氏犧牲了他原有的每年萬把塊錢的肥職，投身紅軍中作無條件的服役，意志的堅定，實在是值得敬佩。他所用的煤炭發動機，區內農民看見了，認為菩薩的所賜，這類簡單的機械，有的是從江西搬來的，有的是從山西搶過來的，也有偷運到蘇區裏來的。

合作社這種組織，已經發現在甘、陝、寧夏等赤區，據說：江西境內，紅軍有合作社一萬個以上，農民社員有五十多萬人。興國縣素有江西紅軍模範縣之名，有一條街，長二里，一家接着一家的，都是合作社。這是中國蘇維埃政府監督林祖涵親口對我說的，一定極可靠；林氏年紀已老，精神却仍然矍鑠，曾跟孫中山一起，是同盟會創辦人之一。中國國民黨成立，林氏也是極有力量的。一九二六年，林氏充國民黨司庫兼中央執行委員，地位極高。一九二七年，國共分家，林氏就跟共產黨走了，同志們都很敬佩他。紅軍退出江西，實行北進，一直打過了七千英里。這

些戰役，林氏都會參加，而且是徒步去的，他的精力是飽滿得可驚的。林氏態度溫和，整日滿面笑臉，他的白髮，跟紅軍的多數壯丁，成了一種極有意趣的對照。我是極其佩服他的。除他而外，赤區內還有三四個老人，其身世也大抵相同，他們都不願在國民黨裏做官，却寧願在他們的晚年，拋妻別子，棄掉他們一切的身外之物，專心獻身於社會革命的事業，為普羅階層而犧牲到底。這誠然是世界上最足以令人掀起悲憤和壯志的事。

許多人都亂猜，以為共產主義信徒，都是亡命之徒，不是無法無天的，便是無處吃飯的，然而據我的觀察，紅軍中的人物，全然是心地磊落，志向壯大的，平均起來，差不多都是年青的工農所組成的。他們認定他們所要努力的目標，是全民族和全人類的解放，因為目標高遠，所以奮鬥也猛進。紅軍中百分之七十，都能讀能寫，而且能寫簡單的公文，布告和傳單等等，文化水準，高出陝西一般的農民多。紅軍的將領，和士兵一樣，都不發薪金。每人所得的只一塊土地，他們的食

物、服裝、毯毯等各項必需品，由軍中負責供給。紅軍紀律嚴明，不得強佔民間財物，或買了東西不給錢，違犯者處以重刑。紅軍區內各種設施，一律是公開的。除蘇維埃政府公文庫和紅軍兵工廠以及火藥庫外，其他一切地所，都是任人隨意參觀的。

總之，紅軍的組織和日常生活，都在遵照着標準化和紀律化的道路在前進中，就是女黨員對黨也有特殊的貢獻，跟男黨員沒有什麼差別。他們擔任一個固定的工作，或嫁給蘇維埃長官做他的助手。這樣的，整個的赤區，一唱百和，活活潑潑，倒很可以說是人間的樂園。黨人們在熱情的驅迫之下，表示他們的歡快的心情，老是唱歌，歌聲非常壯烈，使聽者神往。黨人中會作曲的，有不少人，做成了的歌曲，有幾百支以上，而且還在繼續做新的歌曲！黨人每天都受嚴格的肉體上、智識上、軍事上、社會上、政治上的各種訓練，物質生活雖苦，且處在敵人重重包圍之中，但他們的精神是非常飽滿的。自朱德和彭德懷兩將軍，到一切兵士止，待遇都

此相巨丘係伊到國進修時

上盤據江西時曾一度熾盛的情形，那麼今日可以說是最廣大，最衆多，最雄厚，簡直是達到了最高峯了。

M · 果爾德 私

刑 外十篇



私 刑

五個兇悍的偵探在一間牢房裏廝守着一個犯人。

而且，天呵，他們要逼他招出口供。

他們盲目地互相推擠着，像瘋狂而饑渴的牯牛關閉在牛車裏一樣。

他們是焦灼的，這暗牢對他們是不敷應用。

他們的獄服重壓着他們，他們的白領扼塞着他們。

在皮棍敲上敲下的當兒，他們便呻吟，流汗，並且咒詛。

五個兇悍的偵探在一間牢房裏廝守着一個犯人。

他們急切地捆綁了犯人的手臂，直要捆得他骨髓碎裂。

他們用皮棍拷打他的蒼額，猛踢他的胸肋。

他們踐踏在他的脊柱上，又把他的嘴吧打成血塊。

他們弄黑了他的眼睛，打平了他的鼻子。

五個兇悍的偵探在一間牢房裏看守着一個犯人。

而且，天呵，他們一定要逼他招出口供。

月兒，像個潔白的天真的人，闖進來，隨後又消隱了。知道牠是不需要的。

一輛公用馬車在街頭駛過了，裏面搭着一個醉了的女子在向着她的人兒微笑。

一個守衛兵響動着他的鑰匙聲，直走廊下，煤氣管嗚吼着一種寥寂的低調。

犯人們倒在他們的草床上，夢想着重回家鄉。

這時候五個兇悍的偵探正在牢房裏和犯人們爭吵着。

告訴他，天啊，他定要招出口供。

哦，鉛色的皮棍，硬鞋，和猶太式的毛肘。

在警告着犯人招出口供。

他的搗碎了的心呼叫着，他必須招出口供。

他的出血的身體哭着，像被鼠嚙了的孩子一樣，招出口供罷！

他的腦袋爆發着痛憤和尖叫，招出口供罷，招出口供罷！

他的血呻吟着：「你的女人在等候你回去，只要你肯招出口供。」

全世界也用了萬種野聲，在他耳畔呼吼着，哦，耶穌呵，人呵！招出口供罷！
可是這犯人却始終不肯招供。

這正是城中一個平和的夜。

男子和婦人們閒踱在溽暑的街頭。

警察們呆立在拐角兒上的弧光燈之下，夢一般地揮着他們的木棍。

教士們沉思在他們所鑽研着的講題，市長正在屋頂花園上飲着檸檬汽水。

法官們正在公忙之餘，對着他們的夫人朗誦詩篇。

情侶們正並坐在幽暗的電影院裏，震顫於兩體相觸之際。

母親們正把嬰孩們放入床上，父親們正在吸他的火煙斗。

這樣平靜的萬戶人家，鐘聲的滴搭都可以在那裏聽見。

同時這兒却又有五個偵探在一間牢房裏廝守着一個犯人。

而且他們以為，天呵，他們一定能逼他招出口供。

皮棍升降着，鐵蹄在犯人的面孔上踐踏着。

偵探們剝去了他們污黑的頸領，像情人們在狂歡中一樣地高叫。

犯人閉了一下眼睛，瞥見萬千星子在苦痛的宇宙之中迴旋。

他咬得他的嘴唇出血，而始終不會招出口供，

他用了血唇禱求着，他所痛恨的資本家的世界永遠不能逼他招出口供。

禱求着，五個在牢房裏廝守着他的兇悍的偵探也永遠不能逼他招出口供。

布拉渡口的怪葬禮

聽那怪葬禮中的聲聲悲鼓罷。

聽那美國怪葬禮中的故事罷。

在賓塞萬尼亞州的布拉渡口鎮上，

有鍊鋼廠像污龍一樣地生活着，燃燒着，吞噬着人類和宇宙。

時令正當春天。春天飄然地來了，這鋼鐵的領域裏的一個駭人的孩子。

強克利柏，一個很魁偉的露齒的波希米亞人，朝上六點鐘就在他上工去的路

了。

他瞧見那些河岸對面山上的青草的萌芽，又瞧見那些垂着野白花的梅子樹。

但當他裸着半身出汗在鍊鐵之槽，這是硫磺湖畔的一個惡魔。

梅子樹就來柔化了他的心腸。

青草的回憶也就歸來柔化了他的心腸。

他終於忘却了要像鋼一樣的硬，却僅僅記起妻兒的胸脯，孩兒的笑聲，以及人們當醉酒作樂時狂歌的樣兒。

他又記起牛和羊，露齒的農民和晴明的波希米亞的村莊和田野。

聽那怪葬禮中的聲聲悲鼓罷。

聽那美國怪葬禮中的故事罷。

醒來！醒來！強克利柏呵，熔爐在像猛虎般吼着了。

火焰飛昇到高高的屋頂，彷彿牢籠中的猖狂的黃虎一樣。

醒來！此刻是十點鐘了，又有一團瘋狂的流鋼要倒進你的鍊鐵之槽裏面來了。

醒來！醒來！一竿損了的檣桿在一個深仇似的爐子那裏爆裂起來了。

醒來！醒來！現在檣桿已經爆裂了，鋼塊像亂逃的瘋人般在猖獗，奔赴地板上

去了。

醒來！哦，夢是斷了，強克利柏呵，鋼塊久已把你吞噬了呀！

聽那怪葬禮中的聲聲悲鼓罷。

聽那美國怪葬禮中的故事罷。

現在三噸硬鋼在實際上保持着強克利柏的骨，肉，神經，肌體，脈筋和心臟。

牠們又保持回憶着青草，羊羣，梅子樹，孩兒的笑聲和光明的漢希米亞村莊的種種遐想。

鍊鋼廠的董事們把鑄製的屍具和人類的哀思都呈現在強克利柏的未亡人那兒。屍身載在大手車上，運送到墓場上的溝壑中去。

強克利柏的未亡人和兩個友人都搭上了馬車坐在鋼棺的後面。

他們在車窗內哀哭，傷心，爲的是這樣個柔人，竟死於那樣的硬鋼之手！

聽那怪葬禮中的聲聲悲鼓罷。

聽那美國怪葬禮中的故事罷。

現在這三個思索者正在墓場上低徊着異樣的思緒。

「哦，我從此要醉酒去了，而且要長醉不醒了，我永遠不要作婦人的丈夫，也

不要作笑謎謎的孩兒的父親了。

我要從此忘掉一切，我要從此成爲虛無。

人生原是一種卑污的遊戲，但看老強的葬禮！」

正當起重機吊下強克利柏身上的三噸鋼塊的時候，友人中的一個正在那吐着香息的墓場上這樣地沉思着。

（聽那美國怪葬禮中的鼓聲罷！）

「我富願替人家洗衣服去，打掃地板去，也富願作一個五毛錢的娼婦去，但千萬不願使我的兒女再進鍊鐵廠去作工！」

泥土剝到了鋼製的大屍具上面的時候，強克利柏的未亡人在作如是想。這時是春陽輝映的四月，風和的節季。

（聽那美國怪葬禮中的鼓聲罷！）

「我要把自己鍛鍊成鋼，一樣地硬，加倍地硬。」

今後我還要來，把老強的屍體鑄成彈丸，射入暴君的心坎！」

第三個友人——旁聽者——這樣沉思着。

他聽罷了這怪葬禮中的聲聲悲鼓。

又聽罷了這美國怪葬禮中的故事。

便彷彿也和惡魔似的爐子以及爆損了的槓桿一樣地變得猖狂起來。

聽那怪葬禮中的聲聲的悲鼓罷。

聽那美國怪葬禮中的故事罷。

老喬的生日

其他的人都厭倦了，其他的人都失望得閉口不說話了，或則開設了小汽車行和雜貨店，找到了和平之港了。

其他的人都出賣了，變成了尊貴的勞働領袖，政治家或是首領。

可是老喬却始終沒有閉口，也沒有變做尊敬的人。

他困惑着；敵人把他釘了千百個釘子，又把他拘入了千百個監獄。

他們用了機關鎗火似的謊話，拷打和迫害，敲擊他的肉體和靈魂。

他的沉默的朋友們都以為他在消磨人生，他的妻子灰了心，他的兒子也成爲

美國化爾和他脫離了。

可是老喬·康諾萊却始終不能放棄工人運動。

血統的線索依然地把他繫聯於他的母親。

他們曾經想叫他做個首領，可是他却反對他們。

又有一個癡愚的縣律師曾經想收買老喬，可是老喬却在監獄中笑他。

他們也曾經想把一個婦人和他作合，可是他却笑那個婦人。

他們也曾經想把他私刑拷打，他們把他吊上去，又把他放下來，可是他們却始

終不能使他叛變。

血統的線索依然地繫聯於他的母親。

他始終不知道他自己爲什麼終身忠實，也不知道爲什麼願死而不願放棄工人運

思想家們也要和他辯駁，想明瞭他的性情，可是他也不能對他們解釋這個。他的母親產他在窮困的海潮上面，他不能解釋。

在那邊，強者知道了他們的兒子命苦，也曾經哭過。

可是他的母親的信心正像礁石上的燈光一樣。

他終於把他養育成人，蔑視烏黑的半夜和窮困的駭浪。

血統的線索把他繫聯於他的母親。

在黑暗的市房裏，她生產了他。

太陽在那邊沉落，失敗在小室中存在。

地主和工頭守着監獄；任何囚犯都不得脫逃。

可是這瓦斯燈光的暗牢跳動着他母親的狂歌。

「窮人不死！窮人必生而必勇！」

血統的線索把他繫聯於他的母親。

她的背部扭曲着，又被重載壓彎着，他的手爲千種的勞役所損傷。

她是弱小而善良的，但有時却像美洲虎一樣地黑暗而兇險。

她縫紉，灑掃，烹飪，始終不休息。

她從事洗衣，冬來又在車站月台上拾些薪炭。

她的男人被殺死的時候，她並不失望，只是繼續着鬥爭。

老喬對母親很愛，她死後，他也始終不忘她。

年歲過去，獄審，矛盾，罷工，失敗，暗探，工人運動中的卅五年的悲劇和希

望。

血統的線索依然把他繫聯於他的母親。

今天，老喬·康諾萊是五十歲了。

自從他參加工運以來，卅五年了。

工人們已經把血紅鞋結的鐵馬鞋帶到工會會場裏來了。

又把它捧給老喬，他就像學童一般的，在他那灰色的大口髯後面羞慚起來了。

他們和他握手，把他當作老大的熊哥哥一般的拍拍他，抱抱他，表示他們的粗
糙的愛情。

可愛的少女們來吻他，又緩又和的大母親穿着披肩，和他攜手而發出微笑。

孩子們抓上他的膝頭，捏住他的臂膀，表示好感。

也有人講了一篇用真話像磚頭般砌造出來的粗糙的演說。

老喬用了潮一般的言語像木筏冲下梅茵河似的答謝起來。

工人們眼睛包含着眼淚傾聽着，他們替他歡喜。

因為他是誓死忠實到底，又因為血統的線索依然地把他繫聯於他的母親。

河邊的女孩

一

紐約城靜謐得像是個黑人拳師經過了一度大打擊之後的模樣。

靜謐得正像一個工作疲乏了的馬匹，夜神站在牠的圈裏，月亮儘在河邊倦睡。

沒有人愛我，沒有人愛我，有個少女在河畔這樣呻吟。

當她像一個醉漢一樣地顛蹶過黑色船塢的時候，當她靠近暗河撓着她的手的時

候

僅僅有星光照着，棧門鎖着，僅僅有一個管門的老頭兒和這一條河。

她用了她的血和無望的熱情，在河邊撒佈和平。

沒有人愛我啊！她靠近黑河撻着她的勞作慣的蒼白的雙手。

二

哦，月光下的船駛上赫特遜河了，這時候梅嘉黛找到了她的年輕的公用汽車夫。

這時候，他靠近河邊，舞榭左近，幽林中間，對她談起溫柔的愛情。

這時候，男女的兩體相黏貼，如此美麗，又如此公正，像在世界的初期，靠近河邊。

哦，喬琪，喬琪，她叫了，爵士音樂 (Jazz) 傳遍林間，像鳥飛一樣的散失在河上。

哦，喬琪，喬琪，我流落在製鞋工廠裏，沒有真心的朋友，祇有這條河罷了！我能爲愛而死；我能死在這濡溼的野香的草間。我有親愛的爸爸在我上頭，我

有河流在我身畔。

哦，喬琪，喬琪！不要離開我罷；可是他卻拋撇了她，她終於在河邊生下了他的孩子。

她在夜的船塢上面蹣跚着，哀咽着，在暗河的旁邊搓着她的雙手。

三

我們要是有人愛，我們像無戀的黃狗一樣地垂頭。

沒有人愛的時候，我們便投入暗河去尋求和平。

管門的老頭兒啊，莫再死守產業，請走向這河畔的女子談一下情話去罷。

帶着香味和皮臭的貨棧呵，請開一開你的鐵鎖，給這河畔的女孩借得一席樂土

罷。

大廈啊，垂顧她罷！星星啊，告訴她說，世界是河流的銀質的融合。

小輪啊，當你一路駛下河去的時候，請送她一點汽鍋中放出的豪壯的黃光

罷。

趕她出走的工頭啊，對她恨惡的監工啊，此刻請好好地待她罷，可憐她正在河邊徬徨着呢。

鴉婦想把她誘騙，終於來到了河邊。

地主太太啊，強大的銀行家啊，國會的議員啊，哦，工場的汽笛啊，機器的輪盤啊，哦，河啊！

哦，美利堅啊，哦，你是她的雇主啊，此刻請忘掉了你的財慾罷，可憐她正在夢中泛舟遊河！

她瘋了！她昏了！她將因無戀而投河去了！

這年輕的工女正呻吟於暗河傍邊。

四

我央求她等到天明。

哦，我的愛人，我的愛人！革命將從東方渡河而來了。

給男女工人們以和平，再也不會有什麼暗河了。

這是必然的，這是甜蜜的。這比那強大的銀行家和河流還要強大。

那時候天下人都將有愛情發生，工廠和隧道裏也都有愛情存在。

愛情將浮過大廈，在堅固的小輪上載下暗河。

等着罷，等着罷！工人們正在山頭進軍，正在暴風雨下渡河。

工頭們阻止不了他們，看門的老頭兒也守護不了這河邊的鐵門。

等着罷，等着罷！可是她却聽話，又不瞭解。

她祇呼叫着，搓着她的雙手，躍入了暗河裏面。

她不會聽信我的話，我說，以後的日子便是革命和戀愛的一個時期。

以後的日子便是愛之子在河邊的舞謝左近的林間結胎的一個時期。

以後的日子便是工人們搭船駛下金河尋求樂趣的一個時期。

以後的日子也便是工女們不再呻吟於人生的大血河的一個時期。

偉大的行動

—
山上，夜半。世界黑得像一個鑛坑一樣。無邊的，黑色的，有大如沉下了的大陸一樣的影子。

一隻鑛燈從天際垂下。又強又大的月，一隻通夜長明的燈塔，照亮着鉅大的叢迷山。

煤山，樹，巖，人，熊生長着的古老的石山。

木匠人約翰孫正站在黑樹之下。瞧一瞧他能。他正在思索，「我們要——我們

要——哦，我們要——

這是思索。它損害而且苦悶着這個鑛工底頭腦。

一個獨自在半夜的黑山頂上的鑛工。

一個罷工的鑛工。

二

木腿人瞥見幽谷中的兵營。營火也像紅黃的肥皂泡的樣子。或許又看見鑛工的葬禮中的喫屍鬼的歡樂的彩燈。

「該死的東西，他們那些兵士有什麼權利可以留在我們的鎮上？」

掘煤工人的鎮是在那兒山谷中。大街上的街房的黑烟窗被劍一樣的銀月截斷了。黃燈的閃光。那間屋子裏的人兒便醒了轉來；也許還有孩子在病。

人們的慘黃的燈光似的髮辮，散發在堅白而且豐滿的月光上面。

沒有停息。

祇有一匹馬兒在嘶。祇有一頭牡牛的低吼，和母雞的孵育的聲音。月光中，四周沒有人影。

哦，風中搖曳着的暗葉。

沒有聲息，也沒有人影。

有的祇是寂寞，憂愁，在這大街上的木屋中。木腿人纔認識這個：這個損傷着他的頭腦。

三

瘦長的木腿人。年老的，迂緩的，有力的木腿人，鑛工。

像一座煤山樣的古老。又像山上的大樹樣的風雨咆哮。饑餓。木腿人約翰孫，為掘煤工人的市鎮而思索的思索者。

他在煤礦中炸斷了他的左腿；是的，腿是被擊壞，被截去了。

可是殘軀依然活着，像一個不想復仇的幽魂的樣子；當他思索的時候，殘軀却像瘋了一般的損蝕和焚燒。

它此刻又在刺他，傷他；他正在思索着。

他的心走動得像一個自動挖煤機一樣。他臉上的汗水像煤面上的潮氣一樣。

已經有四星期的罷工了。人人都疲乏了，饑餓了。男子們在挨餓。婦女們蒼白得像像麵粉一樣；也在挨餓。孩子們也像病了的小狗一樣；他們不再多玩了；也在挨餓。

外面來的一點豌豆和咖啡，不夠。人家拋棄了的破衣裳也來了，但也不夠。上星期谷中下了雪。冬近了，我們却要挨餓了。冷了。病了。外間再也無從援助了。兵士們也在這裏。孩子們正在挨餓。

天啊，我們快要死了！罷工是在屈服下來了！膽小鬼要我們放棄罷工；他們像黃狗一樣的爬回公司裏去了，說什麼我們是被克服了。解散工會罷。不可以，永遠

不可以！工會是我們礦工們在這世界上所得到了的一切。沒有什麼上帝，沒有什麼天堂，沒有什麼正義，也沒有什麼國家，爲着我們礦工而存在的——就只有工會。

然而罷工是在屈服下來了，膽小鬼要我們放棄工會了！

不可以！

孩子們，那些孩子們。

「我們要——我們要——我們有些作爲，就好了——」

什麼？木腿人正在黑樹底下接受苦痛。他正在出汗。他是爲着掘煤工人的市鎮而思索的思索者。

夜到盡頭了。於是人類的行程也到了盡頭了。全世界的鐵籠也從黑暗裏打入光明中來了。月燈發放最後的殘光的時候，就有一股煙血升騰起來，傾注在華山上。

太陽！

木腿人回家去了！

他的殘骸像發瘋一般的燒起來了！

偉大的行動是需要的！這次罷工是需要一樁偉大的行動了！

四

瑪麗，我的妻啊，這次罷工是需要一樁偉大的行動了，他說。

蒲葦，我的兒啊，這次罷工是需要一樁偉大的行動了。

挨門挨戶地跟着我來罷，每家每家地走下山谷去罷。

在紅色的太陽登上黑山以前，

這次罷工就可以完成牠的偉大的行動了。

五

他們都沿着屋子走到木屋，沿着門扉走到屏門。耳語着，議論着，騷動着。深刻的風雨似的語言引得風雨齊來。這是穿工服者的粗糙而且清晰的語言，深刻的無產階級的語言。這是饑餓之後的舉動，饑餓之後的口才。

跟着來罷，他們用了粗糙的語言，說這次罷工是需要一樁偉大的行動了！

大面多髮的賈克·陶舍，和他的三個大面多髮的兄弟，以及他們的妻子們，都跟着來了。幸運的別爾·瓦特金司，鑛工的琴手。海爾達·麥格蘭高，五口餓兒的母親，她也來了。善職的傑痕·哈密爾登披著紅色的披肩，可憐的年老的凱特·李德，他的丈夫和兒子們都是已經死在鑛底下的，以及許許多多的婦女們，都跟着來了。

帶着一副圓面的年老的鮑布蕭，這是在炸鑛時炸青了的，在炸鑛時炸去了三個指頭的。法蘭克·哈密爾登，其他的木腿人，其他炸青了的鑛工，及其挨餓的肚皮和碎裂的心臟。他們也都跟着來了。

威爾士人，「黃蜂」，希臘人都來了。

年輕的司且立支，那個熱心腸的孩子，用祖國的語言對苦老頭兒說明，這次罷工需要一樁偉大的行動了。終於全體都跟着來了。

你寂寞麼，弟兄？跟着來罷。我們這裏有你的同志。

你挨餓麼，弟兄？跟着來罷。我們大家來同受你的饑餓。

你打敗了麼，弟兄？跟着來罷。我們大家總得要爭求勇氣。

你快死了麼，弟兄？跟着來罷。我們要死就一塊兒地死去。

這次罷工是需要偉大的行動了。

六

午時，大街上。空空的，低廉的美國的大街，像一元貨的發票那樣地熟悉的。

祇看見一個膽壯的十一月的太陽。哦，這是黑暗的鐵工們的美麗的黃神。壯膽

起來罷，一個好天氣！

這麼好的天氣，爲什麼商店都關着店門呢？窗簾又爲什麼遮起來了呢？

危險！

商界聽見這個警號，一朝晨響徧全谷。商界知道的。危險！今晨沒有成羣的顧客上門了；今天也沒有什麼雜貨或是鞋子出賣了。

危險！挖煤工人有些事情走出去了。一小隊一小隊地，不安地喃喃着，像密謀者的樣子。或是警告着，鋼色的面孔，像風雲的色彩一樣。關閉着像囚犯一樣，奔走於人行道上。再或則憑倚在電燈桿旁，小心地吐痰。等候着。風雲。危險！

鎮北，起火了。挖煤工人來回於大街上傳述着這個新聞。淒厲的笑聲。無產階級的一種淒厲的玩意兒，這是商界永久不會理解的。

軍隊衝到那邊想去消滅火焰。礦工們觀望着兵士們出動過去。

此刻正是時候了！

加入戰線來罷；我們要去進攻公司事務所了！

我們要去對總辦說，我們餓餓啊！

大家都跟着來罷！

是的，趕緊！兩千窮兵加入戰線了。進軍了！

他們的破衣服就是一式的制服，披肩和工服。沒有音樂，也沒有銅鼓。不浪漫的軍隊，却也像日常的麵包一樣的尋常。男女破衣階級拖着尋常的泥土在大街上。沒有軍旗，祇有精光的青天，饑餓的古旗。骯髒地，粗厲地，混亂地，失愛的窮人的拖拖帶帶的部隊。一夥暴徒。太陽正映着在他們的蒼白的嚴肅的面孔上。

木腿人約翰孫，他的白髮正發放著光芒，在第一道戰線上挑釁。他的兒子，蒲章，年輕的親兵，也就在他的身旁衝鋒。

危險！饑饉發生在肥胖的美利堅！打起警鐘，響遍全國罷，礦工起義了！

律師們，當心些！合法的屁話此刻再不能幫忙你了！這是「饑饉」在起義了！

資本家們，打發砲手們去護衛你的殺人工廠罷！「正義」在起義了！

地主們啊，防範你的利潤所在的住宅罷，「正義」在起義了！

教授們，教士們，記者們，鑽進你們的狗洞裏去罷！

詩人，到你們的象牙塔裏去罷！「現實」在起義了！

危險，哦，共和國啊，吩咐動員罷，礦工在起義了。

利用大砲去保衛你們自己罷，哦，共和國啊。你們好去抵禦正義，真理，以及無產階級的弟兄之愛了！

七

他們進軍到公司事務所了。他們走到寨頭駐足了。他們呼喚着總辦。却沒有人回應。隨後兩個頑健的砲手走了出來。你們要甚麼？他們問。木腿人約翰孫和安葛司·哈密爾登就從人叢中走出，說，我們要向總辦講話。你們要向他講些甚麼話？一個砲手又問。

我們要告訴他說，我們是饑餓！木腿人約翰孫說。

滾你媽的蛋，你們這些大流氓！這個砲手說着，就想去開砲了。

安葛司·哈密爾登攔住了他，把他拋出了寨外。

另一個砲手也想開炮，居然還放了一砲，隨後他就像發瘋似的搖着手逃跑了。他是嚇倒了。同時鑛工羣衆就喧嚷起來了。他們的一聲高叫也會嚇倒一個砲手了。

羣衆衝到寨上去了。我們還要幹些什麼事呢？每個人同時地這樣詢問起來。突然，寨樁意外地倒塌下來了。羣衆衝進了煤屑場，像放學時的孩子們一樣地笑着，喊着。他們在那兒看到了一排鐵絲網的寨頭，那些曾在法蘭西軍隊中服役過的挖煤小工把它拆了下來。他們是知道怎樣拆法的！他們又把鐵絲網的寨頭的拆法做給大衆看。當然的！

我們再做些什麼事呢？每個人都問着木腿人約翰孫和安葛司·哈密爾登。
讓我們退回去罷！

不！不！不！正義的大雷這樣地震動着，呼吼着，這暴徒們的聲音！風雲在起來了！

隨後有幾個人說再要到公司商行里去。他走去瞧了一瞧，行門密密地關着，棧房也有大鎖繫着。看門人却是跑走了的。

有人踏上前去，把公司棧房的鐵鎖從門環上拆了下來，打開了棧房的大門，寬敞得彷彿「正義」一樣。

挖煤的工人羣衆衝進去了，把所有的東西一起抓住，鞋子，罐頭大豆，麥粉，乾梨，咖啡，袴套，雀麥粉，以及孩子喝的罐頭牛奶——

他們把來挾在懷中。各人都拿得足夠了。各人都對於這種無產階級的大惡作劇放浪而且快活。各人都爆發出歌聲來。有幾個竟至於大囁起來，臉上浮滿着微笑。這些食料使他們喫得陶醉了。這簡直是礦工們的「七月四日」。

最後，木腿人和安葛司又召集大衆歸了隊伍。我們快退回去，到鎮上去開大會去！木腿人這樣說。

各人都暢快起來了！他喊着，我們還要開大會！

這次罷工又好延長四個月了！他這樣喊着。我們總能夠過冬了罷，弟兄們？
是的！因為已經幹了一樁偉大的行動了！

八

於是羣衆歸入了隊伍，走着回去，歌唱着，歡笑着，大嚷着，當他們在日光之中進軍的時候。

聽，紅泥大路的兩旁，有一帶綠色的叢林了。在霍德街角上，當他們正在一路搖擺着的時候，他們轉了彎，瞥見警衛隊就在綠叢林中站着。聽，他們的來復鎗舉起着，鎗刺也突出着，和綠樹叢中的仙人掌的莖頭一樣。

立正！隊長呼喝着。他是個帶有一副蠟色的鬍鬚的肥胖青年。

挖煤工人們停步了。聽，木腿人約翰孫走上前去，就和隊長接談。突然間，來復鎗閃着火光，發了一百响。木腿人爲子彈所中而碎成了肉漿。他倒下在紅泥路頭了。看，血從他身上濺出來了。血沾滿了他的面孔和他的白髮。看，一大堆的血

泊。木腿人的兒子蒲葦上前去救助他，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木腿人終於爲着挖煤工人們而犧牲了。此外大約有三十個礦工，十個婦人，三個孩童都受了傷。看，弟兄，綠叢林間和紅泥路頭都澱滿了血了。

九

山上，夜半。

世界黑得像礦坑一樣。

巨大的月亮照着在產煤的礦山上面。

木腿人約翰孫向來所站立的黑樹底下，又有另一個礦工站着在那裏了。這就是木腿人的兒子蒲葦。

「我們要——我們要——哦，我們要——。」

他思索着，這個思索，正損害着而且苦悶着這個開始思索的少年礦工的腦子。

他記住英吉利和法蘭西。戰役中的三年。德漢克拉克西。威爾遜。德意志國王。

以及英吉利，法蘭西和德意志的貧民生活。

在那些國度裏的那些挖煤工人——他們也是在發動着我們這樣的鬥爭麼？他對
着月亮癡問。

他爲他的勇敢的父親哭着。他戰抖着。他想去擊死什麼人。他在發瘋了。他彷彿中了砒霜一樣的悽慘。他想再作一次鬥爭。他想要炸藥。他想要書看。他想要知道些造成偉業大事的智識。他想要作一個偉大的復仇。他想要把地震，洪水和大火去佈滿這肥胖的美利堅。他想要狂奔。他想要思索。

夜在黑樹梢頭消逝了。

赤的洪水和紅的火焰橫掃入美利堅全國來了。

太陽！

蒲葦·約翰生走回家去，高喊着。

全世界需要一個偉大的行動！他喊向太陽。

這世界需要一個無產階級的偉大的行動！他喊着。

英吉利的人民！法蘭西的人民！德意志的人民！美利堅的人民！全世界需要無產階級的偉大的行動！

礦 煤 機

在天空和大地之間，一班礦工們常看見礦煤機的骸骨，穢惡而又參差不齊的大體積，這是一座巍峨的宏構，給煤灰抹黑了的，難看得像隻大蝦蟆，這東西霸據着整個的山谷。

在那個山谷中，也有青翠的樹木，在夏令的時間，又有給太陽所栽培的草茵和花卉點綴着。春天呢，也帶得有柔和的一瞥，這正和別部份的世界相彷彿。夜間有星子和月亮，白天則有太陽。

美並不是沒有的，牠却是悄然地偷生在一個魅影的底下。一座深廣而黝暗的煤

鑛，就坐落在那個山谷裏面。在大自然的清景上，牠却拖曳着一條墨黑的潮溼的痕徑。一個由灰污而黯澹的住家所集成的村落，像垃圾堆一樣地東一堆西一堆簇聚在谷原的草地上面。高山一樣的鑛洋，堆積在鑛坑的洞口，從那墨色的一堆堆裏，還噴吐着一縷縷猛惡的火焰。

各種族的人民都有住在那個村子裏的。他們在朝上一齊都擠過泥溼的長街，走向鑛坑那邊去，薄暮纔帶着他們吃空了的飯桶歸來，他們的面容好像猙獰的假面那樣地黑，他們的身體浴着大汗，疲勞得彎腰屈背。

一到星期六夜裏，在這個勞役的黑暗的現實中倒也有一點兒尋樂的小芒光的。那時，鑛工們都已經領到了他們的工錢，於是就拿出一點兒錢去喝酒。他們也有跳舞，也有唱歌，也有打架，因而感傷起來，他們竟也稍稍地想起他們人生是有娛樂的天性的那麼一回事。

就在像這樣的一天晚上，我恰正在密杜夫斯基的雜貨店裏。這地方的燈光異常

地暗淡，密杜夫斯基是個魁梧，精明，強幹的礦商，他正呆立在帳台後面籌算着什麼。這時已經有幾個古怪的顧客在那裏懶散地坐立着。大約有個把鐘頭並無動靜；後來纔有幾個礦工躑躅着進來了。

人數差不多有八個，還有三五個在碾煤機上做工的童工也驚羨地追隨在後面。那些工人穿着大袴套，戴着黑色便帽，帽上面裝着小小的探礦燈，那些燈看起來好像一羣醜惡的魔鬼的頭角。這裏的人各色俱全，大部份是短小而身材很闊的人。在他們嘩然哄笑的時候，他們的白牙齒便從他們面目的黧黑中閃耀出來，因為他們都有一些微醉了。

「爲我們斟酒來，密杜夫斯基！」生着一副嬉皮的黑臉和兩隻中國人式的小眼睛的那個魁梧而精壯的人喊着說。「這小傢伙今天請客呢！」

他把一個不滿十歲模樣的童工拉了過來，這個孩子穿着那長得不合身的襪襖的大袴套，戴着那一直罩住他的兩耳的礦工帽。這個孩子生着高突的顴骨，煤灰已經

把他少年斯拉夫種的挺直的鼻子和沙色的頭髮都抹得發暗了。

「這位小匈牙利人要來請客了！」那個魁梧的礦工又咆哮着說。「這是他在礦煤機上做工的第一星期，他原是來慶祝的啊。你可不是真的，小傢伙？」

「哎！」孩子這樣說着，同時他很高興地笑着，而且向他們全體用一雙圓而迷離的眼睛睜視着。「我已經是大人了呢！」

那時他們便都發出了一般的笑聲。就中有一個人甚至很嘉許地拍拍那個孩子的肩膀。密杜夫斯基把威士忌酒一地斟滿了杯，他們便一齊牛飲而盡。一面喝，一面大作啜唇之聲和長音嬌嬌的「啊——啊——啊！」

「給這小傢伙也來一杯！」一個長大而粗魯的愛爾蘭人，敲擊着賬台喊着說。「他現在是我們中間的一份子了，真出風頭啊！」

「是呀！是呀！」其餘的人一齊叫起來了，酒保便又爲他斟上了一杯烈性的紅酒。那個孩子也很機械地把酒喝下去了。

「……」那些人齊聲地喊着說，「對了對了！」

他們看着那個孩子探着口袋，摸出他的「工資包」來，抽出了一張銀票，放在賬台上會賬。

「不要叫饒啊！」那個愛爾蘭人又拍着孩子的背脊說。「現在我們就再來一杯罷！我來請客！」

那孩子斜倚在賬台前面，向四周呆然地環視着。「我並不是一生一世做礦工的，」他帶着尊嚴的神氣說。「我要去做醫生哩！」

「祥雪，好呀！」那些人齊聲地叫着，一面伸手去接收重新斟滿了酒的杯子。

這孩子又跟他們一同喝了酒，他面上流露着自然的得意的神氣。但不到一會兒，那寬敞的店堂，和牠燈光的影子，牠黑深的牆角和裝滿瓶罐的櫥架，都在他眼前變得朦朧而且昏花起來。他覺得恍惚在出奔到那幽香的曠野的黑夜裏，投伏在一處涼爽的青草茵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氣一樣。有一個礦工給他一塊烟餅，這個孩子總

想要把這個惡性的棕色烟餅塞進嘴裏去，用勁地嚼一下。可是他的胃裏實在有點吃牠不消。

這時又有個孩子已經戰戰兢兢地偷跑到這裏，呆怔怔地窺看着這種情狀。最後，他纔走上前去，膽怯地牽動那個童工的衣袖。

「祥雪，」他說，「媽媽到處在找你，她說如果你不立刻回家去，她要給你一頓痛打了。她正在候你拿工錢回家去呢！」

這個孩子發着憨笑，把他的弟弟推開去。「由她打就打好了！」他很倨傲地說着，雖則濃烟和烈酒的麻醉已經弄得他昏暈不安了。「我現在已經是成人了。你就對媽媽說去罷：我已經是成人了！」

那個年幼些的孩子很吃驚地退了下來，立在門口上向他的哥哥呆看着，決不定如何是好。

「祥雪，好呀！」那些人這樣開心地喊着說，一面把那個孩子擊在他們的肩膀

上。「不要叫饒啊！」

「今晚上我們還得要爲他弄個姑娘來！」那個麥爾蘭人大聲地說着，很大意地搖晃着他的酒杯，「他已經真的是成人了，這小波蘭種，做工，喝酒，嚼烟，又還弄姑娘！」

這孩子懶洋洋地強笑着，在屋外，夜色沉沉，碾煤機的魅影分明地可以忒得出來，在牠黑黝黝的洞府裏，大隊的孩童，在那兇狠的沉默中。一天十小時地做着苦工，用赤手從煤礦裏揀出礦滓來。那個碾煤機竊據了那個村子，把長夜和星子都從人們的眼前遮掩了去。牠的煤灰抹黑了一切的房屋，而且層疊地積集在礦穴洞口的雜草上爭求生存。在那個山谷裏，甚至童心也給碾煤機的黑黝黝的煤灰玷污而又摧殘完了。

垃圾堆上的戀愛

有些冤家散佈謠言，說我曾經進過哈佛大學。這是謊話。我只在波士頓——哈佛大學所在的城子——的垃圾堆上做過工。僅僅有那麼一回事。

波士頓垃圾堆是在市外幾哩處的一個港口上。試想有一塊兩百畝見方的平地，中無屋樹，只像杜雷所作的畫景一般地凋萎而且難堪，滿目泥污之地，活像一個煉獄的樣子。

腐魚積成的小墩點綴着這個平原；還有鏽爛的番茄空鐵罐的羣山。山谷裏散布

着五色破布，瓶髮，破鏡，舊報，和丸藥匣的團團。

垃圾在腐爛時發出烟臭來，還有像動物園似的一股抑鬱的臭味。觸鼻的烟氣和垃圾的臭味使我在當時就疑到彷彿全美國已經臨終，而在腐化了。幾個鷓鴣在空中盤飛，有的跳來跳去。拙笨地啄食着大國的屍骸。

我那時是年少氣剛的，只能直認這美利堅滅亡的影子曾給我灌進了許多的烏托邦的夢想。

在垃圾堆上做工的有男的，女的和蒼白臉的幼童，共三十人。不幸的兩個意大利和葡萄牙鄉人，他們不論風雪，老是坐在一輛輸運器的兩側。

這一道環行輸送帶，彷彿是一隻無窮盡的垃圾聚寶盆。當這條帶尖聲地移行過來時，一班拾荒的貧民便像喜鵲一般搶救稍可值錢的零星東西。機器的殘件，和衣

裳碎布，橡皮器具等等，都由這巨大的廢物中拯救出來。

後來這些救世軍和別一些貪得小貨的魍魎收下了那些救下的破污物，轉賣給一班不可再窮的窮人。

我不想多加詞采的來描寫這運輸器上一日間所發生的奇幻的事物。

我也不想敘述那班窮丐怎樣異想天開地把領帶，鬧鐘，緞帶和灌腸袋，婦女面帕和旁的希奇的東西裝束着他們，一到傍晚的時候，有幾個竟裝扮得正像未來派的聖誕樹一樣。

這是他們滑稽的玩法。我不是說過，我那時是過於年少氣剛，不配去賞識這些滑稽嗎。

看了他們的化裝，我禁不得有時要起惡心，好似面對着戰場上的屍體站起來跟着愛國歌曲跳舞的樣子。

我是在捆紙機廠裏做工的。

兩個意大利人站在一條舊報紙的大河上，把報紙用鐵鏈抄給另外一個工人和我自己。

我們把好多噸的報紙在一隻八尺高的箱子裏抄勻它。一箱滿時，我們便藉吊着我們的身子在一根千斤槓上把它壓緊。然後我們把一包包用索子捆住，用貨車再把它們搬運到煮漿池裏。

一天到晚抄着舊報紙，踐踏在它們上面，蹴踢它們，這對於一個痛恨資本主義的人倒並不見得是一件不愜意的事。

我的筋肉酸痛的時候，我會有時休息一下，瀏覽一回報紙的泥污的殘片。

在我對着「給失戀者的忠告」那一欄沉思的時候，或名記者的雅謔，或在我讀「百老匯戲院餘談」，和最近的裁兵消息的時候，我的怒焰簡直要把我窒息了。

隨後我會暗喜我的業務使我能踐踏在這些報紙上。能冷遇它們，而且侮慢地把

它們抄成一大包一大包地預備去煮漿。

我的同事是一個黑膚的愁容十足的五十歲的人，生着一雙古怪的黑眼，一副深黃的面孔，一個鷹鼻。我疑他是一個意大利來的僑民，不會說英國話的。最初有三個月頭，我們沒交談過一言半語，僅僅像在運貨車駕馬槽裏的馬匹一般的嗚嗚相傍。

有一天，當我在咒罵報紙的時候，他喃喃地說一句慢吞吞而却是準確的英語：

「我恨不得殺盡他們。」

「殺盡什麼人？」我問了。

「垃圾的主筆們，」他說了又俯身抄着。

如此，我們便結爲朋友了。此後，我的時日充滿了跟這個人討論關於「美國文化」的恐怖的事情。

他不是個意大利人，乃是一個 Cherokee 印第安人，他的白種名字，叫雅各·朱雷。

在東部的城市裏看見一個印第安人雖是很不平常，但却還有幾個的。

朱雷的小史是一篇古怪的小史。他生在芒塔那州的印民留養地，而且進過政府所主持的卡拉爾印第安大學。

雅各·朱雷有天賦的靈才。但是美國政府從不承認印第安人也有靈才的。在卡拉爾大學裏一班青年學生被教的不過一些手藝行業。這是朱雷感到最痛心的事。

雅各·朱雷完成了木工科畢業出來，痛恨那不允他受一次切實教育的白色政府。多年的鬱思之後，他的憎恨便變成了神經病。他變得堅信自己是個大發明家，他在悉心研究發明一部死光機，使成爲殲盡一切白色暴虐政治家的武器。

朱雷有一個圖謀大殘殺的無限的殷望，他眼巴巴地望着那一天的到來：那時他的機器已能製造完備，用了祕密的恐怖方法，掃盡全體國會議員，銀行家，大學校長，汽車製造家和著作家。

我竭力告訴他說，此舉仍不濟事，因為別的資本家會起而替代的。我引證馬克思主義給這瘋人，證明給他看我們的救濟法在於改革產生這種人物的經濟制度。只有結合了工人階級對這制度決一死戰才做得了什麼事，我分辯着，但是他是一個瘋狂的個人主義者。我倆的辯論是久長的，激昂的，然而不是得要領的。

對這個印第安人，他的堅強的心靈像一條蛇忍痛自盡般自縛自纏了的人，談馬克思主義，正像對柯立芝去談一樣地格格不入。

我常常爲着這些在工人中碰見的思想怪癖的人悲哀。這種人可有不少呢。這是在公立學校裏所教授的轟烈的觀念的惡果。他們都勉勵他們去奢求做美國的總統，他們學得了一副寫讀的本領以後，乘着這拿破崙樣的志願和幼稚生樣的學識的危險的混合物，他們却被逼着走到工場裏，工廠和礦坑裏去，做終身無望的工錢奴。

工人中智力均等發展的人便變成革命家。旁的便變爲思想怪癖的傢伙和瘋子。

麥希恩，我的做水手的朋友，他是一個洞悉這種人性的人，有一回講給我聽一個他相識的半老的洗盆工人的故事。這個人也給一個念頭迷惑着，想他自己做個大名鼎鼎的音樂指揮。

他每夜地總是把自己禁錮在一個便宜的公寓中的他的甬道臥室裏，開一只「物克多」留聲機。隨後他捏了一根指揮杖，好幾個鐘頭的，如醉如狂的算指揮演奏交響樂和歌劇。假如有什麼地方不合他的心意，他便停住了那留聲機，裝着嚴重的口氣命令他的音樂班回到某一節重奏。他們照做的，不消說。這種演習持續了有十五年之久。

麥希恩又講給我聽一個船夥，一個巨人樣兒的火夫，他在橫濱喝了一次大醉，兩天後蹣跚回船，額上却刺了一只大蝴蝶。他在喝醉了酒的時候把它刺上去的。他是一個莊重的人，覺得這件趣事，如今像該隱的污點一樣地不可磨滅，這麼地有損體面，以致他變得虛弱不健，而且讀了許多書，最終成爲自謂智慧通神的人。

我是十九歲，是個笨漢，却和兩個女人發生了愛情。其一是絳迦。一個在垃圾堆上做工的葡萄牙女子，另一個是住在比良山上的新英倫貴族女子。

我從未同後者謀過一面，即是她的名氏我也從未知道過。從我所居的那好出息的亞美尼人的公寓去搭電車，我必得要經過一條在比良山上的什麼街。晚上，回寓時，帶着工作後滿身惡臭和溼汗，我仍須經過這條舊路。

在這條街上的一個富麗的古老的僑民住宅的窗口裏，有個姑娘在暮色中奏着莫沙德的歌曲。我不禁在那里逡巡而且傾聽着，我的心靈中起了一種美妙的引人入勝的情感。

在黃色的窗幔後面，我能夠看見在燭光中這姑娘坐在披亞娜前的剪影。

不過這些罷了，但是我狂戀着她。

我可算信奉了兩種相對的愛情，肉體的和精神的，一個是卑劣的，另一個是高

潔的。

絳迦，我自己也羞慚地明確知道，我是爲了肉的方面而要她的。我曾聞得有個葡萄牙工人誇口說，他是時常同她一起到她家裏去住在她家裏的。這一件事，在我孤寂之中，煽動了我的慾火，我也要占有她了。

她不會打英語。她年紀只十八歲，暗黑色的，玉立亭亭，而且生氣勃勃，像山貓一般的溫雅。活力蓬勃於她豐滿的乳房裏，而四溢於她富於曲線美的臀部和小腿，以及手臂間。她生氣過於熾盛了，不能全部包納在她中間。她跳舞，說笑，歌唱，她的眼睛好像寒星寶珠，她是富於險惡的電力的。絳迦沒有受到貧窮所賜給工人的凶年的打擊。在我們的垃圾堆上，她是有趣的少年丑角，也是歇聲悅耳的靈鷲。

她彷彿在喜愛我。許多男人都和她調笑，姜恩，那誇口的少年葡萄牙人，却被認爲她所歡喜的情人。但在吃點心的時候，她許我在那番茄鐵罐的山後擁着她親個吻。這事也不止行過一次。這使我得到了一種熱狂的愉快和自豪的神氣。

有一天，我要求她容許我像姜恩一樣地到她家裏去幾回。她只是神祕地微笑，撫拍着她華麗的深藍的頭髮。

「好，可以，」她說。「慢慢的，你會有機會哩。」

姜恩變得對我激起醋意，我也對他激起醋意了。有一次，他見着我和絳迦在番茄罐堆後面，便對我們虎視眈眈而且摸摸他兇險的黑鬚。

「你個無禮的傢伙！」他對我說。「你敢占老子的愛人，嘿！」

「呀，你這該死的傢伙，」我說着，我大膽地陶醉於肉的愛火中。

剛在那時，口笛忽然響了，姜恩便匆匆地回去作工。絳迦笑了，好似她聽了這笑話感到快活的樣子。

「姜恩，他那色鬼！」她耳語道。「不是好貨呢，你不論如何慢慢的到我家裏來，下禮拜，好麼？」

我說不出，這一來，在我這樣一個年輕郎的熱情中，使我怎樣的驚喜交集，絳

迦愛我，千真萬確的。她對於垃圾堆上的男性中間顯然地是最愛我的。我有好幾夜合不攏眼，想念着我的嬌艷的絳迦。我實在難於久候了。

這是放工時刻，我在壓紙機後面脫下我的工服來，那時雅各·朱雷自己打最了一回，確信四面並無人在，便用了密語告訴我聽他的另外一件奇特而淒惻的隱事。

「我剛纔發明了一部新機器！」他說，他的黑眼睛在我面上灼出洞來似的。「聽着，這次是一副千里眼鏡！科學家素在悉心搜求不到的，我却已把它發明了！我又能運用它，透進無論哪一間房屋，看到全世界各種各樣發生的事件。」

「你能看見瑪利女王洗澡麼？」我突然問，表示有點興趣似的。

「當然的，不算什麼，這是小事情呢，」他絮語着。「我能洞見那瓦爾街銀行家們的詭謀。我能洞見那政府從印第安人那邊強占土地。我能明察那些謀殺黑人的白人。我要把他們一個一個地審問。我要把一切真相都昭示給大眾！」

「那妙極了，朱雷，」我說，「收藏着罷！」我握握他的手，就離着他在數十百噸的爛報紙裏，沉溺於他的夏令配亞式的奇想裏。在古時，貧民中的瘋子夢想靠上帝報復他們的冤仇；目下這班人却正在夢想靠機器了。

我趕回家來，洗了個乾淨。後來吃了些豆粥出發，向北市緩緩散步，沉溺在奇想裏，像雅各·朱雷一般地如醉如痴，也許僅僅較爲文雅一點罷了。

那天中午，在番茄罐堆後面，絳迦嫣然地一笑，說：「今天晚上，你可以駕臨舍下來了。」她授給我那個地址，字跡像個可憐的小孩子的手筆，寫在一片信封的摺葉上。我現在正在到那邊去的途上了。

時分是春季，我才十九歲，我在到我愛人處去的途中。每一根神經都受着一種呆笨的快感的震蕩。我永遠不能忘懷我的此情此景。

她住在北市的一間住房的木棚裏，正靠近那個旅店保羅·利維兒上馬起程舉行

過他的著名的革命生活的馳馬報信的旅店。

她在門口含着羞答答的微笑招呼我。房間頂上的板低而矮，氣悶的，點着一盞煤油燈；它們事事物物都好像是在一五八〇年那個時代年的情景——全無近代的新氣象。一個老太太和兩個孩子呆呆地向我凝視着。

「這是家母，舍弟，和舍妹，」絳迦一一地指着對我說，那老太太在燈光中望過去，好似一個雷姆勃命作的畫像。她滿面縐紋，容顏枯瘦，一直呆呆地向我凝視着。兩個孩子都有點像絳迦一般的拉丁美，不過是面色蒼白，營養不足，並且衣衫襤褸的。

以後我們便坐下來，在陰沉的靜默中互相打量。我有些受窘了，不知道後來會有什麼事發生。

「露滋！吉納丹！」那老太太終於從她的呆木狀態中回醒過來，尖聲地向兩個孩子叫着。他們站了起來，順服地跟她走到臥室裏去。他們隨手把門關上了。

絳迦笑了一笑，便跑過來坐在我的膝上了。

我的心頭像小鹿亂撞，當我吸了一口她那有氣魄的身子上發出的溫香的活氣時，我感到一種愉快的震撼了。

她把自己修飾了一下，來招待我了。她臉上塗了些胭脂，她的耳上垂着耳飾。我確知那都是在垃圾堆上拾來的。她穿的那件紫色的綢胸衣，我也確知是從垃圾堆上來的，那條褪色了的麻槿布，和牆上掛的五彩畫片，也是一樣的來路。

「你愛我麼，心肝？」絳迦低語着，她灼熱的嘴唇湊在我的耳邊。

「怎麼不愛！」我說。

「我也十分歡喜你啦，」她說。

我倆親嘴了。經過了良久良久。我能夠聽得那老太太和兩個孩子在臥室裏爬到一張發着軋軋聲的床鋪上。

「你給我一塊錢，好麼？」絳迦說。

「什麼？」

我喫了一驚。

「你給我一塊錢好了，」絳迦很悲痛地覆說了一遍。她瞧見我面上有喫驚的神色，這却刺傷了她。她開始講得很快，很懇摯，很沉痛了。

「我苦惱，我只賺八塊錢一禮拜。我的爸爸已經去世。我的爸爸是生病死的。我的媽媽又羸弱多病。我愛你的，我不是壞人啦。我把弟弟妹妹都送進美國學堂裏去。我太窮苦了。你知道麼？」當我送一塊錢給她的時候，我心靈的周圍起了一陣痛楚。

我頹然地走回家來，心中感受著羞恥的悶氣。肉慾重又陷誤了我。我走經那春光明媚的有聲有色的波士頓街道，咒罵着自己，咒罵着自己的卑劣的獸性。

這事情終算很便宜地結束了。她幹這事不過爲了一塊錢，不是爲愛情，我的自豪的山貓姑娘呵！天啊，願我能永遠離開這美國的垃圾堆！

差不多機械似地，我的兩足導引着我到那貴族的比良山上的一條街。那另外的
一個姑娘依舊在窗口裏奏着莫沙德的歌曲。我靠在一根欄杆上，傷心地傾聽着那純
清的活潑的音波。一個對照呀！

這是精神美，音樂，藝術和天上的愛的境界，而我，一個無產者，却永不能享
受它。我的運命已經確定；我恨不得像垃圾堆上的一條臭老狗一般快快地死去。

我爲了戀慕和自憐，幾乎要放聲大哭。我打算捨棄這爲爭求生存的茫茫的無謂
的努力了。我變得意志薄弱，畏首畏尾，而祇想早死了。

突然有個警察來打破了這不祥的時間。他從這玄妙的春天的夜色中朦朧地出
現，他把警棍抵住了我的背脊推我走去。

「滾開，孺子。」他說，「小孺子不許在這個地方逗留着。」

自然，我跑開了。我的忿火燃燒起來，欲由柔弱的自憐心之中自拔的怒氣，嚴

厲而且正直的怒氣，好似海中狂風席捲過來一樣。

當我沿了查利河邊的游息場踽踽獨行的時候，舊串屢歷地在我腦際盤迴，於是我又回到強有力的無產者的現實中。

「莫沙德的歌曲，燦爛的燭光，以及一切精神的價值，你們一齊替我滾到地獄裏去罷！」我暗暗地想着。「你們都是寄生動物。是絳迦替你們出錢供養的！在圾堆上做工，較在比長山上做個高尚的寄生物倒還可敬哩。」

「假如絳迦需要塊把錢，她是有應得這塊錢的權利的！把絳迦逼壓得這麼卑下的，原來便是那個懶惰的不中用的奏莫沙德歌曲的寄生物呵！」於是，不像雅各、朱雷，我却興沖沖地幻想到一個解放工人階級的大運動。我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來，在我的幻想中，一個青年共產主義者正在向着防寨進攻。

通到思想和文化之路的祕訣

一

芬堡·戈可東，黑童牌女服的裁縫工場，在一天明媚的五月下午，照常忙碌地在趕工製造；機器無一不在奔騰澎湃着，工人們都給工作羈束着；整個的昏暗的樓房中佈滿了一陣猛烈的機械的生活，蒸熱而且急劇得像一架飛機的騰跳。

屋外，輝煌的陽光停射在塵濁的街坊和屋宇上，替那班來來往往的都市羣衆，又照耀了兩個鐘頭。但廠房裏老是黑沉沉的，百把個默坐在縫紉機前的人影在衣市繽紛中埋着首，宛似他們面前有些甚麼新奇的東西要研究，而在天將黃昏的時分非

得加緊全神灌注不可的樣子。

熨衣工人們，在寬敞的樓房一端的作檯前，用烙鐵不斷地熨燙，逼出吱吱的蒸汽，像迷霧一般地繚繞着他們、電動機大聲地吼着，有一個縫坏的工人，一個嬌弱的意大利女子，提高着嗓子在唱她故鄉的一闕纏綿悱惻的高雅的情歌。歌聲在樓房的嘈雜中像大珠小珠落在玉盤上一般地直透出來，但它清脆的美調不時被那小股東戈司東的洪大而又不文的牛吼聲吞沒下去，當他匆忙地來往梭巡，厲聲吩咐他的工人的時候。

「吉姆跑來把這捆東西帶到阿培的機上去！」他用着猶太語腔叫着，隨後一個老態龍鍾的，鬚眉皆白的猶太人又耐性又紆遲地走過來，把一大捆外套擱在他脆弱的肩上，遞交到機手那裏去。

「把這樁法拉克門組的生意趕緊些，小工！」當他站在一個機工後面的時候，戈司東說了，擦擦他的手，鄰近的幾個工人就會微微蹙額，而且從閉着的嘴唇中吐

出幾句聽不出來的回答。

戈司東先生，一個矮胖的人，禿頂，有快要轉白的紅鬍子，是店裏一個老練的裁縫師，常駐在廠內監視出品的。在沒有幾多年前，他的合股人和他倆共困苦，同志願的時候是做推銷員的，所以現在料理推銷和幹部的事宜，戈司東 歡這樣的分配，因為他已經坐在冷板機上有多年了，依然喜歡那蒸汽的氣味和布料的觸摸，和衣服的製合。他尤其喜歡的，還是騙策事業，經營事業，蹣跚往來，使別的縫工都在他手下聽他吩咐。

他一天到晚在廠裏像個小拿破崙一般地在走來走去，而無論他到甚麼地方，總有一種神經緊張，手指的加速活動，和一股沉悶之氣，好像他的每一句話都是一個侮辱。他是一個幹練的經理，萬事都受着他的督促而不停地進行着。他的駕臨，便似一根鞭子，輕擊在工人們的背上似的。他們是懼惡他，但是他們覺得他走近來時，也不得不照辦的。

這天下午戈司東比平日愈加走動得勤勁了。明天早上要交大批的定貨，所以他在設法要求準時應付。他忽然從他的縫衣工人那裏跑到他的縫衣工人那裏，又忽然從懋工人那裏跑到車衣工人那裏，他口裏銜着一枝黑的，未燃的雪茄煙，他團團的面上泛着焦煩的潮紅。

「那五十套三十六吋的法拉克門組的衣服在什麼地方？」他突然詰問那白鬍子的脚夫。

「一點鐘以前我把它們帶給大衛的，戈先生」，吉姆說，用馴服的眼睛向他看着。

「好，那麼今晚它們一定可以出貨的了，」那工頭說，像一個慳慳的官將一般地虎視了一眼。「好。」

他想了一想，便急忙忙移動他的短腿穿過未完工的衣服堆中，走到一扇從工房通到裝運間的門前。這扇門的上部有一塊玻璃鏡板，戈司東在未走去之前，先立定

了往玻璃鏡裏看了一看。

他所看見的景象使他把雪茄煙由他嘴裏抽出來，呪罵，然後猛力地一脚把門踢開，這一踢幾乎把那扇門扭下樞紐來了。

「天啊！」他懇摯地叫着說，「成什麼樣子，沒事了麼？」

他的裝運員，柏大衛，一個約摸二十一歲的猶太少年，坐近在開着的窗口處的一只桌子上，夢幻似的向對面灰白房屋凝視着，這些房屋如今在陽光中閃映出萬道金光來。他抱着兩膝，他身旁桌上放着一本翻開了的綠色書面的書本，顯然是他暫且放一下子的。

柏大衛是一個生得不差的少年，肩部和胸部也都端正，要是他不像藍樓之徒一般地支持着軀幹，這體態算是很優美的了。一雙緊張的淺色眼，一副瘦削而有飢色的面孔，大有斯拉夫種的風貌。他穿得極破爛，由於他的不修邊幅的結果，他的渾身上下都污穢不堪，當那工頭叫喚的時候，他忙站起來膽怯地伸出他的手指到他一

蓬鬆亂的黑髮裏。

戈司東走上前去，拿起那本書來，讀着書名。

「羅斯金的芝蔴和百合！」他鄙夷它似的朗讀着。「天啊，阿弟，我們出了雪白的銀錢用你來做這事麼？你究竟在此地做甚麼的，做工呢，還是飽讀神仙故事呢？你得說個明白！」他逼問他。

「做工的，」大衛勉強地答了一聲，他的兩眼注視在地板上。

「那末就得做工，天啊，就得做工！這兒不是一所公共圖書館，你該知道，也不是給青年裝運員來受義務教育的市立大學！這究竟是一本什麼書？」他重又凝視着書名說。『*Sesame*（芝蔴——譯者）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一種祕訣，」大衛口吃着說，一陣紅雲在他蒼黑的面上泛了起來。

「甚麼樣的祕訣？」工頭詰問了，嚴厲地望着他，乘着法官要詢出全部案情而但求罪人供出真情的神氣。「這是不是像「共濟會」那樣的東西？」

大衛含怒地跳動起來。「這字，此處不過用的象徵的意義，」他解釋着。「西寒米一字在故事中阿里伯伯要跑進那盜黨的石洞裏去的時候，用作開門祕訣，但此處這個字表示通到思想和文化之路的祕訣哩。」

「通到思想——通到文化！」戈司東動聽的學念了一遍，做了一個戴上單眼鏡的姿勢，在房裏婀娜地前後進退了幾步。

「我想，大衛，你在學習通到思想和通到文化之路的祕訣的時候——哈哈！」——他在這兩個不幸運的字上加了一種不足信賴的譏諷——「你把這種小事像法拉克門組衣服全都拋在腦後了！你瞧這個，這是攔着沒有動手，吉姆拿來給你已經有一個鐘頭了！天啊，阿弟，這樣是辦不下去的，你該知道！我在過去兩個月中仔細察看你，我老實告訴你吧，你沒有把事情放在心上呢！我以前不知道這究竟爲了什麼，現在可明白了，原來是這個思想，」——他又譏諷了——「原來是這個文化。要改過纔對呢，懂得麼？你假如要讀書，你到廠外去讀，讀些能夠給你賺些錢的

東西——有價值的美國讀物吧。」

「唔。」

「你究竟要思想和文化來幹甚麼？」工頭喊着，揮着他的雪茄像個演說家一般的。「我和芬保倆從前比你的境遇還要惡劣；我們都由低處做起來的；你看我們現在達到這種地步，却並不崇拜什麼芝蔴和百合的啊！你在枉費你的可貴光陰啊，老弟。」

大衛向着這矮胖的猶太人，和他亮油油的光頭，他輕癢的臉兒和他十分肥圓的肚皮，好似連年醉飽淫樂和在紐約衣服商中得到的一切成功優等獎狀的肉身的紀念碑。

「你可曾念過莎士比亞的東西麼？」戈司東說得稍和藹了，一面點着他的雪茄。

「念過的。」

「那麼你知道在他的該撒大將一篇裏，這叫做該撒的人說：容我祇有一班養得白胖而不善用心的人在我左右；這就是說，不要作非分的想求，你懂得麼？哦，這是我給你的忠告，我的老弟，尤其是你假如要保全飯碗或者上進。上次一個在你的位置旁邊的工人一心一意的做，在五年之後便升做一個推銷員，這同樣的機緣也開放着在你面前啊。現在待我看你玲瓏不玲瓏？我個人很喜歡你，你可是總得改正過來纔好。且讓我們看你從今以後是否多多地應用常識——再不要什麼思想和文化了吧。」

他發了一個奔放的，哈哈的，自滿的笑，回到廠房裏去了，那里機聲震天，意大利小姑娘依舊歌唱着，熨衣工人們散着水蒸汽的奇形的白霧。

向着那扇在工頭後面關上的門上，大衛執拗地吐了一口唾沫。

二

那天整個的下午，他在一種氣憤的戰慄的狀態之下狂猛地工作着；他的雙手震

顯着，他的額上流着被一種消磨他的內火的高熱所逼出的汗水。他肚裏把這思想和文化的問題同戈司東反覆駁辯，他引出了甚麼強有力的高超的論證，他便仗他的高傲把他肥矮的工頭竭力駁倒，這時候，他就眉飛色舞了。

六點鐘終於到了；廠裏的電動機關斷了電流，發着最後的淹留的聲息便一一消沉了。一班車衣工人們，熨衣工人們，縫衣工人們重又變成男女人類了。他們僵硬地從他們的座位上站起來，談談笑笑，衣服穿穿好，便像從一個牢獄裏一般地從廠裏爭先恐後地跑開去了。

跟着風傳滿城的鐵喉的汽笛聲，解除數千工人的疲勞的鐵喉的汽笛聲，那支配着大衛的情意，也同時泯沒了。

後來，他受了一種懵懂的掩蔽。他無精打彩地走回家來，好像沉在脫力的夢境裏一般。他好像沒有覺得屋頂上的滿天紅霞，暮色開始像個紫色大圓屋頂向全城直罩下來，空氣中到處都是春氣。羣衆像巨流大川一般，在工廠區域中潮湧着，工人

羣衆經過整天工作之後，都是默默而且昏沉的了，大衛不假思索地便溜到這些浪潮中，不由自主地隨着羣衆向前進去了。

他住在東市梢福三寺街上的一間低等的公寓裏，人潮齊向那個方面湧去；沿百老匯路而下，經過格雷特街和潘林士街和其他東西的街道，再穿過那條昏黑而且喧鬧的寶威雷路。隨後他們又散開四處而湧到無數縱橫交叉的街道裏，那里住房櫛比，彷彿是無數爲了強迫的勞働軍役造下的營房。

禮拜五的晚上，即東市梢的安息口的前夕，當大衛走進屋來的時候，柏太太，大衛的矮小的，黑色的，駝背的母親，正在對燭祝福，她髮上蓋着一條白頭巾，她棕色的眼睛，在她縐紋滿面上，依然像大衛本人一般地氣旺而且熱望的，在她從一本她由俄國帶來的老舊的「仙達經」(Seder)中讀着預祝安息日禮式的時候呈露着虔敬的愉快，她心神不寧地向大衛的沈鬱的臉上望了一回，可是並不因爲他進來而招呼他，或者中止她的祈禱。大衛也不招呼她，只是沒精打彩逕白跑進他的臥房，

倒在牀上。

他在幽暗之中躺了幾分鐘。他聽得人間的聲音從氣窗裏傳進來；盆碟刀叉的碰擊聲，小孩的啼哭聲，健談的語言聲。他聽得他的母親走動着；她顯然已經完畢了她的祈禱，即在走到他的房裏來了。一種異樣的衰弱突然侵襲他；當她叩着門的時候，他開始揮淚了；靜悄悄地，無緣無故地，像一個孤零零的小孩那樣。

「大衛？」他的母親問，滯留在門檻前。裏邊並無回答，她又喚他的名字。

「大衛！」

大衛這次回答了。

「我很好，媽呀，」他說着，他的聲音給枕頭所蒙沒了。

「夜飯在五十分鐘內就要好了，」柏太太說。「你還是現在跑出來把你洗刷一下吧。大衛——」

「唔。」

「大衛，寶寶，」她低語着，把門路爲開了一點，「你不該做出今晚這樣子的行動。你回得家來第一件事常常該去和你的爸爸親個吻。你不知道你不這樣做會使他感到怎樣難過哩。他爲了這事很傷心，會使他病勢加重呢。他現在已經病得很厲害；醫生今天說你爸爸病勢比前沉重得多。做一個孝順的兒子吧，大衛，你走去和他講話吧。」

「是了，媽呀，」大衛懶洋洋地說，「吃過了晚飯去就是了。」

他在水槽裏洗了臉，然後動口吃一頓剝肉魚，蛋糊湯，燒雞和紅茶的禮拜五的晚飯。他的母親自始至終刺刺不休的同他閒談，但大衛還是在一種昏沉中聽着她，還和放工時所受蒙蔽一樣，漠然地回答了幾聲。他吃完了晚飯後，仍然坐在桌前不動，等她重又提醒他去看看他的父親的時候，他纔恍如大夢初醒一樣。

這個柏老頭是一個憂愁，慘白的，筋疲力盡的矮猶太人，他已經在美國的野心家的工廠裏做了十四年苦工，如今，在四十五歲的年紀，已經在準備去世了。

進工廠的時候，他是個懷着滿腔熱望的僑民，生得一副從俄國帶來的青春的，紅潤的面頰，而且抱着一股也從故國帶來的對於這多望的財主國的強烈的信心，可是，這些野心工廠不多時便奪去了他的青春年華；然後他們漸漸地，像一隻洞穴裏的野獸連日地吞食甚麼屍身一般，逐一件逐一件地吃去他的肺，他的胃，他的心，以及他的一切主要器官。

醫生每禮拜來看他兩次，每次他總詫異他怎樣延着殘喘。他躺在牀上，高高的支撐在枕上，他勞瘁的手裏抓着一張猶太報。他的臉兒，蠟黃色而病容顯著得很的，是一個低賤的猶太人的臉容，沈靜而且忍痛，如今除了兩隻激昂的眼瞼外，全部只是死樣。大衛走進房來的時候，他放下那張報來湧着懦怯的微笑抬起頭來。大衛走前去和他親了一個吻，然後在他父親塌畔的一張椅上坐了下來。

『喂，大衛，兒呀，你今天在廠裏辛苦麼？』那病人開始發着微弱的聲音，撫着他憂生的鬍子，想做得快活些。

「辛苦的，」大衛懶慢地回答。

「你在那邊做事順利麼？」柏老頭接着說，發着無力的，期望的顫聲。

「順利的。」

「你有沒有問起過那工頭？他可不是在兩個月前曾經允許你加一次工錢麼？」

「沒有，」大衛說，漠然地，用無神的眼睛凝視着地板。

老柏氏好像有覺悟的樣子，彷彿他問那句話時說錯了甚麼似的。他輕摸着那條緊裹着他的身子的羽毛被毯，向着大衛默思的臉上私下瞟了短暫而懇切的一眼，好像他在切求它留一點注意和憐心似的。又有一個難題在他嘴上含情欲說了。

「大衛，愛兒，」他終於說了，「你從放工回來後，爲甚麼不常來見你爸爸了？」

「因爲我疲乏了，我不能，」大衛回答說。

「不；不是這個緣故，大衛啊。你也一定知道不是因爲這一點吧。你以前一定

照例地跑來告訴我種種新聞的。你如今嫌惡你的爸爸了麼，大衛？」

「不；我怎麼會這樣呢？」

「我不知道。上帝都知道我是盡力討好你的；我十幾年來在廠中日夜工作，上始終祇有你，祇有你這小兒。我想提高你的地位，可是我無能為力，我始終只是一個工人。有的人運氣好；他們便有能力的兒女受大學教育和其他的東西。但是我始終只是一個窮光蛋；不過你總該盡力使你比我多成就一點人生的企業纔好啦。」

「唔。」

「大衛，不要這樣嫌惡我；你好像不肯同我講話似的。向我看一看吧。」

大衛轉過眼來看着他的父親，但他僅僅依稀地辨清他吧了，也祇隱約地聽出些細弱而且憤慨的聲音，帶着親蜜的悲哀，在那波動的瓦斯燈的光下，他的父親簡直像夢裏的一個魍魎。

「大衛，你嫌恨我，就是因為我生病而你不得不贖養我和你的娘，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千萬勿以為我全不理會的！但這不是我的過失。是麼，大衛，我不過生了一年病，誰知道，也許不多時，我便能從新回廠復職，自己吃自己的飯，像我以前的好多年一樣。」

「不要講牠吧，爸爸，求您，不要講它！」大衛悽厲地說。

「是了，我不說了。是了，恕我吧。」

他們倆在靜默中坐着，後來大衛有點不安定起來了，好像要跑開的樣子，柏老頭伸過手去，把他的手握在他潮潤而且顫動的手裏，捏着一動都不動。

「大衛，」他說，「大衛，好兒子，告訴我，你今晚為什麼不進來見我？我一定要盤問一下哩。」

「我因為疲勞煞了，爸爸，我告訴過你了。」

「可是怎麼會疲勞的呢？」

「我在廠裏打了一次架。」

「打了一次架？和那一個？」

「和那工頭——戈司東。」

「和工頭麼？老天在上，你在發昏麼？你又要打破的你飯碗了麼？你有的什麼毛病？你做一樁生意，從未做得牢六個月以上的。你可是不能夠像其他孩子們一樣，專心一志的做一樁生意，使你自立起來麼？」

「聽使我好了！」大衛突然地狂吼了一聲，奔出房子去了。「天啊，聽使我好——了！」

三

大衛把兩肘支在窗檻上，臉兒蒙在兩手裏，在以後的半點鐘裏，重又坐到氣窗前面。他的心緒裏眩亂着不成形的想像，像風前的秋葉的飛落一樣。他的頭腦怔忡地不安，一陣昏沉又襲上了他，有像一個人負着重傷一般地苦痛的麻痺。

氣道中依舊叫鷺着日夜不休的生命的詩歌。小孩子在啼叫，婦人在叱罵她們的兒女，男子在談着急快的猶太話，又有盆碟刀叉的碰擊聲，和扯曬衣繩纏繞的尖銳得像刀刮的聲音。氣道黑暗異常；頭頂上，在一小塊天空裏，三顆小星向下照着。刺鼻的春天的馨香和下面庭院中的垃圾臭混成一氣。

大衛的母親在收拾晚飯的碗盤的時候，走動得很細心，她識得大衛的性情，點着足趾來去，隨他坐在那里，直到她在廚下一齊收拾乾淨完了之後。他隱約地聽得她收拾碗碟的聲息，後來她走過來，把她粗糙的手，還帶着浸了洗盆水所發的溼紅，擱放到他的肩上。

「怎麼一回事，大衛？」她柔和地問。「你在擔心些什麼？」

「沒有什麼。」

「你爲甚麼和你爸爸偏強？你該明白他是在生病，而且你更要明白你切不可對於他說的話多所介意。你究竟爲甚麼如此蠻幹呢？」

「不知道。」

「你總得好好地待他；他覺得他生了病要你去贖養他，那委實是可怕的。你可
是爲了你不得不贖養我們而就擔起心事了麼？」

「不知道。」

「這事情是不會永續下去的，大衛，兒呀，一點甚麼事總會發生的——總有一
點變動的。上帝不會太不仁慈的，你究竟是不是爲這事情擔心着哩？」

大衛的眼睛露着憂悶的神色，他的頭愈加深埋到兩手中間去了。

「人生沒有甚麼活的價值；這就是我擔心的一點，媽媽。」他說。「我覺得心
裏空虛而且絕望，我沒有甚麼生存的目的。」

「那是傻瓜的念頭，」他的母親親熱地說。「誰都要生存的，大多數人的境况
都還不如我們哩。既有這麼多的窮人，我們怎麼還不能做窮人呢？你想上帝安排我
們在這兒幹什麼的呢 一個像你這樣的健康的少年，怎麼好說沒有什麼生存的目的

啊？這真是一件大羞辱啊！」

「媽呀，」大衛非常生氣的說，「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們爲甚麼要生存？你自己爲甚麼要生存？給我一個圓滿的理由！」

「我麼？你來問我這個問題麼？」大衛的母親叫喊着，裏面發着一種含有驚訝和她平素沉默的兒子如今肯和她開誠布公地討論的愉快的口氣。

她蹙額起來了，這是，也許，在她百務羈絆的紛忙的一生中第一次地細想這樣一個課題，她把一只手指很別緻的放在她嘴唇上，沉思了一回。

「喂，大衛，」她慢慢地說，「我告訴你爲甚麼你的爸爸和我倆努力求生的，就是因爲我們愛你，因爲我們願見你長成得身強力壯，心歡意樂，在你晚年的時候，你能夠成立一個自己的家庭。那便是真切的理由。」

「不過假如我不要長大起來呢，」大衛叫着說。「假如你養我不大呢——假如我對這世界抱厭世觀念呢——假如我在成家以前便早死了呢——」

「那都是笨話。別這樣講吧。」

「不過假如——」

「我不要吃你假如什麼了。」

「很好，」大衛說。「你爲了我才活着的。但是你得告訴我，媽媽，那班沒有兒女的人活着做甚麼哩？全人類活着做甚麼哩？你可知道麼？誰知道那一個人知道這個問題？」

柏夫人重又想了一想。隨後她把手揮了一下把全題推翻了。

「那些簡直是笨話，簡直是小孩子的問題，」她說；「它們使我記起你小的時候，因爲我不給你買一輛汽車，或我們在中央公園所看見的一頭獅子，或類此的東西，你便連天的哭吵。我們何必一定要知道我們爲甚麼活着呢？我們爲活着而活着，大衛，愛兒。我們將來或許不知道它，但不見得從書中去找的。我不知道你的那些書中講些甚麼，累得你心神這樣不安，大衛。」

「不，是生活使我心神不安的——這污濁的東市梢的生活！」

「你這笨貨！你一定不許再讀書，而且不許再像一個老頭兒一般每晚呆坐在這兒，你必須多跑到外邊尋尋快樂。」

「我又沒有什麼伴侶。」

「結交朋友去啊！你真是一個沒有定見的可笑的孩子！兩三年前，我們休想要喚你夜間伏處在家中，你總是這麼地放浪。你通宵達旦的只是同一班朋友們逍遙——他們都是很好的朋友，彈子房老闆，賭客，鑿子裏的父兄，一切東市梢的白相人。如今你讀了藏書樓裏的書，我知道那是最不好的。出去，戴了呢帽，穿了外衣，去了吧！」

「到哪兒去？」

「不論哪兒去！東市梢很廣闊，形形色式的事物到處都由你自己去看好了！」

「但我要讀書。」

大衛忿然地向她凝視了一回，她對於自己的盲目和妄想的世界之外的人事的干涉，激起了大衛的怒氣。他剛要向她厲聲說話的時候，忽然兩肩懶然地聳聳，思想也變了過來。他戴上了呢帽，穿好了外衣，無定見地向東市梢的夜色裏徜徉而去，慢步着，迷茫着，徘徊於百萬個掙扎着的猶太人的中間，孤寂地在他們中間。

一個黑人之死

他躺在病房裏雖祇有三天工夫，但第一天纔過，約翰遜小姐對於在第八號牀位上呻吟的黑人已經滿懷着深疾的惡感。這黑人是極魁梧而精壯的。長着六尺多的銅皮鐵骨，生的一副一表非凡的黃色的丈夫臉，聲音嘹亮得有如洪鐘。他是做碼頭小工的，昇進醫院的時候，還身穿着藍色的工人服，他身上骯髒得很，血汗的酸味，中人欲嘔。就是那小工的鈎啄子也還插在他腰帶裏，原來他是剛在碼頭上運貨的當兒忽地患起急性盲腸炎來的。

後替他脫解衣褲，用海綿替他週身洗拭，再給他穿上一件潔淨的醫院睡衣的時候，他很自得的喃喃說道。「這是我生平第一回害病，小姐，這是上帝的真理吧。不曉得要怎樣呢，大致不會太壞嗎，會不會呢？」

他竭力和她勾搭，雖則他的牙齒在他蒼白的臉上在打戰，他顯然是在受苦而且憂懼，約翰遜小姐唯唯否否的對答了幾回，隨即做她的事務。

「他們時常引客人來看你嗎？」他接着說，帶着強做的歡笑。「我現在情願捨掉一切去娶個老婆來，我真是像個大孩子在生病的時候，切望要個媽媽或老婆；你想對嗎？」

「對的，」約翰遜小姐說道。「你坐一回起來；我要把這衣服從你頭上套進去哩。」

由她扶住了，他把身體很感苦楚的支撐起來，他一雙櫻色而動人哀憐的眼睛，不轉瞬地注視了她的嬌嫩的臉，他裝做高興的樣子，和她不住地攀談起來。

「這毛病並不十分厲害的吧，我這病，可是的？好多人人生這病死去的，是嗎？裏裏也有好的醫生，有沒有？小孩子們告訴我的：公家雇你在這兒的，待遇非常優厚呢。」

「你不許纏不清的許多，」約翰遜小姐說。

「喔，對不住，對不住！」黑人忙道。閃射着他明皓的牙齒。「我只像一個大孩子；但你看上去這麼地嬌艷溫良，心肝，我想問問你也不打緊吧。」

約翰遜小姐的神色冷酷得像鐵面一般，更不發一言半語的就把屏風移開去，再走過去坐到病房一端她的小辦事桌前面。

他衝撞了她。約翰遜小姐是一個長大溫柔的十九歲的美國姑娘，異常的肥胖，長成，所以她好像要從她所穿的白制服裏擠裂出來一般，而且她的鞋子破得怪快，院裏第二雙沒發給她，她第一雙早就破了。這是她受訓練的第二年；她是從梅茵省裏她故鄉的鎮上的一個中學堂出身的，雖是天真而年青，她却抱着一副健全的鄉下

姑娘粗俗的仁愛和樂天的心腸。在她蒼白癯紅，滿月般圓的臉兒上從來沒有使發過壞脾氣；在那慈善病院的日常的恐怖之中，這青年的姑娘真像個老練母親一般地篤定，幹練。她在這裏有時也碰到無數次她所心喜的發笑的事態，有個把好意的病人有時說一句趣語或把醫院裏的器械故意的時用一下，深長的，有氣魄的，美滿的大笑聲會從她口裏滾滾出來；她的左右兩臂便會轉動，她臉上肥滿而美麗的脂層便會抖動；兩個不相同的小孩子般的臉渦也使會在她面頰上呈露，使她頓像個浮胖的美女，她真是一個快活的姑娘。她操做一個練習看護生不得不做的一切污穢工作，一點沒有怨尤之色；死亡，污物，疾病三者對她不啻是家常之事了。在那病房裏有一個矮小的，生着鞭癩眼睛的希臘理髮匠，害着花柳病，又有一個高大的俄國火柴廠工人患着腐顎疽，快要不救了，還有許多別種下賤的病情，但她一律含着笑去服侍他們的。生理學不會再使她不安了；但這個黑人的狎暱倒有些衝撞了她。案情是嚴重的，爲的是他叫了她一聲『心肝』。

她離開他的牀位後，他的笑顏便消失了，他用渴望的眼光向病房四下裏張望。他橫臥着靜觀默察，好像那病房是一間牢房，他最後定要破越而出的。在鋪着地毯的通道的兩旁各有十個病榻，每一只矇眼的白榻上橫着一個臉色蒼白的病人。他那一列上的末端有兩個病人一面在剝吃橘子，一面在泰然地相對談心。一個意大利人頭上紮着細布的坐起在牀上閱讀星期日的報紙上的「笑林」。一個臉色萎黃而鬚髮皆白的老頭兒正在酣睡，他那和緩的鼻鼾聲充溢了滿室。看護婦已回復去閱書了；她坐在辦事桌前。陽光從各個窗口裏分成一片片的射進來，把雪白的牆壁和覆被映出鮮豔的光輝來，一切都很平靜，但不能使那個黑人寧靜下來。他在起疑，恍惚在嗅聞甚麼東西，他苦惱得很啦。

驀地裏他吃了一驚，原來那爛頸骨的俄國人突然狂號起來，且在掙扎，想從牀上跳豎起來，旁的病人聽了這聽慣的聲音也不見得有多大的攪動，約翰遜小姐耀洋上跳豎起來，把這瘦長的俄國人推倒到牀上去。他一面怒噓，一面噴涎沫，正如一

隻可惡的，發瘋的狸貓，可是她很鎮定的把他按了下去。那俄國人深陷的眼睛裏冒着烈火。他的臉是很粗野，憂愁而思慮滿面的，但約翰遜小姐一點不以爲可怕。她撫慰他。黑人聽了那可怖的吼叫，不由得渾身戰慄，他猛覺得體內的毒物像個火團在跳動。這是一間死屍製造所，他是被陷在裏邊了，他嗅着了海磷鈣的抑鬱不快的藥味，向着他四週垂死的人臉發抖。死神也預備召他自己了。他想像那俄國人般地呼號一下，但他却聲氣很細弱地叫道：

「我可以得一杯水來喝嗎，小姐？」

肥胖的看護婦很吃力的站起來，鼻子裏發着嗚嗚的聲音遞給他一杯冷開水。她把杯子放在牀前的小桌上後，便轉身想回她的原位去。驀地裏那黑人伸出手去攔住了她的手。她忙捧開牠去，同時驚怪他這樣的怯惡不悛。

「幹甚麼？」她尖聲地說道。

他卻重又伸手來握她，懇直地，天真地，帶着小孩子般的信賴心。

「我並不十分壞吧，是不是，小姐？你該明白，我以前從來沒害過病的！這是對我全然不慣的，哦，我彷彿是初生的嬰孩，」他裝着嬉笑。站開在一邊的約翰遜小姐，肥胖的，蓋薇色的，母親樣的面龐上呈着惱怒的容顏，向他瞋視。

「手脚乾淨些，」她說道。「你假如要我侍奉你，你就得要切記這一點。」

「是是，小姐，」他說道。「他們幾時替我行手術開割呢？」

「明天。」

「他們替我開割的時候，你也到場麼？」他仍然裝着嬉笑地問。

「不，那是另一個看護的職務，」她從悻悻的嘴唇上拾着說道。

「他們要把我腹部剖開，把我的盲腸取出來，是不是？」他強笑着。「好像他們要那個東西，但他們可以有……」

約翰遜小姐作着輕蔑的神態便返身出去了。她不願佇立在那裏聽聆種種顯而易見地做作的表示親暱的妄想。那黑人目送着她去，像個吃驚的小孩子。有半個鐘點

尤景，他轉臉反饋，於是他的身體被他捉住。

不多他又要狂吼出來了。

「看護小姐，」他嗚嗚地說，「請你來一次，好不好？」

她到他那裏來了。「又是甚麼了？」她問道。

「我的一雙腳冷得要凍僵了啦。」

「你蓋着不少的被毯了。」她終於依舊帶給他一個熱水瓶。

二十分鐘未滿，他又被一個典感衝動了，他又喚她前來，這回的是要一杯水。當她遞水給他的時候，他又老實不客氣的來握她的手，約翰遜小姐見着這種頑強的狎暱，幾乎嚇了一跳。

此後，他幾乎每隔二十分鐘，便召喚她來一次，而每次他總伸出手來想握她。被他弄得這般地惱怒而火冒，當那昂然的，端莊的看護長巡視到來的時候，她便對她訴苦起來。

「我們惹的，亞當士小姐，我能忍受一切的，我想，但那卻不能。我並想不到「黑炭」對白種女子竟會如此癡情的，雖則我曾經聽說是如此的。他一天到晚，只想來握我的手；我一走近他，他便動手。」

看護長便跑去申斥那個黑人，但他又在突發另一種的奮激，他的圓睜的眼睛驚奇地轉動，他的頭顱一回兒向左一回兒向右地撓扭得像個醉漢；他不連貫地在譁語着：「媽媽！媽媽！我要媽媽來呵。媽媽！」

「你且不必去計及他，」看護長很和藹他說道。「我們有時難免要收到這類病人；你做得端莊些，站得遠開些，他便會感悟了，再不會跟你胡鬧了。」

第二天早晨，那個黑人病勢轉劇，他不像留意到約翰遜小姐在行動端莊上所做的工夫。他在十一點鐘受手術開割，從悶藥裏回醒過來後，他比一天之前越加要湯要水得起勁了，而且越想要來握她的手了。她恨極了；她頻頻的出言告誡他而且制止他。醫生吩咐她專心看護，原來兇險性腹膜炎忽又發現，黑人的形容惡化了。但

她固有的寧靜也被他激擾了；她這麼顯然地表示着她的不安，旁的病人便都注意起那個情狀來。

「那黑炭當然戀着你呢，」年青的意大利人說笑了，一面向她做了一個伶俐的惡戲的媚眼。「你得小心一些，約翰遜小姐，他真在追求你。」

「他該要小心些呢！」肥胖的看護婦嚴肅地說，當她提着牀褥器走下通道來的時候，「我不能忍受無論從誰那裏來的這種胡言亂語！」緊接着意大利人的牀的一個年老的患風濕症的洗盆工人伸起一隻嬉戲的滑稽的無名指向她旋指。她並不笑，在平日她也許是要笑的。她猛覺得許多旁的病人注意了黑人的和她狎暱，於自己是有損體面的。

她和夜班看護婦談論這件事，又和她宿舍裏的幾個同事談起，她們全都和她表同情的。次日早晨，她到病房裏來，是怒氣沖沖而打定主意的。她打算把看護婦有時對她們所看輕的病人所用的不睬政策施用於黑人的身上。她打算非至萬不得已

時，全然的裝夢作啞。由他要湯要水好了；等她自己有了便，他才可以得到一杯水。倘若他再敢撫觸她的手，她就打算不再替他做什麼事情。她打算把那黑土的，厚顏的，無禮而且癡情的異種人改正過來。

但有一事，比約翰遜小姐想把他矯正的事更為重大的，這是死。當約翰遜小姐跨進病房的時候，她在晨光熹微之中瞥見一座圍屏障立在黑人的牀邊。夜班看護婦說他已經氣息奄奄了。毒物像什麼酸質一般把他精壯的身體節節剝蝕；他在遭受一種急迫的可怖的生命的吞剝。那天早晨，他的呻吟聲傳溢了滿室。這病房很寂靜，沒有多大的談笑聲。約翰遜小姐，在百忙之中，挨進圍屏裏來看守那垂死的人。他好像沒有意識到她的在場的。他用了細弱的，小兒般的聲氣，還在從前是曾經像銅鑼般深沉而且悅耳的，他叫道：「媽媽！媽媽！」

他已是瀕危了。他呈着死灰色，她聽得他喉間的痰響。他突然伸出手來要握她的手，這一回，她可不加拒絕地讓他握了。他的撫摸像冰一般地冷；從這一接觸

上，她恍然覺得周身毛髮都豎了起來。

「哦，主啊！」他喃喃地說，兩眶熱淚在他眼裏滾動閃耀着，他永眠了。

然而約翰遜小姐並沒有回心轉意。那天晚上，她對那來接班的看護婦說：「在第八號牀位上的黑炭，今天早上死了。黑炭們是是有趣，是的嗎，怎的他們都想對白種姑娘用情！哼！我能夠忍受一切，我想，但這却辦不到哩。」

兩個墨西哥人

當我們在黃金一般的晨熾中從瓜大拉哈拉城騎着馬出來的時候，宇宙是喬皇極了，無際的墨西哥田地給玉蜀黍秧的翠綠色和仙人掌的灰綠色，給黃沙荒地的閃耀的光和密排着樹木的草原的沉幽的碧藍光彩，映襯得娟妍動人。甚麼也不覺得呆固；一切只都是輝煌；宇宙像是個大放光明的水晶球的心。

遠遠的在地平線上隱現着羣山——高巖，僻野而澀澀的墨西哥山嶺，隆起在各處，像大地的明顯的慾火——巨大而壯麗的石塊，突怒偃蹇，爭爲奇狀，光禿得像珠玉般草木不生，也像石塊一樣煥發着青蓮色的，琥珀色的和玫瑰色的光彩。

天光照耀着。從蔚藍的天空中，和風吹來拂着我們的臉，像花香一般的令人陶醉。在我們到去城三十哩的唐·斐立浦的農場去的路程中，馬匹吸着那晨間的清氣，飛越着路間的陷口，衝馳過多石的山坡。

唐·斐立浦異常欣快，我們也是比呆鳥還快活的。當我們顛簸着經過那動人的墨西哥郊野的時候，那邊常像一個放浪的少年劇作家所設計的色彩和形式的表情劇。我們飽餐着清風，欣賞着四周的景物，而且深切地感到生活的無上樂趣。唐·斐立浦突然歌唱着，又用踢馬刺刺着他的馬，呼呼的衝前了幾百碼路。然後猛烈地轉過馬頭來，在一陣奇觀似的蹄塵中，向我們一直奔回過來。

『墨西哥萬歲！(Viva Mexico)！』他高喊着，一面把他綴有鬚頭的闊邊帽在他頭上揮揚，並且像個印第安人一般嚷着。『在你們合衆國也有像這麼奇異的事蹟麼？』沒有，沒有！我們大聲說，我們已給墨西哥的景物在欣賞者心裏所引起的高超的，漠然而奇幻的心境所魅惑了。

斐立浦在我們駕旁收住了轡，探手到鞍囊裏摸出一瓶白而澄清的烈酒名叫「太其臘」的。我們各人應酬呷了一口，斐立浦自己却把這發燒的酒狂喝了一大口，當那太其臘酒吸進了他的血脈的時候，他的黃褐色臉變成像鷲粟花一般地紅。

斐立浦是一個和我還只結識了三天的朋友，他和我在 Fama Italiana 漫遊之間和他邂逅相逢的。Fama Italiana 是在多陽光的，充滿馥郁之氣的，被教堂所管轄的瓜大拉拉城裏要算是唯一的上等咖啡店了。斐立浦能夠打一口不完整而粗俗的英國話，這是他在美國邊境的一個鄉村裏學來的。他的祖父不消說是西班牙人，因為他生着碧藍的瞳子，胖大的眼球，櫻黃的鬚鬚和毛髮，和一個大而彎曲的東方種的鼻子，鼻尖上呈着嫩紅色的，並不像墨西哥阿斯店種人特有的鼻子，又直又銳的。他是矮短，整潔而纖細的，像隻乳虎，誰也不相信他會是壯健有力的。他爲了生意的事情到市鎮上來的，他已度着差不多有一個禮拜的時光在他每項交易所必到的酣宴的樂事上。如今他在要回到農場裏去的時候，整請我們和他一同去觀一次

光。我們，有的是閒暇，就決意去了。

「你會歡喜我們的農場的！」當他輕盈地跨坐在高高的精緻的鞍上，傍着我們策馬疾走的時候，他說着。他把在城裏穿的一套素雅的支加哥商人裝換了一套Charro裝後，竟成了一個異常耀眼的人物。

「那不是像所曉得的墨西哥許多地產那麼一個十分廣大的農場，但供你消遣的東西，我們却無所不有的——有野鹿可打，一個泉水池像冰雪般清涼，有馬可騎，和許多鄰近的勝處，你會覺得高興去鑒賞的。你會喜歡它的，我知道。我們在農場上用了百把個贖債的工奴，種玉蜀黍，小麥和龍舌蘭，又畜牛類。你可以看見我們怎樣用繩圈去套住了小公牛們，再凌辱壓服牠們。我們要設宴歡迎你們，你們可以有許多美女挾着跳舞。此外，你們還要甚麼，你們只消說出來，便辦給你們！」

他慷慨而自在的伸出他的手來作勢揮演，我們忙謝了他的盛意。

「我和我的阿弟英里克二人合辦着那農場，」他接着說。「是我們的父親遺給

我們的；我是阿哥，你們會喜愛我的阿弟英里克。他是一個強健，膽大而誠實的人——比我勝得多，可是太固執了。他把人生當作應該信奉宗教的，但對於我，*Carla*——這真是一樁大笑話！我不禁失笑的！那樣子，你們想，到底是對的麼？」

他又把太其臘酒瓶搜摸出來，喜弄地拍拍牠，然後再勸我們各人喝一口。

「喝不下了，多謝！」我們倆說。「美國人的胃肚羸弱，不配容納墨西哥的太其臘酒，同時也沒能力去騎墨西哥馬的。」

斐立浦大笑。「哈，哈，哈！」他拍着大腿嚷叫道，「不錯，不錯！我見過不少美國人望着我們的太其臘酒却步的！這畢竟是我們墨西哥人勝你們之處！」他吞了一大口，抹了抹嘴唇，把瓶丟了。

「你相信麼？」他從馬鞍上向我們仰着身子很懇摯地說，「我的阿弟英里克絕對不飲酒——涓滴也不入口的。他是一個醉心學說的人。他迷蒙得甚至甘願拋棄我們可以種龍舌蘭來釀太其臘酒供給一班貧民喝的田地。不過我不讓他這樣蠻幹，他

得不到我的同意是不能獨行的。如果我任他一意孤行，我們在一年內可以傾家蕩產，他對於任何事，都抱着這種如醉如狂的觀念呢。但正如一般的，他也是一個好心人，是一個純正的人——在農場上是一個最出奇的騎馬家兼套牛家，竟然比我還高明呢！」

一片極或不快的神色呈現在他的臉上，隨後便緊跟着奔放，無端的嬉笑的聲容——一種以生死為玩物而不以人命為輕重的暴烈的自得。我們感到斐立浦的為人是这样的——他固然有深謀的性格，也有可以感動的情緒，但他的殘酷的萬丈氣勢，他的不識好歹的大愚，和他的染着殺人當戀愛嬉戲的信條的血的邪信仰，還充溢在他的頭腦裏。

斐立浦一生只愛飲酒，吊膀子，馳馬和同旁的壯健的殘忍的人顯身手，以表示他的自身的豪勇。他生性傲慢而機警的；並且像隻野獸一般的不自知地殘暴。他在那鮮明而廣偉的風景線上，為我們講述他的威武的事蹟，我們好像能聽着甚麼中世

紀遺留下來的鬚武人物似的在迷醉的驚奇地聽着他。

「有一次，」他說，「我們在農場里，有一個年青的農奴，他對我懷了痛恨的心。他是一個有恆心而很勤勞的人，和他父母一同度日的，却和一個我很喜愛而打算去勾引的一個華年的女農奴發生了戀愛。那個下人得悉了我的行動，便不由得妒火慢慢的燃燒起來。

「你該明白，在革命之前，農場上的工人簡直是我們的奴隸。他們自己一點也沒有所有權的，我們給他們多少，他們只能服從收下的。他們是不許離開他們主人的地產的，因為他們對我們是永遠負着債的。我們隨心所欲的處置他們——無所謂法律。他們為請事走近我們的時候，他們須吻我們的手的。

「如今情形可不同了，如今農奴們住在我們的地產上，不納租錢，並且要拿工錢做事。我們按日要付給他們二角半錢，他們把這筆進款省下一點，買了些小手鎗和縫衣機和別的奢侈品，這些東西把他們的頭腦換了一新。顛倒種種的，全是這可

惡的革命的結果。

「我的阿弟，我不得不告訴你，竟然想不守本分去改換一班農奴的頭腦。他在年底的盈利中抽出一份，作為花紅分給他們，他又派給他們各個可以種植自己農產的小田圃。他這觀念是全然在發瘋。他念過了書的。他對待一班農奴像對待同等階級的人一樣。有一次，他要把全部的農場讓給他們，他自己只算是他們的主管或公僕，在我能把那狂念驅出他頭腦以前，我和他幾乎動武呢。他在革命運動中曾經作戰，你瞧——他是爲了革命而冒死的先驅者的一人，也是真心信仰革命的數人中的一，也是一個不想爲了自己的功績而去奪一只入息豐肥的政治位從做的人。他是一個賢人，我的阿弟，不過有一點狂妄。他崇拜一本有一個狂妄的俄國人——叫托爾斯泰的——著的書。

「唔，言歸正傳罷，這個農奴，是個高大，黧黑而沈默的人，一曉得我愛了他，便漸次表示他仇恨我的心。我走過的時候，他却嫉視起來，並且不肯向我

脫帽行敬禮，像我們農場上無論那個農奴當我經過的時候所必行的。有一次，我怒馬突前，把他的帽子從他的頭上奪下來，摔在地上。

「你決不許向你的長兄不行敬禮！」我用手鎗，指住了他的鼻，喝道。「你懂不懂？」

「懂！」他泰然地答說，說了，傲然轉身自去，讓那頂帽子留在路旁。

「他的傲慢無禮真叫我無名火直冒，恨不得一鎗打殺他。或者我已這樣做了，但轉念一想，還是讓那畜生活着而使他的生活只覺得苦楚，來得得計。如此我既可以顯給他看誰是優越人物，並且同時可以給一班旁的同他無獨有偶般惡劣的農奴一個實習的教訓。這是唯一的方法，我的朋友，你一定要天天做給那班農場里的牛類看你是它們的主人；你只能毫不客氣而五么喝六地去幹；他們不曉得別的法兒的。啊，假如我的阿弟祇要不是我的阿弟了，我便可告訴他去制服這班畜生的方針啦。

「看，長髮縮短罷，這個彼得讓遜地忍受種種我所加給他的凌辱和損害。有一

次，他在場上和旁的農奴工作的時候，我用我的馬鞭對準着他面上抽了他一鞭。有一天，我跑到他的草屋裏捉起五隻小雞來，當他面前一隻一隻扭斷了頭頸，揚長而去。我們那天吃中飯沒有葷菜呢，你曉得；我還用別的方法去凌辱他，但他一言也不發。也許他覺得同他的父母搬農場還有些不方便，我可不詳細了。也許他又在和那個女子聯絡，而且想娶了她再走，也說不定。

「無論如何，我有一天禮拜日，終於撞見了他們倆，在湯那拉村的禮拜堂前講話，那里我們去集會的。那里已有我們農場上去的一大羣農奴在樹蔭下閒散着，在等那禮拜開始。我向着一對情人衝上前去，把那少女攔腰一搶，在我馬上抱着她，帶了她馳馬而去。彼得佇立着，用你從未見過的一雙眼睛目送我。」

「第二天，他沒有來工作。我在清早到農場上去的路中經過他草屋的時候，不提防從一座石牆後面跳出來向我開鎗。他的臉色非常灰白，滿含着怒氣，他也不發一語。那顆子彈擦過了我的肩膀，我立即撲上去，把我的刀刺進他的胸廓裏把他殺

死了。後來我找了一根繩索把他掛在一株樹上，那里各人可以看了他做個榜樣來警戒自己。在牧場上的全體工人，後來看見了他的屍身，都明知是我殺了他的，但竟無一個敢把這案子提交給湯那拉的官吏去查辦，因為他們都是我的同道呢。啊，但是我的阿弟那時對我異常震怒！我們倆那一回幾乎拔鎗相鬥呢！

他記起了舊事地大笑著，驅着他的馬昂然闊步前進，那勒住了的畜生的嘴裏吐着白沫。我們聽了他的故事簡直有幾分驚怖的，然而也不曉得怎的在這個人對於他自己行為的狠毒絕不自覺上插什麼嘴。此外，當他講述那些慘無人道的事蹟的當兒，四周布着一種極別緻的情境，他猶似戰罷歸來的軍人，他對着聽衆敘述悚聽的恐怖和殘殺的行為，聽的人們不禁在發抖，然而不可責備他。在烈性的墨西哥國土裏，生活狀態好像是極不同幼稚的，這里常人的死好比嬰孩的天鴉一樣地不可預測而且不足重輕。我們委實說不出甚麼來，在沉思的靜默里策馬前進。

在騎於一匹光澤而雄偉的馬上，穿着那套華麗的，綴着銀鈕釦，掛着瑰麗的飾

佩和飄帶的皮服裝的斐立浦氏的身上，我們彷彿可以看出那殘暴的古老的貴族政治制度的化身浮現着，那種制度把墨西哥的工人等於塵土，而且我們跑到國中無論何處，都可以看出這制度是依舊占着優勢呢。這是拉丁和印第安民族性質的一切毫無思想的禍惡的化身，狠毒，倨傲，躁烈而貪慾的，在它手裏，無論對於人類或畜類，都沒有憐惜之心的。對於善惡之事，在在假冒粉飾，却還大模大樣的；這真是純然古舊的了。

我們覺得急切要見斐立浦的阿弟英里克。因為我們在斐立浦暴亂的木性上祇窺出有一線清醒的天良，那便是他還有和阿弟同情的地方。自始至終在他的故事裏，斐立浦往往坦白地提起他的弟弟好像一個尊賢的天使，對着斐立浦的殘暴悲傷，爭持而欲阻無力似的。斐立浦常常說他的弟弟瘋了，但是他講起他弟弟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從他的神情上看出使他偏促不安的慚愧和不足道的暗弱的容光。好像他明知他的弟弟是不錯的，但不肯承認它或不能完全適合信從他弟弟的見解，亦爲了這個

原故，他裝作一種含有稷氣的自詡的尊大的態度破綻。很顯著的，他的弟弟是斐立浦身外的天良，是他在墨西哥所有的正義唯一的媒介。

早晨的太陽高昇到光華的無際的天空裏。暑氣的波動閃蕩着，像我們四周的荒蕪的沙地噓着熱氣一樣。在大路附近的一株育迦樹的綠蔭裏，幾隻斑雞的淅瀝聲送進我們的耳朵裏來。斐立浦把來復鎗套卸下來，對了那幾隻斑毛畜生瞄了個準。可是，他並不開鎗，因為他心中忽然想起一件事。

「啊！我忘記了；我們可不要耽擱工夫了！」他放下了他的鎗說着。「我們到農場是被盼望着的，我想。讓我們不斷的前進罷。」

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斐和我都覺得爲它高興起來。我們在天剛破曉時就從市鎮上動身，預定在下午二點到農場的，但斐立浦一路上鬧發了許多思想，消磨了不少時光。我們有些飢渴而且勞頓了。

他驅他的馬向前疾馳，我們也追隨着，但我們想快到牧地的希望，僅在數分鐘

後又消滅了，一蹶不振了。斐立浦止住了馬，從瓶里又喝了一口酒。他的眼睛裏放射着熱情。他臉上嚴峻的意味，像用了一團海綿似的拭得寸屑不留。他指着一塊深綠色的草原，給出溝縱橫交叉着的，在我們下面幾層平原的山谷裏。

「看那邊的牛呀！」他欣欣地說。「現在我來表演給你看墨西哥人怎樣精於騎術罷！我們工夫還多着哩！」

他縱馬跳過一重籬欄，跳到那草原上，那里一羣牛類正在安閒地吃草。一聲吶喊，他用繩圈套住了一頭碩大漆黑的雄牛的兩條後腿，隨後，跳下馬來，繞着這畜生的腰間縛住了一根繩索。這頭雄牛勃然大怒，可是斐立浦一縱跨上了它的背，緊揪了那根繩索，兩條腿鉤緊了這畜生的腰部，用他的闊大邊帽鞭激得它怒不可遏。

那牛低着牠的頭，像一輛特別快車般猛力衝去，又左右猛搖着，雙腳同時的上下升跳着，又咆哮如雷的吼着，可是斐立浦緊伏得猶似膠牢了的一般。高喊着而且眩奇的，從那寶貴的繩索上脫了雙手向我們揚着他的帽兒。那牛又想要挨身到那畜

欄的石柵上把他擦下背來，——牠使過了種種它那蠢笨的頭腦所能想出的巧計。最後牠才至於疲憊而昏亂的制止，急促地喘息。斐立浦柔軟地跳下牠的背來。他收繞了繩回到我們這兒來。他在露着齒強笑着，那不可隱藏的高傲之氣浮泛於他呆鈍的碧眼之間。

「二位的意思怎樣？」他熱誠的問着，又向那未喝盡的瓶裏喝了一口酒。我們使他確信我們從未見過這類的偉觀。

我們重又進行下去，到了一個不峻峭的山谷裏，再走一條紆迴的山徑，通上一座滿地皆草的山陵，在它圓形的山巔上，坐落着一棟小小的正方形的木製的警衛舍，一件革命的紀念物。斐立浦領導我們去參觀幾道那時的戰士所掘的戰壕，並且指給我們看幾個土坯插着枯凋的木十字架作標記的，便是革命先烈的墳墓。

「那便是他們的報償，那班獸子！」他說，「那是他們所應得的全部了！我往往把這事講給我的阿弟聽的。」

他此刻彷彿又不趕緊到家了，雖則時候是快要晌午，太陽在我們背上也曬得愈熱了。人賦有些甚麼禽獸的氣性，是很可驚異的——充裕的生活和斷然的，傳示的切望。他高唱着悅耳的西班牙曲，他驅他的馬忽而狂奔忽而疾走，他從瓶裏喝着酒，歷歷地給我們講些強悍和慾淫的故事。他是好動不倦的，有冒險慾的，像一隻野性的山獅。

我們顛簸地疾行到一個深谷裏，一個深陷的山狹，裏邊的路徑都是峻峭的一道道大石子的堆路，馬走在上面常要溜滑而且絆躓的。一首有澄清的千尺滴瀑，另一首有隱晦的崎嶇的懸崖，暗泉流佈得滿崖潤濕着。斐立浦不容他的馬在石塊上小心翼翼地揀着脚步一步一步走，但却策着它向前盲衝，而且招呼我們緊隨着。有一回他縱馬一躍，跳過了一個深穴，我們好容易繞了道才越過，他那可憐的畜生時時挫滑且盲撞着，幾乎蹣跚得踏跌在山崖上。斐立浦大笑，望着我們看，都不稱奇的。

在深谷的回處衝瀉着一條滿旺而湍急的山溪，深而起沫的現着黃色。斐立浦主

張我們一齊脫衣跳下游一回，而我們却看着他自在潛身到水的溪石處，再奮勇拍着水游出那由亂石和矮樹所護圍着的寬闊而峻峭的山峽。我們尋了路，向又一座山坡上登。到了山頂我們看見下面展鋪着一個碧綠的廣大的山谷，一片祇見秀明的草地和濃盛的林叢，中間迴折着銀光的小川的大原野，巨大的起波浪的雲的黑影在那燦爛的萬頃上映動。這原野在它淵然的清靜中美麗極了，猶似給巨人布就的一座奇異的戲臺，老遠的一角裏我們眺見一堆白色的房屋叢中矗起着一座禮拜堂的鐘樓，宛如花中的一柱花蕊。斐立浦勒住了馬，沉思地凝視着。

「那邊一定是那農場了！」我們指着那遼遠的屋子叫起來。斐立浦搖搖頭。

「不」他沉思地說，「那是湯那拉的村子，約模距農場四哩路。你可知道甚麼巧事來了？」他慢吞吞地接着說，他的容貌十分熱誠。「我們該到那邊，不要到農場上吃中飯去。我們有點餓了，此外，我那邊有點緊要的事務要辦理哩。」

「你的確曉得它麼，斐立浦？」我們問，想把他打岔開我們的茫然不知。

「Carajin！」他搶着嘍道，「當然他知道的！在湯那拉鎮的法官向我們的農場需索了五匹配好鞍子的馬，說要給剿攻叛徒的軍長借用兩個月。我猜到他們的伎倆；他們是意圖變賣呢。我不得不去一趟，請他收回成命。」

「你怎樣辦得到呢？」他問。

「怎樣？」斐立浦大笑起來，撫着他的紅色的鬍鬚。「怎樣？怎的我把法官灌醉了？你且看！」

所以我們驅着馬向湯那拉鎮前進。那個山谷長得更茂盛更翠綠，我們在崎嶇的路上馳下坡來，一路上，樹木和田疇也漸多，太陽磚造成的矮屋，連着一方小小的園圃和圈有幾頭小豬或一二頭牛的仙人掌編的藩籬也不可一見。末了，就是通到一條兩傍這樣的矮房櫛比的街，泥牆齊漆着素雅的粉紅色和碧藍色。我們到湯那拉鎮了；一個居有五百名丁奴的市鎮，也是山谷裏全部大小農場的中心。當我們在一陣馬蹄聲中馳馬過市的時候，熙攘着的穿着白衣的農奴和戴着闊邊帽的居民都沉默地

凝視着我們，兒童們四圍散立着看，女農奴也由她們所蹲在的洗衣的水溝裏瞻仰我們。斐立浦用着他平素的高傲態度把自己修飾了一下，梳理他的頭髮和鬚鬚。我們策着馬，軒昂地奔走進那青草遍地的昏沉的四角場，這種場地是每個墨西哥鎮的中心。

我們先在一個像圍圍一般空寂的，由一個不可想像地頹唐而縐皮的老嫗主持着的小飯館里吃了一頓牛排，雞子，『布立頭兒』和黑咖啡的飯。然後斐立浦領我們一起去辦他和法官的糾葛了。

我們聽見這大傢伙坐在他家門前日光下一條板凳上，頑梗地提着曼杜鈴奏墨西哥的雙人舞曲，那執法官在旁奏着琵琶附和他。那法官是一位飽經世故的短小的人。灰白的鬚髮是繚亂的。小而呆定的眼睛像一隻鼯鼠眼一般地閃閃滾動。他穿着一件普通農奴所穿的白的棉布褂子，他泥塗的雙腳穿着拖鞋。他面龐上一叢亂鬚中垂着一枝玉蜀黍般的煙捲，陳腐而不被重視了。

那執法官生得身廣體胖，黑色的無度的鬍鬚差不多蔓生到他的眼旁。他也穿着農奴服，他右肩上摺疊着一條紅毛毯，裏面穿着他老婆做的桃紅色的，華美的棉布襯衫。在執法官的腰間，圍着一條沉重的，裝着子彈的武裝帶，一枝來復鎗豎在他身傍的牆上。這兩位官員，當我們走上前去的時候，捨去了他倆的和奏，起來招呼我們。

「斐立浦，老朋友！」那法官發做清脆而喜歡的聲音叫喊，演着墨西哥儀式擁抱我們的主人，又熱誠地拍拍他的肩膀。「我怎麼好久不見你了？」

應有的介紹都行過了，我們互相寒暄了一回，接着斐立浦拉着法官走到一旁和他舉行一次嚴切的談話。我們憑他二人交談時所秉持的神情和那法官的頻搖頻首似乎存懷疑的態度可以了解一二了。最後斐立浦握着他的臂膀向我們這裏來。

「我們一齊到考蒂娜小吃店去！」斐立浦說。「我們要去吃點東西來。」

那執法官端莊地俯下身去取了鎗走了。我們跟着，牽着我們的馬橫過了那小方

場，走到低窪的惡臭的木棚裏，門口漆着紅藍色的大字，叫做「爲了生活的鬥爭」(Fia Lucha Pur La V. va)。那是墨西哥商人題他們的污穢而小的布織和食品店名的風雅的調兒。

這小吃店裏面有一張木櫃臺，泥結着酒漬，腐滿了蒼蠅。櫃臺後面裝着一排排五色酒瓶的樹架，和一個大琵琶桶裝着一種油一般的，酸的——淡酒名叫普羅酒——有三五個農奴在四下裏自在垂着頭，櫃臺後面的那個懶慢而擁腫的人含着酒保習慣的笑容招呼我們。斐立浦給各人吩咐酒來，把他拳頭揣着：「酒來」。

「今天是我們的逍遙日，」他大聲道，「人人都應該尋快活呀！」

我們喝着太其臘酒，喝了三四口以後舌兒漸漸的脫力了，笑聲好像受了魔術的指使紛然風起。我們慢慢地習慣起來。

那執法官莊重地誠心地對我們講着。「你們在合衆國有許多奇炫的東西，你們美國人？」他對我們說，「但有一件我們所有的東西，你們沒法弄得到的，那便是

我們的國歌。它是世間最優秀的歌曲了，你可要知道，」他傲然地告訴我們，「你
可知道有一次合衆國肯出一百萬塊錢，假如我們願把我們的國歌讓給它們，可是我
們拒絕了它。這，我們是拒絕了的，因為我們雖窮，却是重威信，富思想，而且堪
自豪的好漢。這的確是實事，是舊事；是我兄弟親自從一個在瓜柴拉哈拉城的他素
知的警士那裏聽來的。」

他們一邊用他們的酒杯，在臺上擊着節拍，一邊唱起那國歌來，這調兒果然美
妙非凡。還唱了幾個別的歌曲，和美人以及戰鬥的故事。那法官手中的酒也舉得不
穩，原來他的小眼睛漸漸發昏黑，他的腳也站立不穩了。

「革命解放了我們的農奴，」他帶着含糊的口氣說着，拍拍他的胸膛。「啊，
我們如今自由了。你不見，我是這裏的法官，倘有什麼人敢在這鎮上傷人越貨，我
要立刻把他收監。這裏不許有盜賊，倡無神主義的人，和反動派。假如我們查出了
一個亂徒，我們馬上就把他絞殺，我們是自主了！」

「你，閣下，可算是約立司哥全省中的最賢能的法官了，你不是麼？」斐立浦說，把他的臂膀擱在這矮人的肩上對我們做了一個謎眼。

「是呀，」這法官忙答道。向他疑信參半地睜視着。「是呀，我正是——並且還是約立司哥全省中的最公正的執法官呢！」

那執法官挺起他的胸來，把他的鎗提到唇邊認真地吻了一下。

「我憑着這枝鎗在本村裏守行律法維持治安的！」他宣言道，也有點搖擺不定了。「我今天拘禁了三個醉漢，沒有一個敢反抗的。他們知道我是什麼人呢。」

一杯之後又一杯，黑影憧憧地塞滿了一屋子，他把幾個粗野而泛紅的印第安人的臉都掩暗了。門外那碧藍的太空，抓了太陽的最後的紅輝，罩下來了。樹林是浮動的黑暗，深沉，柔和，濃厚的夜色充滿了那滿是塵霧的街道。我們的馬匹不耐久候地大聲嚼着鐵銜。我們走出來，喚着立斐浦跟我們。

「你預備走了麼？」我們有禮貌地問。「你同法官把那件馬案辦妥了沒有？」

「唔，我已經把它完全辦妥了！」他興奮地說。「我們再吃幾口酒，
來，來，來！」

我們不甘心地走回進去，繼續喝酒，因為在墨西哥拒絕這種請求算是差不多一
種失禮。

那境地變得漸漸騷亂而嘈雜起來，當着酒精攻上了人人的頭腦時。斐立浦開始
誇口了，從刀鞘中拔出他的大獵刀來望櫃台上一插。

「這是我的唯一的良友！」他高聲道，「仗着它的幫助，不論何處，我能夠幹
出隨心所欲幹的事來。我用它已經殺了三個人，並且還預備多殺幾個——不論什麼
時候，就是此刻也預備好的！」

「不過你在這村子裏須得守秩序呢，老先生！」那法官呆笨地喃喃道，走向斐
立浦面前去挺胸相對。

「我要隨心所欲的幹！」斐立浦冷嘲道，在空中舞着他的刀。「我有一方九哩

的農場，雇用了一百名的農奴。我要隨心所欲的幹！」

「屁！」法官喝道，怒紅了臉。「豈有此理！拿下這人來！」

但是執法官却把那法官扭住了臂膀強曳到夜色裏去了，「我這裏該堅守法律，維持秩序！」執法官赫赫地含糊道，拖曳那矮小的人宛如一袋麵粉似的。「我是此地的執法官，你該記得！」

兩個人過了一會兒回來了，斐立浦又給他們沾了許多酒。竺和我走了出來，疲憊得很，我們的頭像在旋轉。我們在那裏等候斐立浦。最後他才蹣跚地走到我們跟前，夜深人靜了，滿村子只是茫暗和幾點燈火，星星早擠滿了天空。他上了馬，我們便啓程了。

那法官和執法官立着揮手送我們，在我們騎馬走下那多石的街道時，我們在月色里隱約可以辨出他們深黑的招手的姿態。我們走盡了石街到田野之處，迎面立着一顆大樹。斐立浦在他馬上回過身來向着小吃店開了三聲空鎗。砰的一大聲響應

着，一顆彈子掠着我們飛過，我們聽見那執法官站立的黑暗處，一團火光突發出來。兩方面正在放敬鎗致敬禮。

我們在皎潔的月光中騎着馬前進，兩側田裏的玉蜀黍映耀着，好像黑夜裏的海中的波浪。遠處的山，青青的烟雲，繚繞的頂着天空。那邊的空氣比戀愛還使人興奮。一個神祕的世界展現在我們周遭；酒夾雜在我們的血裏，風拂着我們的臉。我們亦嘯亦歌。斐立浦向着做甜夢的天空發了多響的鎗聲，我們吶喊附和着。生活真像羅曼史，像消魂，像冒險，那黯深的墨西哥大陸，在月光裏。卑下的蟄伏在我們脚下，屢屢的跟着我們無聊的歡欣的嘯叫，共鳴。

斐立浦得意非凡。我們也遺棄了無聊的驚奇，淡忘了一切。斐立浦瞧見一件東西在矮樹叢處搖動，便向他開了一鎗。過一會，一個年老的僱傭的農奴走了出來，惶恐地立定着鞠躬。我們狂笑了一陣，重又前奔。

我們驅着馬跑過大石子路，跋涉過一條山溪，穿過溫軟的紫色的香氣撲鼻的草

原。月色把我的知覺全溶化在銀光裏。在墨西哥的天空裏，有盈千累萬的燦爛的星星。我們四周矮小的太陽磚的屋子，在夜光中浮泛，像是在一條黑沉沉的幻河上浮泛着的船舫。山脈湧現在我們面前。這是我生平最偉大的一瞬。

後來，跳過了一重籬柵，縱我們的馬緩緩地穿過一塊犁耕過的田地的鬆厚的崎嶇，我們遇見了幾間農場的房屋靜悄悄地月下輝映。斐立浦又開了一鎗，叫道，「到家了！」

怒馬狂奔着，臉兒紅紅的，心兒衝衝的一陣狂吠，我們已湧到了那一間最高大的屋子，這是他們兩兄弟居住的。斐立浦碰的一聲又放了一響，依舊喊道，「墨西哥萬歲！」

當我們勒住我們的馬的時候，一個高大的，嚴肅的人物走出在門廳裏了，正是斐立浦的弟弟英里克。他生着一副深黑的嚴肅的容顏，一蓬剛硬的，烏黑的鬍鬚。他合上了兩臂，從悻悻的眼睛裏凝視着我們。他的默不作聲的預示着不妙，把我們

的一團高興用一種冷酷的力量壓沉了下去。

斐立浦在這個火炬一般的視線下，彷彿在清醒過來，並且變得有些像羊一般的膽怯起來了。我們下得馬來，在門廊上向英里克站的地方走去。他把他烏溜溜的，嚴肅的眼睛釘住了斐立浦。

「你這酒鬼！」英里克用了沉着的兇悍的口氣說。「你這酒鬼！」你除了你的行樂和發脾氣外，便甚麼也不管了。你現在去了三天功夫！你怕已把你賣了玉蜀黍所得的錢都揮霍完了罷！」

在斐立浦的面孔上，勃發着極端被遏抑的忿恚。「我是你的哥哥，」他啞啞地說；「你不能管我！」

「你這酒鬼！」那另一個氣沖沖地反覆說了一遍。「我在這裏建設一切，你只知道破壞。你和你這樣的一類人，是我們可憐的墨西哥的禍根！像你這樣的頑愚，簡直是我們民衆的敗亡之本。假如你不是我的哥哥，我便得把你殺死了！」

「我是你的哥哥啊！」斐立浦懷怒地吞吐着，他的手忙抽着手鎗。

他們倆針鋒相對地站在廣泛而靜寂的月光中，兩兄弟，墨爾哥的幽思和聰明，她的善和惡，她的文明和野蠻的相搏，並且明示着要得到確實的和平，非等到那年青的弟弟結果了那年長的哥哥的性命的時候不可。

快一點呀美國快一點！

專差火車沿途不停歇的進行。像有戰事一樣。把悠悠的美國田野的靜寂都打破了。當那妖物過來的時候，田蛙撲跳到水潭裏去。宿鳥猛醒過來，東啼西叫。樹木齊向着這湧起的風雲俯屈。這一個震擊，動了那沈寂的田舍，它們的椽柱根根地打戰起來。狂旺的熱，再沒有甯靜了。月兒暈眩着。處女般的夜，好像在甜夢中被它強姦着醒過來。飛逝！專差火車沿途不停歇的進行。一輛機車，後面掛着兩列富麗的花車。

專差火車沿途不停歇的進行。它的汽笛和拉鈴發出吹插的誇聲道：天下是我的！又喀郎地響着：諸色人等迴避！大班先生幸駕來了。專差火車在暗夜的醜臉上噴着金光的火星。它是開往好萊塢去的。耳文·希密德。德美的電影巨擘，爲了他最幼的明星，幾個朋友特定的。焗爐雷鳴着。鐵軌像垂死女人般尖叫着。小鄉村裏的游手好閒的人被一陣如飛的機關車的雷鳴吹過耳邊。他們瞥見一陣急雨樣的金彩的車窗。好像幾個城市在叫囂疾馳。山嶽也像在陡高陡下地往復波動。專差火車沿途不停歇的進行。有全美國的通行權。美國的天下是它的。（美國是一列專差火車，在歷史上輕滑的鐵軌上隆隆地馳去。快一點呀，美國，快一點！）專差火車沿途不停歇的進行。

在一隻寬闊，奇異的安樂椅裏希密德先生後仰着微笑。他年紀已四十五歲，禿

抵，普天下會托着盤盞來捧給依隨心所欲的東西。他是一個短簡的著作家，家。

「我親愛的，」他用着父親一般的聲調向他對坐的一個未解人事的小姑娘說，「待我叫佐治來給你再滿斟一杯吧。」

「喔，多謝，希先生，」她受寵若驚地刁着嘴說，一面舐着她乾燥的嘴唇嫣然地微笑。

「我親愛的女兒，」他咕咕地說，「你不要稱我做希先生！希先生的確是希先生！這麼守禮呵，你不是麼？我的女兒們都叫我做阿伯的。祇要阿伯好了。」

「是，阿伯。」

「那來得好，女仙子。」

「佐治，長大的黑人穿了白色的侍服，行着深深的戲劇化的東方式的鞠躬禮儀走了進來。他用着拿手的本領注酒到一隻脆薄的玻璃杯裏。他把在古舊而卑微的夜

色裏每小時八十英哩風馳電掣的那間宮麗的車廂寢室裏的燈光熄暗了。

「我，我的，女兒，你如今是一個真正的明星了。唔，你到十七歲，你的芳名會在世界各城市的影戲院中，在電光中大放光芒呀。那個可奇特嗎？昨天僅僅是個速記員，明天便成一個名震世界的大明星，像史璜生或范倫鐵諾一般，不會見遜呢。不動你的靈魂麼，我的小新來拉？」

「喔，當然是的，希——先生。」

他天生的一雙小寶寶的碧水明眸，柔和得像個改良種的一般。美秀而起波浪的短髮，紅白相映的溫潤臉兒，醜態得好像一張霍司德所繪的平面雜誌的封面畫。纔跑出中學堂哩，已經迷人。她的小心房怦怦地跳動，她的小頭腦繚亂了。「阿伯到底要甚麼呢？」

記者。三個電影女演員，一個女編劇家，兩個男的影片幹事，和一個男的英國小說家在歡飲，而且依着無線電機發的音節而跳着舞。他們中間誰也用不到什麼猴子腺來滋補。

格雷娣司·拉司凡爾德把滿杯的香檳酒一飲而盡，摟着那軒昂的英國著作家，想把太平繩拉一下。

亨利，一個矮小的黑人穿着日色的侍服，裝着東方式的鞠躬禮和奴顏婢膝說道，「請了，小姐，那條繩是專爲緊急問題而使用的。」

「不要管牠，讓我們拉牠一下就是了。我要這火車開得快一些。我要快些——快些——快些。」

「那末請隨尊意吧，小姐——」

「快！快一些。快一些！叫那可機開快些，開快些！」

「是，小姐。」

她並沒有拉它。無線電術真把科學的歷史闢發到最高境地了。它把「是呀，先生，那是我的小寶寶」等語從支加哥打過去。在卡那克旅館裏的快板音樂隊在發狂地鑼鳴。

「那當然是人人高興的，」那個英國小說家翹直地說。好大的一個曠野，好大的一個曠野！快一些呀，快一些呀，」他帶笑帶哼地說。

他想起了他的可驚可喜的好萊塢合同，也摟住格雷娣司·拉司凡爾德來表示他的歡欣。他得意忘形了。這對於衆人是一件淫佚的舉動，他們齊用五彩的氣球來拍打他。

火夫在把煤料抄進融融的爐肚裏去。他是一個形容憔悴的年青的美國粗胚。他身經三次的擲車，有一次一塊鐵片嵌進了他的頭骨。

「她在裏好運了，不是麼？」他好戰地喊道，他的面孔嚴正得很，當他用一塊

棉紗廠試着給煤灰弄了的那部時候。

「太好了，」那年的司機含着惡意的嘲笑說。他一點也不爲高速度眩迷了；開駛特別快車已有四十年啦。顧希先生也應允在本行程的終點付給他五十塊錢。

「你說太好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豈不在竭力燒火供給你蒸水麼？」火夫大叫起來。

那司機沒有聽出，所以不回答，他在發愁。那火夫卻好戰地覆問了一聲。他是非常發火了。他的女朋友背離了她嫁給一個商店夥友去了。那火夫做了私迷酒麥的勾當也已有三天，從那回撞車，那打破他頭的一回，以後，他變成一個無節制的爛飲酒的酒鬼。可是那司機還在發愁我。

「我一定要眺望個清楚。駛近特芒河的時候，常常要出事的呢。吉嚶就曾在上月裏遭過難，鐵軌上也是空無一物啦。這些火車沿亂行車時刻表的。我不能不眺望個清楚。吉摩被撞過的。他上山，一面放汽笛。不提防第四班車迎面疾駛而來。我

必定要眺望個清楚。」

「快一些呀，快一些呀，」火夫叫喊道。「你把機器開足了，是不是？你不知爲了什麼大發雷霆之怒。像一個惡鬼般把煤塊砰然地抄進爐肚裏去。快一些呀，快一些呀，你這個老婊子生的。」

司機驚愕起來。「你不罵我罵誰？」他虎視眈眈地大叫。

「罵你便怎麼樣，」火夫對着那司機揮舞着他的煤鏟大吼。「你，你，你。」他的長髮隨着狂風招展飄揚。爐子裏的黃黑的光焰發着地獄般的烈火照着他。

在狹窄的伙食間裏，佐治和亨利，兩個穿着，白色侍服的黑人，像個牀畔的斷腸的慈母般垂頭喪氣。

「他們威風不是十足麼？」

「哈，真是了不得。」

「但願我能睡一回。」

「此回不要睡覺呵，老朋友。」

「天地良心，就是賞錢好看些也不值得的，我總不願去服侍那班人。」

「再也不高興了，我敢發誓。」

鈴又響了。「望那老傢伙爆斷一根血管或什麼。」

「暗地裏在他酒裏下些毒藥好了。」

「願我有這膽量。」

一霎時，又變成東方式的了，佐治得意洋洋地給希先生把世間最美的瓊漿注向一隻希世珍寶的酒杯裏。

「快把那幾盞燈也熄了吧，」那大老實說。「它們要傷我的目光的。」

「是，先生，是，先生。」

專差火車沿途不停歇地進行着。

衆人在下一列火車裏演一齣『好萊塢』呢。他們不惜勞神傷身。他們嘯叫，掙扎，扯衣，扭軋，緊親香澤，嗚嗚自得，又大嚼肥雞和夾肉麵包。一個幹事和一個女演員潛行到一間寢室裏去了。其餘的人大家都擦摟嬉笑，呼號又怪叫。他們把芥末塗來塗去。一件衣服扯破了。地板上纏藉着手巾，菜片，瓶塞和紙煙蒂。無線電機嗚嗚地響起，黑夜飛逝，車窗外形式式的慘澹的出舍，竹樹，河溪，像西洋鏡般一幕幕映過去。那沉暗的，年久的美國田野發着山鳴谷應的吼號，那裏對於這個新奇的東西有一陣排斥的空氣。但這專差火車不肯停歇一下的。

「好，好，讓我們給陶姑娘和阿伯獻奏一闕夜遊曲吧。」

「且慢，讓我們叫那司機開得快一些，」格雷娣同銳聲地叫道。

有人把頭伸向車窗外面去探望。「多麼快呵。快得好像一張開司東的笑片。」

「噫，來呀，讓我們給陶姑娘和阿伯演奏一闕『夜遊曲』吧。他是我們的主

人，不是麼？少不得要表示我們的感恩呢，我們不是要的麼？」

火夫忽然把鍋爐火室的門打開了。當那猛烈的火氣噴他的汗臉的當兒，他還喜氣滿懷的吼號着。他的肌肉累累地凸起。他的胸膛上的汗水閃射出光來，他像一頭蝨牛般跳着舞。他爬上駕駛室來了。老司機便驚叫起來。他却不由分說地用煤鏟對着老司機的腦袋就是一鏟。司機慘斃了，火夫跳着舞。

「快一些呀，快一些呀，」火夫向狂風揮着二隻巨臂大喊道，「我叫你跑得快一些，你便跑得快一些呀，我是這兒的老大了。我是個百萬富翁。我是普天下的大王呀！」

專差火車沿途不停歇的進行。它向前奔騰，猶如什麼巨人把它踢送了一腳。

希密德先生有些微微的出汗了。

「憑我要世間哪一個姑娘，我都能弄到手的。但我心裏祇要你，我的絕世的可人兒呀。」

「喔，阿伯，你怎麼說話這樣的優雅呢，你的談吐真像詩哪。」

「小兔子兒，識我知我的，你是我的生平所見的第一人了。人家總以為我是個無情的笨呆的商人，那里知道我有一個藝術家的心靈呢。那簡直也是我成功的秘訣哩。我要和你解約以前把你造就成一個大藝術家，如果那僅要我花去一兩百萬塊錢的光景。」

「喔，阿伯，你使我的心震蕩着呢。」

「你親我一個嘴罷，女孩子。」

「我年紀這麼小，」他含羞地囁囁道。「我不懂這類事情的，這樣有不對麼，阿伯？」

亨利和佐治倆非常驚惶。他們齊從伙食間的窗洞裏探首出去張望。風刮在他們面上，好比技擊家的老拳的一擊。

「天啊，車子開得這樣快，要出軌了，一定的。我從未見過車子開得這樣快的呵。」

「我想這是不錯的，佐治。我想不錯的。此次老戈登開車，他快慢總曉得的。我想如此。」

「這不像對啦，我告訴你。呀，不。太快了，太快了！老戈登今天開車。想是對的，想是對的。不會錯的，佐治。我想對的。我想對的，」一個黑人侍者對另一個這樣說。

那作樂的羣衆闖進去祝頌阿伯。但寢室的門已經背着他們下了鍵。衆人用空瓶在門上敲打，一面大嚷，「哼！哼！」他們點足搖擺，專差火車如狂地疾駛。它不

稍停歇的。有幾個人在生病了。格雷娣司·拉司凡爾德在華貴的地板上嘔吐。個個人像一羣野獸般噁噁嘻嘻，英國人扶住了美國人，把她的頭托着躺下。

格雷娣司變成戲迷了。她像耶穌一般嗚咽哭泣。「他欺我太甚了，」她哀號道，忽地又走去。她向着屋門發瘋地蹴踢。「我曉得裏邊在幹些甚麼的。他爲了那個小賤貨便把我丟棄了，那老拐子。但我要拿些顏色出來給他看。我要揭發他爲了小姑娘發老昏的醜態。我要和他絕離。我要控告他。他陷害我啦。」

其餘的人像一羣野獸般哈哈地嘻嘻皮笑臉。他們跟着火車一同搖擺顛簸。「噫，你去計較，格雷娣司。來唱個歌吧，格雷娣司。坦氣些。他是我們的主人，可不是麼？」那個英國小說家很傲慢地照着他的單眼鏡，沉思着他的合同。格雷娣司真是不開通。但那裏正發着像狗狼和孔雀般的怪笑。各個人都引吭而歌。「福哉，福哉，羣衆肯於是，則地獄於我何有哉！——」

亨利和佐治踉蹌地進來，圓睜着眼，灰白着臉。

『太快了——太快了，』他倆大着舌頭說。

笑聲還是像一羣野獸般的。他們還把氣球戲擲給兩個黑人。

於是——『出！』

生命像個炸一彈般轟炸了。

又是一聲——『呀！』

那個小宇宙像在火花中從大炮裏開射出來。像南島上的煙火。像釘死一般的
痛楚。

有像潮來時的浪濤 有像天搖地動，有像快被巨人吞食下去時的小孩子的最後
的孤零零的哀號。劈剝拍拉。漸漸消失，最後繼寂靜了。一只鳥在這忽變大快人心
的朦朧裏啼唱起來。那邊有一陣煙肉的氣味。

那條大怪物橫倒在田野裏，好多噸的鋼鐵像長蛇般的扭曲着。從那大爬蟲的傷口裏，一縷縷迸出多量的汽霧來。年久的田野依然是涼爽，黑暗而且寂靜。不錯的，有一只烏啼唱起來了。

希密德先生饕餮的臟腑被人家過而隨之的自棄在石子路中間。天空裏，幾顆最後的星星還在閃爍。格雷娣司滿口的血污。她只是鮮紅而赤條條的，那位英國小說家是不尊嚴了；他沒有了臂膀。黑人佐治僵臥着，又長又扁。夜色非常暗澹而且幽芬，陶姑娘在鐵軌旁擁伏着碧色的草地。火夫的野腦袋滾得不知去向了。那邊有血肉的腥氣。有烏叫的聲音。電影記者的肚腹好像一只血盆，仰天張開着。

『快一些呀，快一些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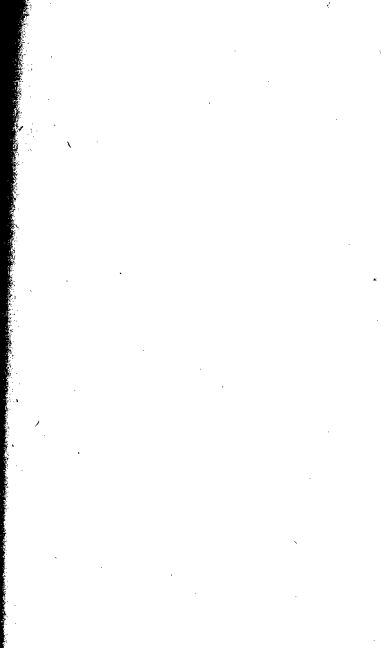
革命。

一個慘白色的農民從黑暗處跳出來了。他手中拿着一把鐮刀。一個慘白的勞工穿着工人大袴也來到了，帶着一柄鎚子。他倆沉鬱地着手救濟的工作。曙光漸露。

一顆紅的晨星隨即顯現。

美國是一列奔向好萊塢去的專差火車。

快一些呀，美國，快一些！



A · 喬萬尼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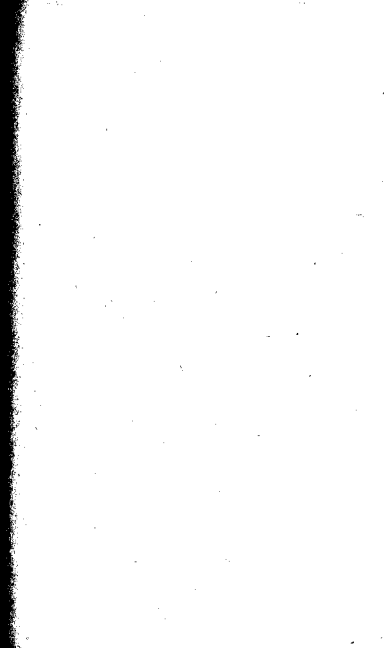
獨

步

者

一

篇



獨步者

我聽到腳聲在我的頭上徹夜不停地響着。腳聲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徹夜不停地。腳聲來時，四步一頓，去時，也是四步一頓，在這一來一去之間，便是靜寂，夜，和無窮。

這九尺的牢牆是無窮的，而且在這黃磚瓦和紅鐵門之中，獨步者的行程是無盡的，他所思想着的，只是一切不能鎖住的事物，而那些事物都是遠在日光照臨着的世界裏，各在散野的巡禮中向着運命所注定的目標走着。

在整個無止息的夜裏，我聽到腳聲在我頭上響着。

獨步者是誰？我可不知道。這是獄中的鬼魂，無眠的腦袋，一個人，這個人，
這個獨步者。

一——二——三——四：四步之後，便是牆壁。

一——二——三——四：四步之後，便是鐵門。

他獨自把他的步伐打量了，而且非常精細地，謹慎地，縝密地打量了，猶如絞
官打量繩子，掘墓者打量棺廓一樣——多少尺，多少寸，又四步有多少磨擦力。

一——二——三——四。每個腳聲在我頭上奏着重而不實的響聲，每個腳聲的
迴音在我的腦中奏着空響，當我在猶豫地，畏怯地計算腳聲的時候，我想，在無盡
的獨步中，他或者有一次在黃磚牆和紅鐵門之間走五步而不一定老是走四步吧。

然而，他的步伐，他是打量得非常精細，非常謹慎，非常縝密，他是不會破壞

一切生物與無生物的聲音，一切夜聲的喧騰，我都曾經在自己的潛思默想的失眠中聽見過。

我會聽見過一個人的悲泣，他是爲了死亡之物而哭喪，也會聽見過一個人的浩歎，他是爲了不死之物而苦悶；

我會聽見過一個人的抽咽，他是蒙在毛毯裏頭哀哭，也會聽到過一個人的絮語，他是在冷石頭上叩頭祈禱；

我會聽見過一個人的貓笑和陰笑，他從鐵門縫裏，對黃磚牆的可怕浪人，和夢靨的紅眼而窺探；

我曾在驟冰一般的沉默時間聽見過一個人的聲音，他是噙着乾咳，他巴不得他的喉嚨不要作聲，好使他不致於在地板上亂吐痰液，因爲這是最凶險不過的聲音；

我會聽見過一個人的聲音，他是宣着堅誓，我聽着一半兒驚異，一半兒懷疑，因爲這是比童貞女的祈禱還要神聖；

我曾聽見過一個最可怕的，就是二百個頭腦的沉默，這些頭腦，都藏着一個單純的，無憐的，無赦的，絕望的意念。

這一切，我都曾經在悵惘裏聽見過。

什麼牆外的風語啦，

什麼遠方的鐘聲啦，

什麼苦雨的輓歌啦，

什麼愁城的遙響啦，

什麼驚跳啦，野跳啦，跟我的心靈相偎倚着的一個心靈的狂跳啦，

這一切我都曾經在靜夜中聽到過；

但是這一切的聲音之中，沒有比在我頭上響着的腳聲更高大，更堅實，更愁人，更有力，更難受的了。

徹夜不停地，他一邊踱着，一邊思索着。到底那一個可怕呢？是他的獨步和響着在我頭上的腳聲呢？還是他的懷想和他的不言之隱呢？

但是他到底懷想麼？他爲甚懷想？我懷想麼？我只是聽聆腳聲，檢點腳聲。四步之後，便是牆壁。四步之後，便是鐵門。但是外面呢？外面呢？他在門藉之外，到底會到那裏呢？

他不會走出外面。他的念頭襲破着鐵門。或許他會像怒潮或希望之流一樣地冲破，但是他還是要像失救和失望的巨浪一樣地迴擊牆壁。他走去走來，常在風風雨雨的怒思的狹阱之中。只有一個念頭——無間的，固定的，不動的，險惡的，無力的，而且無聲的。

這是一種瘋狂，迷亂，悲痛，和失望的思想。是一種地獄思想，但是這是種自然的。倘若世界上有牢獄存在，那麼一切自然的東西——麵包，工作，幸福，和平，與愛情便都是不可能的東西。

但是他想不到這些上去。他獨步的時候，他總想到那世界上最超凡的，最不可及的，最不可能的東西。

他想到一個黃銅的鑰匙，只要旋轉一下，就可把紅鐵門打開。

這是獨步者在他徹夜不停地走着的當兒所思想着的全部。

這就是兩百個沉浸在黑暗和夜靜中的頭腦所思想着的，同時也就是我所思想着的全部。

這真是妙事，牢獄的奇智，居然會使人人都具着同一的思想。

這真是怪事，法律的天意，居然會使人人之在心思和情感兩方面都得平等，權利的最後階段，智慧底貴族專政是滅亡。理智的德模克拉西已經把兩百個頭腦升上了同一思想的同一水平了。

我，雖然沒有殺人，但思想是和兇手的一樣。

我，雖然沒有偷竊，但理智是和像兒的一樣。

我思想着，理智着，虔順着，希望着，懷疑着，伺候着，有如被雇的兇手，吞
款者，磨造者，詐騙者，亂倫者，強姦者，醉漢，娼婦，龜鴿一樣，我，我是常想
着愛情，人生，花，歌，美咧與理想。

一個小鑰匙，像我小指一樣大的小鑰匙，黃銅的亮晶晶的小鑰匙。

我的一切觀念，一切思想，一切的夢，都凝聚在光亮的黃銅的小鑰匙上面。

我的腦經，我的靈魂，我的最深刻的人生中突然湧起的一切潛力，都被抓
在藍衣白髮的那個人的口袋裏。

他是偉大的，有權威的，可怕的，他是白髮的人，因為他的口袋裏有偉奇的符
咒，牠可以使人叫喊，使人禱求，使人狂笑，使人咳嗆，使人跛步，使一切的人警
醒着，聽聆着，意想着同一的狂妄的思想。

這個白髮的人，具有黃銅鑰匙的人，是再偉大不過的了，因為全世界上再沒有

人會使這兩百個人這麼永久地凝結着同一的思想。當然，待到光明出現的時候，我
準要寫首頌歌來稱揚他，歌中將要稱他爲比摩漢默特，阿蒲斯，道寬麥大，和麥斯
茂，以及其他思想的權威還更偉大。我將稱他爲全能，因爲他主宰着人類的一切和
我的一切，他的全能是在於他的口袋裏的黃銅鑰匙。

我的一切事物，都由他主宰着，只是對這種神怪的玄學而產生的輕蔑的烙鐵，
和憤恨的大刀，還不會由他主宰。這種玄學，足以把使徒和兇手，詩人和鴉婦，共
同意想着這同一的大門，這同一的鑰匙，這同一的出路，在各種不同的人生的太陽
下的大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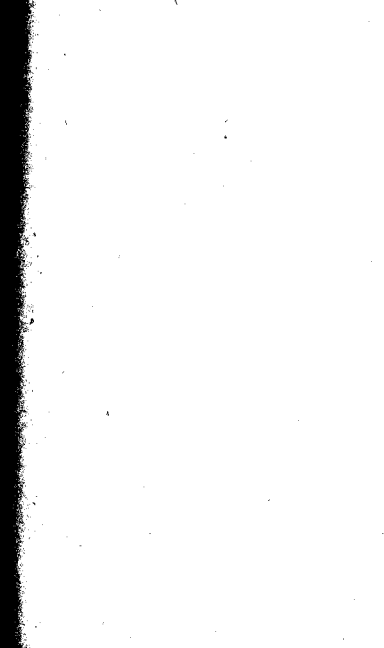
我的弟兄啊，請再不要獨步了罷。

在墳上獨步是不對的。從墓碣走到低處，從低處走到墓碣，都是只有四步，這

假如你停止了你的獨步，我的弟兄啊，這裏就不會再是墳墓了，因為你總要給還我那種鎖住在你腳上的思想，同時更將給還我那種自由思想的權利。

我懇求你，我的弟兄啊，因為我已倦於悠久的失眠，倦於檢點你的脚步，困於這樣的睡眠了。

止步罷，休憩罷，睡眠罷，我的弟兄啊，時機近了，要打開獄門，並不是單靠鑰匙的。



U · 辛克萊 旅

路 外二篇



旅 路

波波林克老哥！你好！你可知道我是怎麼來到這步田地的嗎？

— Es ist nun einmal so ,

Kein Dichter raist incognito !

啊，又來到露天來了，看吧，世界是青翠而綺麗的；跟着風兒奔跑吧，欣賞百花吧，傾聽羣鳥吧！我坐在泉邊；午餐是已經吃過了。

我的脚步轉向澤稷市走去。

——我在馬路上蕩了整整的一天了，我正需要找個地方站一站腳了。我可想不到我們的國家把這擔子放在我的肩頭。我是活像一頭病了的野獸一樣——我要找一個棲身的地方呵。我幻想着或許在路上能夠找到我的工作，然而怎麼也不能夠。世界是幸福的；而我的工作却是不幸的。

我的希望是在旅路的盡頭，可是行路就是一種苦役。到那時我的錢也化光了！我必須找一間草棚樣的地方——一間破房子，或一個穀倉——或別的什麼地方。

我還是多跋涉一天的路程吧。那麼，我想，我一定跟紐約離開得更遠了。

——今天，我走過一個流浪人的身邊；在我們並肩走着路的當兒，我構成了一

盤演辭：

「我的老哥——我們難道不是弟兄嗎，老哥和我？」

「我們難道不是從胖大人那里逃來的嗎，老哥和我？認識真理的難道不就是我們嗎？」

「你的衣裳是破了的，你的眼里也閃着餓火；我和你正是難兄難弟哩。」

「你的運命——流浪；我的命運——也是流浪。用了沒有休息的眼睛探望着世界，却碰見了人間的欺詐。」

「然而我不因這緣故而悲哀，不，並不因這緣故，我爲的是一種更深的苦悶；我的受苦受難，是與生俱來的，我的成爲酒徒，也是與生俱來的。」

「呀，老哥，這真是事實呵。」

「究竟我渴望些什麼，那就不容易發見；有時被我發見了，我也不知滿足，還是一定要多找一下；因此呢，我只有孤獨。」

「試問，老哥，究竟誰在向我們加上了這種苦難的呢？」

「難道我們活該在苦悶和不安之中過日子？」

「難道世界就沒有人肯留心聽聽我們的聲音？難道我們活該衰弱下去，昏倒下
去？」

「難道我們活該死掉，活該被忘掉——老哥和我？」

「哦，請告訴我，這是什麼道理？——你聰明的人啊！」

詩人的祖國

沒有信心，那是多麼可怕的事！做一個沒有信心的人，那是多麼可怕的事！

——這是今日的一切人們的呼聲——世界是存在着這許多的沒有信心的事——這是我們現代所有的隱憂——這是到處都看見的——到處都流行的！

今天是禮拜日。我發生了一個異樣的體驗。我走進一座教堂——高高地在那講壇上，穿着森嚴的禮服，向着上帝奉獻禱詞——我目覩了一個沒有信心的人！

他宣傳着教義。他的教義的主題是：『自由主義』。

『這一般人，』宣教師說，『正在蒙蔽着走向得救之路的我們的眼睛，他個正

在一天又一天的暗中挖掘我們的信心！他們對我們說，上帝的神聖的言語就是一文學——同時，他們又指出了更多的「文學」；然而，啊，我的朋友們呵，他們何嘗拿得出什麼新的聖經！」

當我站起身子，走出那座教堂的當兒，我低聲自語着說：「做一個沒有信心的人，那是多麼可怕的事！」

哦，但丁，哦，歌德，哦，沙士比亞，哦，華滋華斯，哦，雪萊，哦，愛墨生！哦，被再三塗上香油的聖潔的精神！做一個沒有信心的人，那是多麼可怕的事！

信了聖經，而不信文學，那是多麼可怕的事——信了聖經，而不信上帝，那又是多麼可怕的事！

你以為這個世界是靠著兩千年前的啓示而活着的！傻子！這個世界是在你的身體活著時靠着心的搏動而活着的——靠肉體的生命的一瞬間的啓示和努力而活著。

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吧，這偉大的啓示者將向着一些貧民中的寂寞的思想家，交代出一種新的言語，使如今大家所熟知了的一切法律和義務都化爲灰塵一樣的東西。

對世界的看法，往往有好多種，而且往往一次比一次深刻。我認爲世界是一個可怖的存在，正在高聳，擴張，爲萬千羣衆的勞動和苦痛所支持。誰會把新的希望和新的勇敢之歌帶給我們，而不致在今日化爲灰塵呢？

這件工作的完成者，就是詩人；在寂寞無聞之中活下去，又死下去，飼養着一世紀一世紀的人們的饑渴着的靈魂——這是詩人的工作。他將歌唱，永遠地歌唱，終於在他的歌曲的甜情中死掉。

不是在這裏用空文字寫作的現在，而是在戰顛的現實之中，當我想到詩人的事情時，就有一隻手接在我的額間，一個身影出現在我的室內。

最主要的是，我想念着我的祖國！熱情地，非言語所能形容地，我熱愛着我的祖國。倘若我撕破我的心，以至流出鮮血，傾出我的心靈上的眼淚，那是爲的這種虔敬，這種希望——那是爲的這個華盛頓和林肯的祖國。這樣的一個祖國，從來就不曾有過——也不會有；自由神正在它的山巔守望着，顫抖着。

——祖國所需要的，是一個歌——一個歌和一個歌者；去把祖國指向高級的模型，去把充滿着這種意味的音樂響遍全國，去把全國的人心打動，去把他們燃燒起來，壯烈起來；這才第一次出現了自由，第一次出現了真理，沒有了欺詐，也沒有了謊話。這消息，像雷聲一樣傳佈開去，攪動了整個的國土；那時，人們終於兀立着，達到他們能力所及和意志所要的一切！

——目的是什麼？可不就是那醜惡城市的捲去，肉類的滾開，和黃金的收起嗎？我的勞動目的，就是爲的這些事——我要把祖國從卑污者和商販子的手里奪取下來！我要把祖國的人們和我一道兒領上高山，以一種高昂的，堅強的決斷來震動

他們！活的事物將在我的祖國出現，活的事物將在我死掉以前產生，因為對於我的事物的飢渴，正燃燒着我的心胸，而使我不得安寧。自由！自由！嚴肅的正義和光榮！知識和權力！正午的火焰！

明日的文化

哦，你這文化！你這社會！你們這些批評家和讀書家！啊，新的預見和新的信仰，正該是你盡力救護的一樁事情！你的全生命所由建立的根基，是靠着它——你這民主國所以成爲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因素，也就是靠着它。然而你在幹些什麼？你會幹了些什麼？我在這裏，你來吧，請告訴我，你究竟會幹了些什麼吧。我有的只是預見！——我有的只是信仰！可是你偏偏餓了我的肚子，打了我的身體，以致病得不能走動了！

我還能向哪裏去呢？除了斯惠夫特(Swift)所說

的成語「像一個中毒的耗子似的死在洞裏」以外，我還有什麼希望呢？高等的女士和紳士們呵，我只能希望你們把那成語想一下吧。這終究是不快意的事情——「像一個中毒的耗子似的死在洞裏」。

你們要我相信你們的文化；你們又要我相信你們對於光明的愛好！但我倒要告訴你們，到什麼時候我將相信你們的文化和你們對於光明的愛好。

我嘗說，世界上最終的最高的事物，乃是天才。我嘗說，宗教，藝術，進步，啓蒙——這一切都由天才創造而成；因此，天才乃是最初的同時是最後的，最高超的同時是最優秀的，最基本的事物。我也嘗說，當你們認識了這事實的時候，當你們相信了天才的時候，當你們替天才開闢道路或鋪平道路的時候，我嘗說，到了那個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你們才可以告訴我，你們是已經文明化了。

這事情向着天抗議——抗議你們的殘酷，你們的愚蠢。自從第一個詩人到世界

以來，就只有苦痛，誣蔑和恥辱的同樣的故事。你們究竟在幹些什麼呢？

我們所要談的，是貧困問題，僅僅是貧困問題！詩人並不期望世界上的什麼東西，他只願聽他靈魂中的語言。他並不期望你的什麼東西，却只要你給他應該吃的東西——當他寫詩的時候，可憐人啊——並不是爲了自己，却正是爲了你們呵。

這是你們的恥辱——你們期望——你們一向期望着——使詩人除了擔任他的靈感所要求的可怖的工作而外——只得走入粗劣野蠻的世界，奴役於他的麵包！這是恥辱！這是誣蔑，是蠻性，是愚蠢，是不名譽！可恥的你們呵，可恥的你們呵，世界呵！

詩人！他來時，心兒顫動着喜悅；他來時，眼裏湧現着狂歡的淚滴。他來時，胸膈在突突地跳，喉嚨也在梗塞，心臟也在爆裂。他來時，對於他所看到的美，使

却喚了狗來咬他——把他趕出在你們的門外，還咬破了衣裳，咬出了血來！

詩人！他被你們趕到了市場上，沿門討飯！你們使他受盡了法律的制裁，像你們對付流氓和惡漢一樣——說是不做工的人，便不得吃東西。你們的懶骨頭，酒罐頭——還加上你們的詩骨頭！任何人都得賺自己的飯吃，任何人都得打自己的去路！誰也不得求人，誰也不得救人，個個都是一樣！可恥！可恥！

而你們是愛文化的！我們是愛詩的！你們是文化的，你們是解放的，你們是啓明的！其實，你們只是傻子！

我告訴你們吧，我心裏還懷着這事情的苦痛——它日日地在我的靈魂裏縮成一團。這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的呼籲！而現在，我不能自己救自己了——哦，至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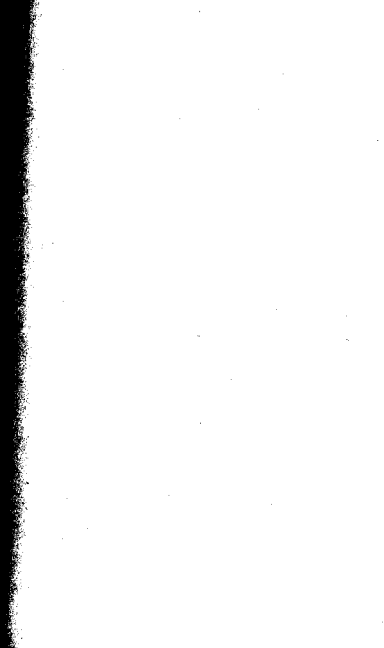
讓我救救別人吧！哦，上帝，在我死掉以前，讓我先發出一句話傳達到別人的心裏吧。讓我先幹一些改造這可惡的現狀的事情吧！各個時代的聲音向我呼號着。不僅是上溯過去了的幾百個時代——而且是遍及未來的幾百幾千個時代。我們幹些什麼呢？它們喊着——誰來救救我們？難道我們必須分受同一的運命嗎？——難道我們也必須白費氣力地掙扎到死嗎？在這文明化的世界之中！在這追求進步的世界之中！在這求只光明而別無所求的世界之中！

我不想向惡徒說什麼，也不想向那些譏刺我的人說話；要是世界上只要這些份子，那麼，我甯願閉住我的嘴巴，走開完事。可是你們這些領袖份子，你們這些上層份子，你們這些看破一切的份子！——難道我不能找出幾句話來傳達給你們嗎？你們這些真正愛書的人，你們這些有錢的人，你們這些只想用錢的人！——難道我不能找出幾句話來傳達給你們嗎？

我告訴你吧，我們的祖國若不給天才的份子以給養，那就決不會文明化，就決不會領導人類，就決不會找到我所發見了的煉獄以外的地方！一定要使這基本的東西成爲了現實，那麼人才會知道他有沒有天才，人才會有表現他天才的日子來到，才會受社會尊敬，保護，而不致像狗一樣地被蹂躪或被踢開。這樣，詩人才不致被逼到市場上去販賣他的貨色！這樣，詩人才不致使他的靈魂爲爭取麵包而受苦！這樣，倘若他把自己的精力轉到了高級的事物，因而向世界展開了他自己的時候，那麼，他便不會在求生的鬥爭中被踏倒！這樣，他便不必忍受侮辱和誣蔑；他不必在未成熟時「率爾操觚」，也就不致因早日的失敗而陷於發育不全和畸形的狀態。



J · 倫敦 夜 的 幻 影 外 四 篇



夜的幻影

「這一切，在若干年前，都是些頰紅膚嫩的小嬰孩而能夠被壓成者燒成你那意中的社會形式。」

嘉拉伊 (Carlyle)

昨晚夜深時份，我獨自沿着商務街，經司匹台菲爾路走到了法衣脫却貝爾路，折向南首走去，過列門街，直達船塢那里。當我一邊走着的時候，我一邊便對着東市梢的報紙發笑起來，那些報紙簡直是充塞首着城池的傲態，大言不慚地說東市梢怎樣怎樣，除此以外，對於牠是否為人間的居住地，却就不加論列了。

就我目觀的一切來說，其中什分之一，都是有點難說的。大部份都是忌口的。不過一般地說來，我是看見了一個夢魔，一個催人欲死的可怖的泥坑，片加狄萊路和同屈蘭路的「夜之恐怖」的一個無可言喻的穢亂狀態。這是個衣冠的二足動物的動物園。稍微近似人類，但是更有點近似獸類，若要補述這個光景的話，那麼還有銅鈕釦的關人，在他們中間防止着一切過於兇險的咆哮聲。

關人正在那邊，我很高興：因為我不曾穿上「火夫裝」，而我就是那些上下尋食的肉食動物所要取用的「飼料」。在關人之間，這些動物時時刻刻地，銳利地，飢渴地瞪着我，他們很像是水狼，我怕他們的手掌，他們的裸出的手掌，彷彿人家怕猩猩的前肢一樣。他們使我聯想到猩猩之類。他們的身體是又小又醜，而且俯伏着的。他們沒有隆高的肌肉，沒有豐滿的筋脛，也沒有寬闊的肩膀。他們却常可說是表示着穴居時代的人民所經歷了的一種原始的自然經濟。可是他們那種貧弱的身體，也是富有力量的，這就是抓，握，撕，割，種種的兇猛的力量。當他們

向着人類的餌食撲去的時候，據說他們竟把那個被迫害者拗折得背骨都碎斷呢。他們是無所謂良心，無所謂感情，無所謂畏懼，更無所謂恩誼，只要有半點兒的運氣，就無所不幹的了。他們是一種新的族類，都市的蠻族的繁殖。街道，民房，小路，窮巷，都是他們的狩獵場。正像山谷之於自然的蠻族一樣，街道和建築物在他們，簡直是視為山谷一樣。貧民窟是他們的淵藪，他們就在叢林中獵取些東西來度他們的生活。

西市梢的黃金的劇場，和奇麗的私邸裏面的那些親愛而且慈悲的人，決不會目擊着這些動物，也決不會夢想着他們這些動物的存在，他們終究是在這兒存在着，生活着，在叢林之中活生生地活着。然而，當英國正在牠最後的戰壕之中，全國的健兒們正在火線上的時候，那是就要有大大的禍患臨到他們的頭上了！因為，在那個時候，他們就要從他們的柵檻中，窟穴中爬出來了。而那西市梢的市民一定也要看見他們和從前封建的法國的親愛而且慈悲的貴族看見他們一樣，當與他們相見

的時候，還一定要彼此盤問起來。

「他們究竟是從那裏出現的？」

「他們也是人類麼？」

可是他們決不是幽囚在動物園裏的僅有的野獸。他們祇是這裏那裏地潛伏在幽暗的街頭，像灰色的影子沿牆隱遁一樣，至於從腐爛的中腰裏生育過他們出來的那些婦人們，更到處都是，她們粗聲地哭泣，用着沉哀的調子向着我求乞小錢以及其他比辨士還不值的东西。她們設着盛大的饗宴，慵婦一般的，頭髮亂蓬蓬的，病眼的，雙目的傳情，清音的喋喋，充盈着淫猥穢褻的氣息，酒性發作的時候，就橫陳在椅座和櫃臺上面，說來已是絕對厭忌，看來更是可怕得厲害。

此外，尚有其他的種種，怪悖的面色和姿態，佝僂的怪物，到處在我的肩頭碰來撞去，腐朽的醜形，社會的慘敗者，漂零的死骸，活着的幽靈，這些都是有他們的不可思議的典型——婦人們受了病症和飲酒的摧殘，她們的醜名字在公共市場上

也換不到兩辨士了，男子們呢，裹着怪樣的破衣，因艱困顛沛而變為畸形化，他們的面孔現出一種無窮的悵痛，淡漠的呆笑，猿樣的緩步，他們的動作是一步一步地，呼吸是一息一息地瀕於死亡，還有那些十八歲至二十歲之間的青年女子本來是具備着整潔的身體和面顏，從來沒有經受過什麼污弄，可是在一種急速度的慘跌後，她們便一落千丈地降到了地獄的底層。我記得還有一個十四歲的和一個六七歲的孩子，帶着蒼白的面孔和病態的身體，兩口兒都是無家可歸的，祇是憑着檻，危坐在石上，漠然地空自守望着什麼似的。

不適者和不用者啊！產業並不在大聲地呼召他們。並不因男女的不足而去添招工人。碼頭夫的足跡羣集在碼頭的入口處，因為工頭不招他們，祇得咒天怨地退散開了。在業的機師，爲着失業的同事，祇給以每星期六先令的津貼。五十一萬四千名的織布工人，協定了反對禁用十五歲以下的童工的一項決議。婦人，不知其多少的婦人，竟在每天十四小時工作的苦汗工場的場主底下發現着。佛里門爲了失業問

題，便自投泥坑而死。亨特不願進伊司林頓救貧院，寧肯殺身於李岑特運河，因為他做出來的工錢，在膳宿方面贍養不活自己的妻子和孩兒們，終於把一家數口全都戳斷了咽喉。

不適者和不用者啊！慘愁的，被屏棄的，被忘却的人們都死在這社會的屠場上了。賣淫的子孫——男，女，以至小孩的賣淫，血與肉的賣淫，光輝和心靈的賣淫；一言以蔽之，就是勞働的賣淫。如果這就是文明所能服役於人類的至善的能事，那麼請還是給我們以咆哮和裸體的野蠻狀態罷。曠野和沙漠，洞穴和地窟——在這些地方做一個人民，比較去做機械和地獄底下的一個人民，倒還優越得萬千百倍罷。

自 傳

我以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生於舊金山。在十五歲的那年，我已經是人類中的成人了，那時候假如我是有省得出五分錢的話，我定要把牠去買啤酒而不買糖菓的，因為我覺得買啤酒這一回事是比較地有些成人的氣概。如今，我差不多是年紀加長了一倍，我想追求我那未曾相當地過活了的少年時代，然而我終於不像對一生中的其他任何時期那樣地認真。你想，我的少年時代將叫我如何找得！我所想得到的最優先的事情中的第一件，便是責任。關於教我讀書和寫字的事，我不復回憶得起來了——這兩件事我在五歲時都已經能夠辦到——我還知道我的第一個學校，便是在聖

麥顯奧 (San Mateo) 的一種無規律的時作時輟的課業。名義上級級分桌而坐，但是有時竟然沒有人去授課，因為教師老是酒醉醺醺。其時同學中年長些的一個會來把他痛打一頓。隨後，教師又拿小同學們出氣，也就還擊他們一頓，所以你們不難想像得出這是個什麼體統的學校了。凡是所謂有文學嗜好的和有文學意想的人，誰都與我無關，而且他們怎麼也不來聯絡我；其所以能夠使我同文學接近的原因，還是緣於我的曾祖父，他是當地的一個著述家，一個威爾士人，向有瓊斯祭師的綽號，在邊境的叢林中竭誠傳教的。

我的最初而且最強的印象之一，便是旁人的不學無術。九歲未滿，我已經讀過而且沉醉在華盛頓·歐文的亞爾漢勃拉 (Washington Irving's *Alhambra*) 那冊書籍裏頭了，可是我總不能明瞭牧場上的其他人物為什麼一點都不知道那冊書是怎麼樣的。後來我幾回答出結論，以為這種愚蠢情形是本村的一般的現象，而且深感到那些城市裏的人們是決不會那樣愚蠢的。一天，有一個從城裏到這牧場上來的人。

他穿的是一雙油光的鞋子，一件棉布的外套，我覺得現在總是我同他這樣一個開化的頭腦交換思想的一個好機會了。我拿了一座破落了的煙囪上的磚瓦，自己手造了一個『亞爾漢勃拉』譯者註：這是一種西班牙式的古宮的名稱；鐘樓，高臺，色色俱全，聖粉的筆蹟標誌着個別的部份。我在這兒作了這個城中人的嚮導，把『爾亞漢勃拉』拿來問他，可是他也是對我瞠目而不能對答，像牧場上的人一樣地愚蠢，因此我獲得了這種自慰的觀念，自以為全世界就只有兩個聰明人——華盛頓·歐文和我賈克·倫敦自己。

當時候，我的其他讀物，大半包括在一角錢一冊的小說作品裏。這是從雇工那兒借來的，此外還有新聞紙，這裏面，關於窮而貞潔的女店員們的冒險故事，便是僕人們所注目的東西。

正因為讀了這些東西的緣故，我的頭腦是必然地守舊得可笑的，終於還是非常孤寂地讀我一切到我手頭來的東西。一冊烏依達 (Orinda) 創作的小說 雪葛娜 (Siguna)

却使我大受感印。這部小說，我整整地讀了兩年。長大來，我纔知道了牠的結尾的內容，因為在我當初讀到的那冊書裏，牠的臨末的幾章是失落了的，所以我一向是在夢想着書中的主人翁的結局，正像那主人翁不能晤見奈美錫斯(Nemesis)的情形一樣。我在牧場上的工作，在某一時期內，是只看守蜜蜂，當然從日出直坐到很遲暮的午後，在樹下守候羣蜂大隊到來的時候，我是很有讀書和夢想的餘暇的。利物摩爾山谷(Livermore Valley)是十分平淡，即使是牠周圍的小山，在那時對於我也不生多大興趣，祇是在羣蜂借逃之後，而那些牧場上的人提了水壺，水盆和水桶的時候，纔是打斷我的幻想的唯一的事件。我記得雪葛娜的開頭一行，是「這只是個小孩子」，然而他已經夢想着做一個大音樂家，而且還夢想着全歐羅巴都放在他的腳下了。不錯，我也只是個小孩子，我為什麼不能成爲雪葛娜幻想中的人物呢？

加州牧場的生活，在那時對於我簡直是一種僅有的最無聊的生存，唯其這樣，我纔老是每天不忘地想到地平線外，看看世界去。這時我甚至發現了耳畔的低語，

又還發現了神祕的天啓；我的頭腦傾注在許多美麗的事件上，縱然我的環境是不美麗的。許多的山陵和周圍的羣谷，都是我的眼中的穢物和痛心的痕跡，除了到我離開牠們之後，我總是不會惠愛牠們的了。

沒有到十一歲，我就拋撇了牧場，來到烏克蘭 (Oakland)，在那兒的時候，我把許多的時間用在『義務公共圖書館』 (Free public Library) 裏面，迫切地研讀我手頭所得到的一切讀物，使我從沒有一點訓練的中間，竟然兀自發狂到了跳聖維德舞 (即跳舞病) 的那個階段。自從我在世界上多求得了一點學識以後，幻滅的感想也迅速地跟着來了。在這樣的時候，我做過賣報策來度活——在街頭叫賣報紙；此後到了十一歲，我已經換做過千種不同的業務了——求學和作工，作工和求學——這樣地輪流着。

這時，我的探險慾在我的內心中非常強烈。我不得不離別家庭。我沒有跑掉，

只是離開——走到海股裏，和偷贖賊聯絡在一起。偷贖賊的日子在現在是過去了，如果我對這種海盜生活是要負責的話，那我不消說該有五百年的監禁了。到後來，我到一隻帆船上充當水手，又改任捕捉鮭魚的事情。運氣真不好，我的職業接着就是漁業巡查，人家委托我去偵緝任何破壞漁律的人。當時正有很多不法的中國人，希臘人，和意大利人，在做這種非法的漁業，巡查者往往爲了干涉他們的緣故，因而殞命的委實不少。我在職守上的那個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把食桌上用的鋼叉，當我爬到一隻小船上去捉賊的時候，我却並不覺得害怕，反轉自以爲是大丈夫之流。

最後我當了船老大，駛向日本沿海一帶，作一次捕鯨的行程，末後又駛到了白令海 (Behling Sea)。七個月後，我就回到加州，充當些鑛煤運煤的苦工，又在華麻工廠內作工，在這一個人工廠內，我每天要從早晨六點鐘直做到晚上七點鐘。我本來打算次年再去分受同樣的運命，作另一次捕鯨的行程，可是似乎是失掉了機會。

他們搭了「瑪利·湯麥」
遭了災殃。

在我們的無定的學
些相當的稱許，就是在
年富力強的便宜，竟把
功夫，更沒有稍試文章
徵求描寫文的徵稿辦法
一個出日本沿海一帶以
鐘又須起身，所以我那
千字乃是徵文中所限制
晚，在同樣的情形中，
三個夜晚，我就把來函

了。第二和第三兩獎各贈給了斯丹浮 (Stanford) 和勃開萊 (Berkeley) 兩個大學裏的學生。

我這次在舊金山呼聲報獲得了首獎的成功以後，使我的心志就認真地轉到著作方面去了，可是因為我的血氣對於這一種刻板的工作未免過分熱烈的緣故，我委實是耽誤了文學，除了寫一些雜感應付呼聲報外，所作的文章頓時都被拒絕登載了。

我的足跡遍及於全國，從加州到波士頓，又來回其間，取道加拿大，重返太平洋沿海一帶，在加拿大的時期，因為我的身世漂泊，當局竟把我拘捕下獄，判處了徒刑。結果，這種流浪中的全部的經驗，使我成爲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在從前我確曾深印着勞工神聖的觀念。而且在未讀卡勒爾 (Carlyle) 或吉百林 (Kipling) 的著作以前，我自己已擬成了一種主張，全然掩沒了他們兩個人的一切論調。工作即是一切。工作即是超度，即是得救。我在完工以後的驕榮，旁人是怎麼也揣想不到的，我根本上就是被資本家搾取慣了的忠實的工錢奴。總之，我的這種快樂的個人主義

，確是由於正教的資產階級的倫理所驅使。我艱苦地一路奮鬥着過去，先從開曠的西部出發，西方原都是些魁梧的黑奴，萬事都要找人去幹，後來到了實業中心地的東部。這邊的人却好像小番薯一樣，他們却都在找求各自所值得幹的事情幹着。我發現我如今是站在一個新的不同的角度上面觀察人生了：我目擊着工人們竟陷於社會坑的底層的屠殺場中去了。我發誓，除了被迫而做的以外，再也不願用自己的身體來做一天的苦工了。可是自從這次脫離了肉體上的苦工以後，我却又慌忙起來。

在我十九歲的那年，我回到了烏克蘭，進入高等學校，那兒發刊着一種尋常的週刊——不，我想或許是月刊——我替牠寫過許多小說。這些都是很少想像的，祇是些我的海洋的和流浪的經驗記錄。我在那兒居留一年。做着看門的工作，作為生計，終於因為我耐不住這樣的勞役而離校了，這時候我的社會主義的言論已經引起了廣大的注意，因此我便得了一個「少年社會主義者」的綽號，這個別名轟傳出去

以後，使我在街上談話時，時常會橫遭逮捕。自從離開了高等學校以後，自己就以三個月的拚命的用功，求得了三年的學分，於是進入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我不忍拋棄大學教育的希望，因此一方面在洗衣工場做工，他方面又提起筆來寫點文章，幫助着自己讀上去。這是僅有的一次做工時期，這是我愛做的一種工作，可是這種工作又太繁重，終於使我在讀完大學一年級的學年之後，便不得不廢學離校了。

我一方面在外間的洗衣工場裏燙衣衫和其他東西，另一方面又抽出餘暇來做文章。我努力着兼做這二重的工作，因此弄得非常疲憊，甚至時常在我入睡的時刻，手中往往還是執着我的筆桿哩。我於是脫離了洗衣工場而專事寫作，重又生活着，夢想着。這樣經過了三閱月的試驗，我却又拋棄了著作事業，因為我認定這是我的失敗。又到克朗岱克(Kondite)那裏去謀求金銀。在那年的年終，不幸癩症流行，我便不得已而走了出來。在一千九百哩路的回家的船上，成就了那一次旅行的唯一

記錄。就在克朗岱克那裏，我發現了自我，在那兒什麼人都不講什麼話，祇是在思索着什麼。你得了你的真實的透視，我却得了我的。

正當我在鑛山中的時候，我的父親死了，從那時起，家庭的負擔便擱上我的肩頭來了。其時加州年頭惡劣，我無從去找尋工作，我寫了一篇順流而下（Down the River），想藉此找一些事做做，可是結果文稿被退回了。在這退稿期間，我另外又已寫成了一篇兩萬字的連續的分段文章寄給了某報館去，可是這篇稿子也被退回來了。雖然每次都被退稿，我却仍然繼續着寫我新鮮的資料。我不知道一個編輯家是個什麼樣兒的人。我也不認得一個發表過任何稿子的人。最後，我的一篇小說給加州某雜誌採用了，我得了五塊錢的稿費。此後不久。黑貓雜誌（The Black Cat）竟自動地拿出了四十塊錢，來買我一篇小說。從此，事情有點轉機了，大抵我不必一定要再去鑛煤來謀生計的了，雖然這事情，我已經幹過來，而且現在也還是能夠再幹一下的。

我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在一九〇〇年，我本來能夠多做些報館的工作，可是我有我的充分的意識，我決不做『殺人機器』的奴隸，爲了這個意見，我總不願把報紙由成形期的少年人來辦理。非等到我穩實地可當雜誌記者的時候，我是決不替報紙做多大的工作的。我相信，有規律的生活，永不等候什麼靈感，在情性上，我不僅是疎忽，無規律，而且是憂鬱成性的；然而我却已經把他們一同克服了下去。以前充當水手時的訓練，如今對我有全部的成效，這或許是我舊日海上生活時期，也有我的睡眠的規約的緣故罷。每天的五個半鐘頭，是我允許給我自己睡眠的規定的平均鐘點，而且在我的睡眠期間，也沒有什麼足以鬧醒我的環境。

我很愛好遊戲，也喜歡角力，舞劍，游泳，騎馬，划艇，甚至放紙鳶。雖然我本來就是城裏的人，可是我只喜歡靠近城市的旁邊，却不喜歡走進牠裏面去。鄉村纔是最好的唯一的自然生活。在我成年期間，著作家中給我影響最厲害的，特殊地是馬克斯 (Karl Marx)；一般地是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在我的不毛的少年

時代，如果我曾經能有過機會的話，我一定早已潛入音樂裏面去了；如今在我的充實的青年時代，如果我手中有一兩百萬塊錢的話，我便一定在委身於詩歌和小冊子的著作中去了。我想，我的最佳的舊作是在老年人的聯盟 (League of the Old Man) 和甘普頓華斯的信件 (The Kampion-Wace Letter) 裏的數段中。有些讀者並不愛閱前面的一篇。他們喜好漂亮些的娛悅些的東西，或者在我的青年時代落到我的背後時，我也將像他們那樣地感受着了。

我怎樣成爲個社會主義者

我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經歷，可以說是大有當日條頓民族中的異教徒變爲基督教徒的樣子的——因爲牠也是打進我這裏頭來的。在我轉換的當兒，我不但不理解甚麼社會主義，而且是在攻擊牠。我稚氣很深，什麼事情都不大懂得，雖然從來還不曉得有什麼「個人主義」底派別，但是我却用我的全心靈唱出了強者的凱歌。

原來我自己確是很強的。所謂強，就是良好的健康和堅韌的肌肉。這是自有來歷的，因爲我曾經過度我的兒童時代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牧場上，過度我的少年時代在一個富饒的西部都市中的街坊上販報，還過度我的青年時代在舊金山海股和太平

洋中的皇

不務正業

罷，我這

被什麼了

海，或甘

正因

夠努力了

的。我嘗

的時候，

的冒險，

好！）

了。

我展望着矇昧而無窮的未來的遠景，準備在那時候玩一玩所謂人類的遊戲，我自以為應該繼續地奔赴前程，但同時還得要有永無衰境的、永無不測的，與永久的強勁的肌肉纜好。

我已經說起過，這個未來是無窮的。我能夠看見我自己即將從生命中開展出來以至無窮，當像尼采所說的「碧眼金髮野獸」之一相差不多，並想單單憑倚着一點僅有的優越和力量去任性地飄流和征勝。

至於一般不幸者，患病者，求乞者，衰老者以及殘廢者，我直認我是沒有聯想到他們身上的，我僅僅迷迷糊糊地覺得，祇要他們真正地奮鬥下去的話，他們也會打破意外的不測，也就會同樣地健全，同樣地工作的。意外的不測麼？固然是有的，但那是代表運命。對於運命，我不能置喙，縱然拿破侖都會經在滑鐵盧臨到過一次意外的敗挫，但這並不足以壓制我不再去做後起的別一個拿破侖的雄心。況且樂觀主義這個怪物，牠不但有能吃鐵片的一個好胃口，並且有越吃苦便越發育的一

個好體魄。因此，這樂觀主義，對於意外的不測，總是格發生任何的關係。

我希望我已經看清楚我自己得意着是個自然的強悍這一點，我覺得是世界上最有印象的了，在未讀嘉拉甘 (R. Kipling) 的著作以前，我自己先擬成了一種工作的一切言論。工作即是一切。工作即是超度，也即是獲救人是怎樣麼也揣想不到的。當我回頭看看自己的既成了不到會有這樣的得意。

我根本上就是個被資本家榨取慣了的，忠實的工錢我就認爲這對於資本家就是一椿罪惡。第一得罪了自己得這種罪惡，雖比叛逆罪較次一等，但也同樣地惡劣。

總之，我這個快樂的個人主義，實在是由於正教的

素讀資產階級的新聞紙，素聽資產階級的宣教師的話，素唱資產階級政客的舊調。如果沒有旁的事情轉變我的工作，那我無疑地會去加入職業化的罷工破壞者，（此據伊里莪特校長 Elion 說，是「美國英雄」之一）而且會使我的頭腦和我的能力不期而然地被幾個握有實力的工會運動者（Unionist）所把持的機關所搗毀罷。

十八歲的初頭，我剛纔充當過了七個月的水手，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想出去走走江湖。於是乎提箱帶杖，艱苦地一路奮鬥着過去，先從開曠的西部出發，西部原都是些魁梧的黑奴；萬事都要找人去幹的，末後走到了實業中心的東部，這邊的人却好像小番薯一樣，他們誰都在找求各自所值得幹的事情幹着。

從這一番所謂「碧眼金髮野獸」的新探險上面，我發現我如今是站在一個新的，大不同的角度上所觀察人生了。

我現在已經從無產者的地位降到了社會學家所常說的「絕境」裏來了，一時又總是惶惑地想不出什麼補救的法門來。

我看見那邊有形形色式的人們，其中有很多是和我同樣地善良的，同樣地「碧眼金髮野獸」般的；或爲水手，或爲丘八，或爲工人，但是他們都爲了勞役，艱辛與不測的緣故，已經攪得不成人樣了，也有被他們的東家威逼而出走的，猶如被棄的一羣老馬一樣。

我和他們一塊兒充當了一個大馬車上的車夫，揚揚鞭子，關關車門，或則索居街車內和市公園中，聽聽他們講述各自的身世，最初總是和我有同樣的佳兆似的，而且據說他們的消化力和體格還沒有不如我，而且比我健全得多，至少也得同我相等；然而他們的結局呢，我目擊着他們終生竟陷入於「社會坑」(Social pit)的底層上面的屠殺場裏去了。

聽他們講述的時候，我的腦神經便開始轉動了。

長街上的婦人，溝壑中的男子，都很接近着我。我所看見的社會坑的闖影，簡直像具體物一樣地明顯，人們都在牠的底層，我自己雖還高出他們一點，但也相距

不遠了，我正好像是懸身在滑壁上面，正在憑着我的大力和大汗掙扎着。我自認這時有恐怖圍襲着。萬一我的精力衰竭了，那怎麼辦呢？再萬一我不能和未來的強者並肩做工的時候（幸而他們還沒有出世），那又怎麼辦呢？——

就在那個地方，那個時間，我自己發下了一個深誓。大意是這樣的：

「嗚呼，予此身勞生久矣。工作之日愈多，而社會坑之底層亦愈趨而愈近。縱思有以跳出深坑，奈終非肌肉所能為力。而今而後，誓不復作苦工，儻再勞我身體作一日之逾分工作，神其殛之！」

自從這次脫離了苦工以後，我却又慌忙起來了。

不幸得很，當我在美洲和加拿大等處流浪了萬餘里路以後，我就迷入了尼茄拉山谷（Nigala Falls）了，忽爾有一個專門敲詐的警士，把我攔加逮捕，他又不問青紅皂白。只管直接把我判處了三十天的徒刑，那次被捕的原因，無非是因為我既沒有固定的寓所，又沒有眼前的生計，所以他就把我加錄起來，押到一羣同性質的囚

犯那邊，其後又下鄉解到勃佛羅 (Buffalo)，登記在伊梨縣 (Elie County) 反省院，剪截我的頭髮，修整我的面髭，給我穿上了獄衣。又爲我種了新痘，這位練習生醫手種起痘來，手段就和我們相差無幾。他命令我們排成直行，逼着我們全部做工，並且還有帶着文契斯透 (Winchester) 來復鎗的衛兵，斷守着我們——大家都預備作「碧眼金髮野獸」式的遊行了。

關於其他詳情，警士並不會說什麼，雖然如此，但是他會實感他的熱血的愛國心腸，多少總在他的心的底層的一角裏流出來的——至少，自從這次的經驗以後，他會多多眷愛着男，女，和小孩，而不再多所眷愛着虛無的地理上的分界線了罷。

現在言歸正傳罷。

我想這是很顯然的，我的浮浪的個人主義是已經有效地從我這裏被逐出去，同

時又有別一個東西打進我這裏頭來了。我曾經做過一度個人主義者，但我却不曾把牠意識過，現在我做了個社會主義者，我却又不曾把這個意識到，所以這也是非科學的。

我開始我的新生了，却不曾改姓易名，我東搜西尋，想找出我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我跑回加州，翻書研求「牠」。首先翻讀的書名，我雖然已經記不清楚是什麼，但這無論如何是無關緊要的。不管牠是什麼，我終究已經是「牠」了，結果得了書籍的幫助，我發現「牠」就是社會主義者。

自從那天以來，我翻讀過無數的書籍，但是其中所有的經濟的批判，或是邏輯的註釋，或是社會主義的必然性，雖然這些都能夠影響到我，但總遠不及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社會坑的牆壁高聳在我的周圍而我自己也在滑跌下去，下去，下去到底層的屠殺場去的那個現象，那麼的深刻而且確信。

我所理解的人生

我是工人階級出身。我很早就發現了熱情，意欲和理想；要去滿足這種種，就成了我兒童生活上的問題。我的環境是粗暴而且毛糙的。我沒有什麼關視，有的只是仰望。我在社會上的地位就是底層。這種人生沒有什麼貢獻，有的只是靈肉兩方面的糟塌和苦痛罷了；因為這兒的靈和肉是同時地在挨餓而且在受難。

這個社會建築，聳立在我的頭頂上，我心想唯一的出路，只在於向上爬的一條路。我早就決計爬入這個建築裏去。在這高高的上面，男子們穿的是黑禮服和漂白的襯衫，婦女們穿的是華麗的長袍。此外還有很可口，很多量的食物。這許多東西

都是爲着肉體。至於靈魂的糧食，也無所不有。高高的在我頭頂上，我知道有無私的精神，高潔的思想和開明的生活。我讀過海濱叢書中的小說，從那裏面，我領會了這些道理，除了匪棍和蕩婦以外，一切男女都懷有美好的思想，談吐美好的言論，辦理驕榮的事業。總之，我像接受日出一樣地接受那些在我頭頂上的精雅高貴的一切，那些給人生以莊嚴的一切，那些給人生值得一活的一切，以及那些犒賞勞人和愁人的一切。

但這件事並不是特別容易的。工人——尤其是被圍困於理想和幻想的人——總是很不容易爬出工人階級的。當初我在加州牧場上工作時候，我簡直找不到階梯可爬。我老早就問清了投資的利率，把我這輩子的頭腦考慮着那人類的奇特的發明——所謂複利——的功能和優點的事情。此外，我又考察着各時代工人們的工資的價格，和生活的程度。基於這種種的考據，我得到這樣的結論，假如我馬上開始工作，儲錢，一直到五十歲爲止，那我就可從那時候起停止做工，享受我的佳運的應

得的名分、或者還可以提高我在社會上的地位。我當然是堅決地不結婚的，但那時我却全然忘掉想一想工人的厄運中的巨巖——疾病。

但是，我那內在的人生，却還不止需要這吝嗇緊縮的無味的生存。還有，我十歲那年，又在某城的市街上做了個賣報童，這使我找到了轉了方向的仰望。這時在我周圍的一切，還是一樣的糟塌和苦悶，在我上面的一切，還是依然地待我去獲得那同一的天堂；但是這兒要爬的階梯又是另一種的東西。這一次用的，便是營業梯。我拿出五分錢去販來兩份報紙，一轉手間賣出去時就可得一角錢，這也就增加了資本金的一倍，但我爲什麼要把我賺來的錢儲蓄起來，又把牠投資在公債上去呢？這種營業梯，祇配做我的階梯，我居然夢見我是成爲一個光頂的勝利的「商界王子」了。

這些夢幻多少可憐啊！十六歲的時候，我已經膺有「王子」的頭銜了。但是這個頭銜，却是一般刺客和盜賊們替我起的，他們把我呼爲「搶錢王子」。在那時，

我已經爬上了營業梯的第一級。我已是個資本家了。我設備了一隻小船，並有全套搶錢的工具。我已在開始榨取我的同夥了。你雇用着一個船夥。緣於自己是當船長又當船主的關係，賊物的三分之二便由我提取，而三分之一則為船夥所得，雖然他也是和我同樣地操作，而且也是同樣地冒着生命和自由的危險。

這一級，就是我所爬上的營業梯的高度。有一夜我到了中國漁夫中間去行劫。他們的繩索和網罟都是值錢得很的。我承認這是盜劫行爲，但這顯然就是資本主義的精神。資本家用了種種手段，或是勒索個扣，或是不守信義，或是賄參議員和大理院推事，來剝奪一般人的所有。至於我，僅僅是一點粗暴而已。只這一點，就是我和他們唯一的差別：我用的是一管長鎗。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水手簡直是一個不中用的東西，這種傢伙，簡直是慣被資本家們所責罵的，他們不但會增加糜費，而且會減少紅利。我的這個水手，就是這一種人的榜樣。緣於他的失慎，他把我的主帆着了火，終於把全部燒光了。那晚上

什麼紅利都沒有給我們分到，雖則中國漁夫是富有網索的，但我們終於沒有得到手，於是我破產了，連重辦一付價值六十五元的主帆都沒有能力了。我把我的船下旋以後，就搭上了一隻港盜的船上去，直上薩克拉孟道河 (Sacramento River) 打劫。正在中途未歸的時候，突然又有另一夥港盜來把我的船洗劫一空了。他們把一切都偷了去，甚至把鐵錨都拿走了；後來我把我那漂在海上的船殼收拾好以後，把船變賣，得了二十塊錢。這樣，我從那已經爬上了的一級上面又滑跌了下來，而此後也就不再想嘗試營業梯了。

從此以後，我又被別的資本家們無情地榨取了。我有的是肌肉，他們靠著我的肌肉賺錢，我自己倒只過着一種刻苦的生活。我做過船夫，碼頭夫和船上的短工；我也在罐頭食品製造廠，大工廠和洗衣工場裏做過工；我也刈過草，打掃過地毯，洗過窗戶，但我從沒有獲得過我的勞動的全生產。我有時看到罐頭食品製造廠老闆的女公子坐在馬車裏，我就知道那裏也有我的一部份的肌肉在幫着拖動橡皮輪的馬

車。又有時看到工廠老闆的公子上大學堂去，我就知道這裏也有我的一部份的肌肉在供給他享受他的大餐費和交際費。

然而我並不懷恨這些。這總不過是一種對峙的局面。而他們就是強者罷了。不錯，我也是個強者。我定要打出一條路來擠進他們中間去，利用別人的肌肉去賺錢。我並不怕做工作。我倒是愛做苦工。我定要插身進去，比從前還要工作得加勤些，終得要成爲一個所謂社會柱石。

正在這個當兒，運氣來了，我尋到了一個和我懷着同一見解的雇主。我願意做工，他却比我之所以做工還要來得願意。我以爲我是去學習什麼工藝。在實際上，我却奪掉了兩個人的飯碗。我以爲他是在把我造就成一個電氣工匠；其實他倒可以靠我每個月賺十五塊錢。那兩個失了業的工友，以前是按月各領四十塊錢的工資的；現在却由我一人兼做他們兩人的工作，而每月却只給我三十塊錢。

這位雇主，差不多把我工作得死去活來。這猶如一個人喜歡吃蠶子一樣，但是

過量的蠟子是會吃得他對這種特殊嗜好都生厭的。那麼，我正是這個樣子。過度的工作把我病倒了。我今後再也不想工作了。我逃避工作了。我就成了江湖客人，沿門乞食，踏遍全國，又在貧民窟和牢獄裏流着血汗。

我是工人階級出身。可是現在，年紀十八歲了，却落在出發地點的下面了。我落入了社會的地窖下面，落入慘愁的地層深處，這種種都是不好講而且也是不配講的。我正在陷坑，地獄，人類的深壑，人類文明的屠殺場和積骨塚之中。這正是那全社會所忍心不睬的社會建築的一部分。這裏沒有多大的篇幅，現在祇得從略，唯有一句話要在這裏說一說，就是在那裏所看到的一切都給了我一種恐怖的形象。

恐怖之餘，我不禁從中思索。在我們活着的這繁複的文明裏面，我看出了牠的顯著的單純性了。人生無非是食和宿這兩件事。爲要獲得食和宿的緣故，人類就不惜出賣他們的所有，商人出賣鞋子，政客出賣人格，人民代表（當然是有例外）則出賣信義；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出賣他們的尊嚴。至於女流之輩，不論是當了娼的，或

是正式結了婚的，也都同樣地擅於出賣她們的皮肉。一切的東西都是商品，一切的人們都在做買賣。勞働者所出賣的唯一的商品就是肌肉。唯其因為勞働者有的是肌肉，所以他們所可出賣的也就只有肌肉。

但是這裏有一點差別，一點絕對的差別。鞋子，信義和尊嚴，都還是有一種恢復自生的方法在的。這些都是無盡藏的貨色。然而肌肉却與此相反，牠是不能恢復的。正像鞋商賣完了鞋子的時候，他還在繼續補充存貨的。但是勞働者的肌肉這種存貨，可就無法補充了。如果他把肌肉出賣得越多，那末留給他的存貨就越少。這是他唯一的商品，而這種商品的貨色會要日就減少。到頭來，如果他沒有早死，那麼終是要因存貨銷罄而關門大吉的。一旦他是一個肌肉的破產者，再沒有什麼東西留給他了的時候，他就不得不墮入社會的地窖裏去，在那裏慘遭死滅。

不僅這點，我還知道筋肉也是一種商品。但這和肌肉却又稍有出入。一個腦筋出賣者到了五六十歲時纔是他的全盛時期，過此以後，他的出品在價格方面更會陸

續地比較高昂起來。但是工人一到四十五歲的時候，就病了。我雖然會進入過社會的地窖，但我却不把牠當合於衛生之道，空氣更是不宜於呼吸。我縱然不能居住如何也該試一試樓閣。不消說得那邊的食料是貧乏的此，我決計不再出賣我的肌肉，而要成個「腦筋商人」於是我就開始了智識方面的狂熱的追求。我回到自己準備做一個腦筋商人的緣故，我就不得不博通社會列出方式了的書籍裏面，發現了我自己所構成了的前輩的更偉大的頭腦已經構成過我的一切思想，而且是個社會主義者。

社會主義者就是革命者，他們是同樣地為推翻現新社會而鬥爭的。我也是個社會主義者兼革命者。我

命份子的集團，我這纔第一次踏上了智識生活。這兒我發現了輝煌的學識和光明的機智；因為在這兒我所遇到的是工人階級的身強體健的，手掌粗糙的份子；又遇着過不肯在任何拜金者的聽衆面前宣傳宏博無極的基督教義而脫下道袍的說教者；再遇着違背了屈從於統治階級的學府的條規而又脫離了出來的大學教授，因為他們的頭腦靈敏而且勤於把牠應用到人事上。

這兒我又覺察到人類的熱誠，光輝的理想主義，公正的美感，淡泊的行爲和殉難的精神——以及一切精神上的特出的和刺戟的事物。在這兒，人是清白的，高貴的，而且生動的。在這兒，人生開始恢復了牠的原狀，成爲美麗而且尊榮的，我也就因此而樂於生活着了。我和偉人也有交接，他們把靈肉看重於金銀，而且在他們的意思，又把貧民窟中的俄兒的悲哀高過了商業擴張和世界帝國的一切繁華和優勝。在我周圍的一切，都是意志的尊嚴和奮鬥的英雄。我的晝夜都是日光和星輝，都是火和露，永在我面前燃燒而且閃爍的是，這純潔的聖血，基督自己的聖血，以

爲這久受磨難和虐待的溫存的人類，終會被救贖出來的。

我啊，好可憐的我啊，把這一切都當作生之愉悅的一樹，而這種的愉悅，又是要由我在我頭頂上的社會中去找求的。自從我在加州牧場上讀過了海濱叢書以來，我就失去了很多的幻想。就是我那保持着的種種幻想，我也不得不祛除若干了。

作爲腦筋商人，我倒是一種成功。社會爲我開了大門。我就直衝到廳堂上面，隨後我的幻滅之感也迅速地進行着。我坐下席來，和社會主人翁和他的妻女們同桌會餐。這些婦女穿的是艷裝，這我承認，但自從我發見了她們也是和我前此在地窖下所見到了的其他女人同一本質的時候，在我簡直是一個驚異。「阿貓夫人和阿狗老婆，原是血統上的姊妹。」不過服裝——

無論如何，這決不是問題，使我驚奇得厲害的，還是她們的物質思想。的確這些艷裝的美人口上說的是甜蜜的小理想，或是些親暱的小德行；然而不管她們的談吐是怎樣，她們所過的生活的總關鍵始終是物質的。她們竟是這樣昧心地自私的！

她們固然是辦着各種小善舉，也報告着一宗事實，但她們隨時所吃的食品和所穿的豔裝，老實說都是從污滿了童工的血和勞働者的汗的利潤和自己的賣淫錢上買得來的。我之所以提起這種事實，原是光明磊落地希望着一般窮阿狗老婆的闊綽姊姊肯立刻剝下她們的血染的錦衣和首飾，然而她們却發怒起來，羞憤起來，並對我來讀那種論奢侈，論飲酒，論邪念一類的宣傳文字。以為這些纔是社會窟裏的禍根。等到我說我不能十分斷定這種愁根是要歸咎於奢侈，縱慾，邪念，或歸咎於那種在南方紗廠裏每夜工作十二小時而尚在半飢餓狀態的六歲小童工的時候，這些窮阿狗老婆的闊綽姊姊又來攻擊我的私人生活而稱我爲「煽動家」了——這似乎是好把這個論爭確切地解決了的樣子。

我也沒有和主人翁他們度過較佳的日子。我本希望找到那些清白的，高貴的，生動的，同時又復富於清白的，高貴的，生動的理想的男子漢。我周旋於高等人物中間——傳道人，政治家，商業家，教授與編輯家。我也同他們一起就食，一起

飲酒，一如

但除了極小

指掌。他個

——清白

乃伊一樣，

着荒唐的

我又

爭的議論

殺自己廠

而同時他

自，還比

我在

談，我總是感到他們一個都不會深入於智識的領域。我倒是發見了這一點，就是他們的智識，在商業的觀點上，是異常地發達了的。我又發見他們的道德，就以關於商業的而論，也是等於零的。

這裏一方面是一個溫文的，貴族風的紳士，他方面就是一個典型的經理，剝削孤兒寡母的祕密機關的工具。這裏又是個紳士，一方面是好書的收藏家，而且是文學的愛護者，但另一方面却就是塞賄給那個鬪鬪濃眉的市政機關上的頭目的。這裏又是個編輯家，他替人登出註冊藥品的廣告，但又不敢在他的報紙上宣布該項廣告中的藥品的實情，爲的是怕失掉了廣告生意，他又因爲我告訴了他說他的政治經濟學是沒落了的，以及他的生物學是和普立尼 (Pliny) 同時代等等的話，他就說我是一個可惡的胡鬧的煽動家。

這個參議員者，就是一個蠢蠢然的無訓練的機關的頭目的工具與奴隸，又是一個小傀儡；州長和大理院推事也是這樣；以上三個人，又是同樣坐免票的火車。這

個人，說的是關於理想主義的美和上帝的恩，又沉毅，又熱誠，但是方纔在或種業務上叛賣同夥的，也正是他這個人。這個人，一方面是教會的柱石，而且又是國外佈道團體的踴躍輸捐的巨子，但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女店員是每天十小時工作，薪資不夠充飢，結果直接地鼓勵着賣娼事業。又有一種人，一方面在大學校裏捐款增設免費學額，他方面又爲了金錢的緣故，就在法庭上亂造偽證。又有二種鐵路要人，當他尤爲兩個實業大王之一，私打折扣而連合在一個大奮鬥上面的時候，儘會破壞了他那紳士與基督教徒的信約。

到處都是這樣，罪孽和反叛，反叛和罪孽——生存着的人，並不清白，並不高貴；清白而且高貴的人，却又並不生存着。因此產生了一種龐大的，無望的羣衆，他們雖然是不高貴，也不生存着，但却是分明地清白。這種情形並不是自發地，故意地犯出來的，却是由於追逐潮流的惡德而以此沾利，所以是被動地，無辜地犯出來的。假如是高貴的而且生存着的，那就不會是無辜的，而且也就不會分受這由於

反叛與罪孽中所沾得的一切利益。

我實感到我是不愛長住在社會的廳堂上的。在智識方面，我也厭惡起來了。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我也痛心疾首起來了。我記起了我那智識份子，理想主義者，以及我那脫下道袍的傳道人，和有反抗心的大學教授，頭腦清白而且階級意識鮮明的工人。我記起了我那日光與星輝的晝與夜，此中的生活是一種無窮的甜蜜的妙諦，一種公正的冒險與倫理的不羈的精神上的樂園。我面前只看見那永遠在閃爍着的，燃燒着的聖血。

於是我回到工人階級來，這裏本是我的出身地和我的階級。我不願再去爬梯子了。我對那高築在我頭上的社會建築再也不生興趣了。只有這建築的基礎，纔會使我發生興味，我情願在那邊勞動，拿起鐵錘，和智識份子，理想主義者，與階級意識鮮明的工人並肩站着，隨時去握住一桿強固的槓木，促使全部的建築發生動搖。一旦我們得到更多些的人手和鐵錘來工作的時候，我們便要把牠根本推翻，連着牠

的腐化的人生，活屍，以及牠的惡魔似的私慾，卑劣的物質主義一同推翻。我們還要肅清地窖，爲人類建起一塊新的棲身的土地。這中間一定不會再有廳堂，這中間的一切房間一定是光綫充足而又空氣暢流的，並且這裏所呼吸着的空氣一定是清白的，高貴的，而且是活潑潑的。

我的展望就是如此。我向前瞭望着一個時期，那時候人類將要在比他的食慾更有價值而且更高尚的東西上面進展，也將有比今日的動機更能激人行動的更加好一點的動機。今日的動機全然是胃的動機。我維持着我對人類的高貴與優越的信仰。我相信着精神的美感與公正一定會克服今日的過量的饕餮。最後總括一句，我的信心是在工人階級。誠如一個法蘭西人所說：「時間的樓梯是永遠在迴響着木屐的上樓聲，與油光皮鞋的下樓聲。」

兩封信

一 給中央勞工會

亞拉曼達縣中央勞工會：

我不能表達給你們聽，我是怎樣深憾今天不能和你們在一塊兒的。可是，請相信我，我和你們依然是在弟兄的道義的精神裏面的，正像你們這些男工們用了同樣的弟兄的道義的精神在和紐約城特洛依鎮的洗衣女工一塊兒的，這豈不是開擴神和人的眼界的麼？——亞拉曼達縣的工人們把他們自己的苦工錢的一部份橫過大陸送出到三千里外去援助特洛依罷工中的一羣女工的急需！

就在這裏，我要指出一點事情來，這事情是你們都知道的，是偉大得不便常指出來的，同時也是須要經人指出以後纔會每次更加偉大起來的——這就是說，有組織的勞働的力量是存在於牠的弟兄的道義裏面。無組織的勞働中間是沒有什麼弟兄的道義的，是不能並肩而立的，其結果就和水一樣地柔弱。弟兄的道義不僅給有組織的勞働以更大的戰鬥的力量，而且也給牠以正義的力量。人之所以能夠引入任何一種組織裏去，就中最純潔的理由就是弟兄的道義。在結局上，一切都不能戰勝這種組織。儘讓教會告誡你們說什麼僕人應該服從主人的話罷。這也就是教會所告誡特洛依的罷工中的洗衣女工的話。比較這種訓誡爲有力的就是弟兄的道義，就像特洛依女工發覺了加州男工送出他們的工錢的時候一樣。（啊，這些特洛依女工！二十週間的長期罷工，而一個都不曾放手！而且，啊，這些加州男工！給他們橫過大陸地伸展着弟兄的道義的臂助！）所以我說，一切違反着這種弟兄的道義的烏合之衆和貪財之徒的機關都是不中用的。力量是在於同志的道義和弟兄的道義裏面，而

並不在於自相戕賊的私鬥中間。這種同志的道義和弟兄的道義都是你們所有的。我不必祈求你們有好運氣和好希望，使將來的力量強大起來，因為弟兄的道義和同志的道義的世界是必然地會強大起來的。這種生長力是不能加以阻止的。所以我祇能祝賀你們工友們，這事實就是這樣。

你的弟兄般的友人，
賈克·倫敦

二 給社會黨的諸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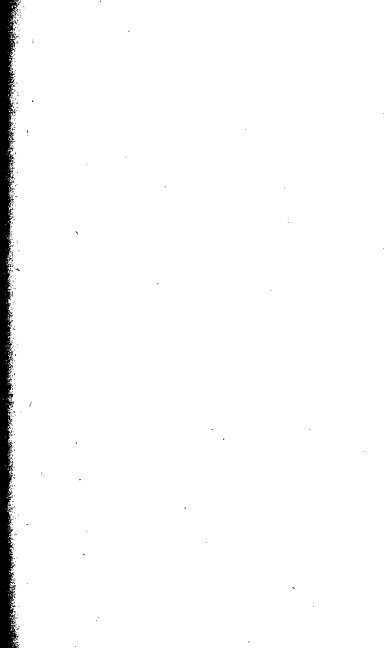
親愛的同志諸君：

我現在要退出社會黨了，因為牠本身既已缺乏火力與戰鬥，又復忽視階級的鬥爭。我從前本是老革命的，落後的，戰鬥的社會勞動黨員之一。嗣後直到現在，我一向是社會黨的戰鬥的一員。就截至今日止，我的工作的成績在黨內也是不會全然地被遺忘的。由於社會勞動黨底教導，受得了階級鬥爭的訓練，加以我的最高決斷也復一致的緣故，我相信工人階級祇要依仗戰鬥，不自擾，不降敵，便能解放自

己。近幾年間，合衆國的社會主義的趨勢是已經傾向和平，而且也妥協了事了，因此，我的心志決不再核准我留做一個黨員了。在此我提出辭呈，我的夫人，嬌明同志也一併在此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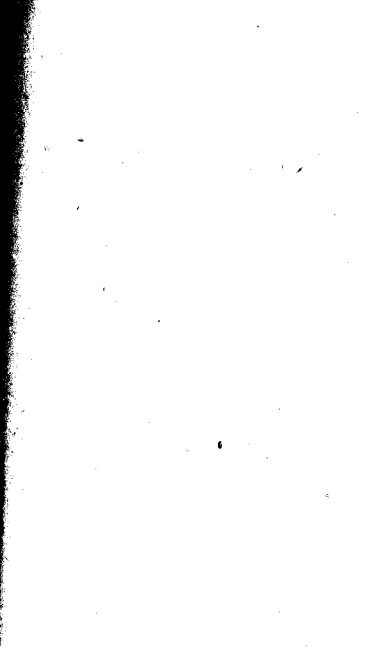
我的最後的話是說，自由，解放和獨立這些高貴的東西，是不能被獻呈或是被衝上民族或階級的。如果民族或階級不能站立起來用腦力和臂力奪取全世界的自由，解放和獨立的話，那他們決不會有治理這些高貴的所有物的可能；再如果這些高貴的東西是由優越的份子放在銀盤裏面呈獻給他們的話，那他們就決不會知道這些到底是有什麼用處的，也就決不會運用這些東西的，其結果也就無非會和過去的時代一樣——低能的民族與低能的階級。

你的革命同志，賈克·倫敦



M · 吐温

支那約翰在紐約 外一篇



支那約翰在紐約

當我走過紐約的一家巨大的美國茶葉店的時候，我發見了一個支那人正以一個活招牌的姿態坐在店門口活動着。凡在那兒過路的人，總把他釘視得緊緊的，幾乎連振斷頭頸也不管似的，旋了頭去也還是繼續釘視着，還有一羣人們，却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駐下腳來，對他凝視。

這樣地拿文明和人造鍍了金似的我們美國人，而今竟甘於辱沒一家店舖中的伙伴，這不是一種羞恥是什麼？我們看他的時候，而今竟不但不加以懺悔和深思，倒反在輕薄的好奇中對待他，這不是該當反省的時候是什麼？這裏誠然是一個可憐的

傢伙，爲運命所播弄，而今漂洋渡海，從他自己的本鄉流放過來，而他的苦痛，本可以打動這些佇立圍觀的無聊洋鬼子的心而有餘；然而打動了沒有呢？顯然是沒有的。美國人自認着說，自己是優秀民族，是文明民族，是高等血統的民族，不妨睨視這位中國人的奇形怪狀的中國帽，以及尖尖的帽頂上的滴子；他的長長的髮辮，在他的背上搖搖擺擺；他的短短的綢罩衫，飾鈕釦和花紋都很奇怪的，和其他的服裝一樣，也很歪斜，破爛，而且穿得七歪八斜的；他的藍布衫，袴脚小小的袴子，緊裹着脚骨的「着脚」，與厚軟木做鞋底的笨頭鞋子；這樣地從頭到脚都望了望；於是發出了一片不堪一聽的嘲笑，或則對他的異樣的服裝而發，或則對他的憂鬱的臉相而發，這之後才走了開去。在我的心地裏，我同情於這沒有朋友的蒙古人。我正不知道他的悲慘的面孔後背是流貫着些什麼東西，也正不知道他的空陷的眼窩裏而是夢想着些什麼遠景？可不是他的心靈，他的思想都遠涉在十萬里之外的波濤洶湧的太平洋的彼岸？可不是遠涉在中國的稻田和羽狀的棕櫚之間？或許是遠涉在懷

中的山峯的映影底下？也許是遠涉在萬紫千紅的灌木的叢樹裏？也許是遠涉在我們的國土所不知道的巨大的森林之中？偶有一些時候，他蕩漾在他的幻覺和他的夢想裏了，不知道他可曾聽聆了十分熟悉的笑聲或一半遺忘了的諾音？也不知道他可曾擒住了過去時期的朋友面孔的變幻無定的一瞥又一瞥？一種冷酷無情的運命！——

我說——是落在這一個青銅色的流浪人的頭上了啦！他的貧困的衣裳，他的可怕的流放，已經直訴給這一羣無聊的美國人的眼前了，但爲了要使他們（美國人）至少在這位可憐的中國人的話裏感到些激動，我終於拍拍這位中國人的肩膀，說道：

「開心些吧——不要難過！這樣地苛待你的，不是美國，僅僅是一個美國人，他的貪慾，才是吃人的啦。至於美國，牠自有一種寬大得多的善良的心腸，對於被放逐者和被壓迫者。美國以及美國人準要援助不幸的人們啦。我們要爲你捐錢——使你回到中國去——使你重見你的朋友們啦。啊，你在這裏的工錢是多少呀？」

「沒有多少，就只每個禮拜四塊錢，而且衣食自備的哩；不過也還過得下去。」

那些價錢貴得很的西裝，都是借來穿的啦。」

這位流放者依然守着在他的職位上。雇用着這奇怪招牌的紐約的茶商，大概還是不會缺乏支那人去擔當這種角色的吧。

理髮司務

一切都變了，只有理髮司務，理髮司務的情形和環境，却還沒有變，這些都是從不變化的，一個人第一次踏進理髮店時所經驗到的事情，也就是他日後一直到老在理髮店時所經驗到的。今天早晨，我照例去修了一次面。當我從大街走近理髮店門口的時候，有一個人正從瓊士街走近店門來了——這是常常如此的。我就趕快走，却終於徒然了；他比我趕前一步，走入店門去了，我夾腳跟在他的後面，看到他坐上了唯一的空椅，由一個優秀的理髮司務當值的。這是常常如此的。我坐了下來，只希望自己會承繼着其他兩個理髮司務中的較優秀者所當值的一把椅子，因為

他早已在梳光一個顧客的頭髮了，而他的同事則還不會給他的顧客揉好頭髮抹好油呢。我與致勃勃地守望着前途。當我看到理髮司務第二號趕上第一號的時候，我的興致就漸成煩憂。當第一號歇手一下去替一個新顧客掉換一張浴票而形成落伍的時候，我的煩憂就激成焦躁了。當第一號再度趕上，而他和他的同事拉着手巾替他們的顧客拭去面頰上的粉，正無從推測哪一個理髮司務將先說一聲「請來一位！」的時候，我真緊張得透不過氣來。但當最後的關頭第一號在他的顧客的眉毛邊停了兩次不把它梳好的時候，我看到他是比別人落後了一些了，於是我憤憤地離開了這店鋪，不致落入了第二號之手。因為一種能夠使人鎮靜地看一個空身的理髮司務的眼睛而說要等待他的同事的椅子的那可羨的堅定心，在我是完全沒有的。

我在外面徘徊了十五分鐘，回得店裏來，巴望有較好的運氣。當然，全部的椅子如今是已經被佔一光了，有四個顧客正坐着等待在那兒，默默的，面孔板板的，精神散漫的，神氣倦怠的，這是人們在理髮店里等着理髮時常有的現象。我在一張

舊沙發的一檔「鐵靠手」里坐了下來，費了一些時光，唸那關於染髮的神妙藥品的各種鏡框廣告。我又唸那私人自備的香油瓶上的油膩膩的名字；又唸到櫥格子上私人自備的修鬚子用的杯子的人名，並注視其號子；研究那壁上的污損了的便宜印刷品：有的是戰事畫片，有的是前期的大總統像片，有的是淫逸的，橫臥着的「蘇丹王后」畫片，有的是戴上了祖父的眼鏡的神色疲倦而老態可掬的少女畫片；並且討厭那理髮店難得不養在那兒的快活的金絲雀和噪聒的鸚鵡。最後，我找出了堆疊在中央桌上的去年的畫報中的最不被損的一本，讀那忘了的舊事中的不能視為正義的誤解之處。

輪到給我理髮的時候終於到了。聽見了一聲「請來一位！」我便順應了下來——當然，這是第二號。這是常常如此的。我轟然地告訴他，說我有急要的事，這麼一說，他却大吃一驚，彷彿就從來不曾聽過這麼一句話似的。我抬起了我的頭，把一塊毛巾按在頭部下面。他把指頭插入我的衣領里，把一塊毛巾塞在那里。他用

指甲檢了檢我的頭髮，說是需要修剪一下了。我回答說，我不要修剪。他重新檢了一番，說：照目下的風氣，長頭髮是時式的——最好還是稍微剪掉一些吧；特別是後面要剪掉一些。我說還剪得一禮拜的光景哩。他考慮了一下，就帶着一種輕蔑的神氣問：是誰剪的？我當即用了「就是你剪的！」五個字來回答了他。他這時語塞了。他開始刷他的肥皂，在鏡子前照照自己，時而停頓一下，靠近鏡子邊，詳細地檢閱他的下巴，或則拔掉一個粉刺。然後他把肥皂塗滿在我的臉的一邊，快要到塗抹另一邊的時候了，忽然一陣「狗相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跑到窗口，停了脚步，瞧着外面，因為和一個同事賭東道，結果是輸掉了兩個先令，這事使我大大的高興了一下。他刷好了肥皂，同時，他的刷子有兩次塞進了我的嘴，於是他用手擦起肥皂水；他旋過頭去，和同事們討論「狗相打」的問題的時候，他當然是把大量的肥皂水闖進我的嘴來，他雖沒知沒覺，但我是有知有覺的。

這時，他開始在一塊舊的磨刀布上磨起他的剃刀來了，他就擱了好多時，爲着

談論前一夜的蹙脚的化裝跳舞會，他穿了紅葛布和假銀鼠皮，扮國王模樣。關於他所迷戀的女孩子，被同事們尋開心，這事情使他十分高興，他對於同事們所開的玩笑，作假惺惺的懊惱，使用了一切的方法，以繼續他們的談吐。這事使他更多照了鏡子，他放下了他的剃刀，以十分的細心掠他的頭髮，在額間掠成了倒弧形，在後梢則掠成必端必整的「部分」，又把兩翼的頭髮從耳邊整齊美觀地梳向前面。就在這個時候，肥皂水已經在我的臉上燥起來，分明是在侵襲我的血管了。

這時，他開始修我的鬍子了，他的手指挖着我的面孔，拉開着我的皮膚，有時還捏着我的鼻子，爲了使修面方便，他把我的頭東拉西推，隨時笑迷迷地咳嗽，吐痰。當他在我的面孔上的堅實的兩邊修面的時候，我並不覺着難過；但當他開始刮，削，削我的下巴的時候，眼淚都淌出來了。他的湊近我，我無所介意；他的洋蔥頭氣，我也無所介意，因爲我知道一切理髮司務都吃洋蔥頭的；但是另外有一件使我寒心的事情，就是怕他外表上依然是活着，而他內在地却在腐爛着，這是我十

分擔心的事。他把手指塞在我嘴里，修我的上唇的兩角，就由於這一點點的間接的證明，我明白了他在店裏的職務的一部分就是要揩煤燈。我向來在無聊地思索，這究竟是理髮司務做的事呢還是老闆自己做的事。

正在這時，我自己就好玩的努力猜想：他現在所要割的，大約是在我的臉上的哪一部分，可是不待我猜想定當，他却先下手了，削起我的下巴尖來了。他當即磨利了他的剃刀——他或者是早也磨過了的。我不喜歡剃得過分，我再也不要他剃第二次。我竭力叫他放掉他的剃刀，只怕他又耍來剃我的下巴的旁邊，這里我的親愛的嫩膚所在的地方，也是剃刀碰過兩次後非發生亂子不可的地方，他却說他只要把一點粗點剃光，同時，他就把他的剃刀滑過到禁地，而一陣連根修剃的可怕的粉刺的標記，儼然地應時而生。這時，他把毛巾蘸上了香油，怪討厭地撲在我的全面部；這一撲，真好像人類曾經用這方法洗過臉似的。然後他用了毛巾的燥的部分，撲撲我的臉，使它燥起來，真好像人類曾經用這方法使他的臉弄燥過似的；然而

一個理髮司務像一個基督教徒似的擦你的，却就少見得很。其次，他把手巾上的香油搽在皮膚開裂的地方，用粉末敷上傷處，再把香油滲和着粉末，我如果不加以反對，請他歇手，他是無疑地會繼續着塗油抹粉的。他現在把我撲得滿面都是粉，把我的身體挺直起來，開始凝神地用他的手挖我的頭髮，細密地檢查他的指頭了。然後他向我提議洗頭，說我的頭髮醜到極頂。我回答說，我昨天洗澡時自己已經澈底地洗過一次頭了。我又使他「語塞」了。接着他把「司密斯生髮水」介紹給我，要我買它一瓶。我拒絕了。他就滿口稱讚新香品「瓊斯化粧品」，又要賣給我。我又拒絕了。他終於把他自己發明的洗牙用品給我看，一經拒絕，他就對我大談洋刀生意了。

這最後的一筆生意，終於不生效力，於是他回到本業上面來了，給我全身，連兩腳都洒上了香水，不管我反抗，他儘自在我的頭髮上塗上了香膏，從根頭上擦了一陣，梳刷其餘的頭髮，在後邊分了髮，在我的額上挑成了倒弧形，接着，當他梳

理我的疏朗朗的眉毛而塗上生髮油的頭髮的時候，他正講談着他那隻體重六兩的小黑狗的本領，後來我突然聽到了正午的汽笛在響，才知道我離搭火車的時光已經遲了五分鐘了。於是他拿住了手巾，輕輕地拭了我的臉，重新把他的簞子掠我的肩，喜氣洋洋地吟唱着：「請來一位！」

這個理髮司務，在兩個鐘頭之後，突然患中風，倒在地上死掉了。我正等待我的報復的日子——我要給他送喪去。